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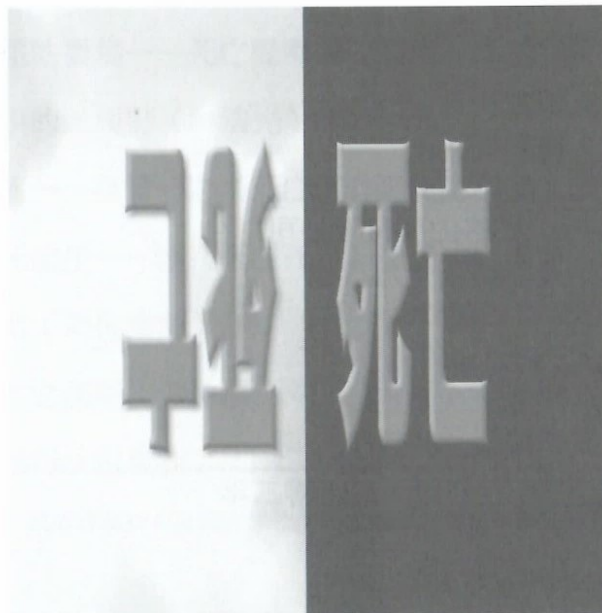
文學系列⑦

吡
吡

吡
吡

陳贊一著

文學系列⑦



陳贊一著



加略山房

2002

目 錄

文學系列⑦

死亡死亡

著作者：陳贊一

編輯者：曾群英

設計製作：加略山房製作部

出版/發行：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郵箱一九八號

電話：(852)26516630

傳真：(852)26516573

定價：港幣五十八元正

承印：長城製版（印務）公司

©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ISBN 962-7839-34-5

* 本書部分出版經費，承蒙
百利恆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贊助，謹致謝忱。

從水滴看汪洋（林蔭）/1

欣賞、羨慕、建議（海辛）/3

永恆主題的書寫——死亡變奏曲（東瑞）/5

微型小說的新視野（林浩光）/12

回歸永恆——讀贊一之《死亡死亡》（阿兆）/18

我思死死生生——讀《死亡死亡》後感（李淑文）/25

心靈悸動（司徒修蘭）/36

窺看死亡之面貌（黃仲麒）/41

死亡與不朽（洪萱懷）/43

（編者按：司徒修蘭女士及黃仲麒牧師序文原沒有標題，現有標題是編者所加。）

*** *** ***

死神/51

又不是死了爸爸/52

再來一次/56

小產/61

心跳/62

噩夢/65

靜/68

病/70

佈道會/74

順服/77

死不瞑目/78

奶奶怎會變成有害的昆蟲/80

遺產/82

喪服/84

一步/86

睡覺/87

思念/90

掃墓/93

鼓盆而歌之一：鼓盆歌/96

薑醋/100

吃飯/103

信與不信/105

《宗教大全》/107

火葬/110

重要/112

往/113

信/115

無餘/117

鼓盆而歌之二：莊先生的妻子死了/121

服侍/123

送/127

遺物/129

包袱/131

毀/134

遺囑/137

死後/140

再活一次/142

成長/145

史/148

不倒翁/149

另一種生存/152

沉/153

夢/155

剝皮/158

一生/161
張教授之死/163
中斷/168
淘汰/170
故事集/172
路/173
離別/177
算不了甚麼/179
橫(一)/182
橫(二)/183
橫(三)/184
*** *** ***
編後記（曾群英）/185
陳贊一著作出版年表（曾群英）/221
陳贊一文學著作簡介（曾群英）/224

從水滴看海洋

林蔭

每一個人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角度都是極為主觀的。我不習慣說些討好別人的門面話，又怕實話實說會開罪人家。這就是我一向怕為別人的作品寫「序」的原因，也因此可能被人誤會傲慢自大，不近人情。

這次當東瑞兄轉告，贊一先生盛意邀我為他的新作「死亡死亡」寫「序」的時候，說實話，我心裡有點為難。

但是，出於東瑞兄的極力推薦及彼此的友情，只好表示：讀過再說。

兩三天後，原稿寄到我的手中。我在睡前捧讀，不料一下子給吸引住了！

這是一本圍繞著生、老、病、死的人生過程作題材的微型小說集。作者把發生在身邊的事物，信手拈來，用最淺白的文字，最少的字數（一些篇章少至僅百多字），就透徹地向讀者傳遞了生命是脆弱的，卻又是循環不息及永恆

的道理，就像用一點水滴來表達海的浩瀚和無限。這種以小見大、以淺度深的手法，是寫微型小說最必要，也是最難掌握的技巧。

書中令我感受至深的有：「死神」，寥寥的幾行字，道出了上帝是萬物的主宰。讀來發人深省；「死不瞑目」，一個當義工的老人家，午夜夢迴，對著老伴遺照訴說寂寞和思念。鷓鴣情深，扣人心弦；「一生」這一篇，文字看來似覺累贅，作者高明之處是，直到最後一句才點題，讀者此際始恍然大悟：累贅的文字正是故事主人公營營役役的、累贅的一生過程。讀後令人不禁為這個悲劇人物掩卷嘆息。

我想，對於一本好的作品，讀者自會賞識。在這篇不成序的「序」裡，我的一切讚美和恭維，都屬於狗尾續貂而已。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凌晨二時於將軍澳安寧居

欣賞、羨慕、建議

海辛

欣賞——

贊一的微型小說《死亡死亡》

他用了荒謬諷刺的手術刀

用了冷峻悲憫的心態

直搗這現代都市之各種病態根源

其成效羅列在眼前

不誇張不造作不絮絮叨叨

羨慕——

此微型小說非一般微型小說

精簡、尖銳、幽默、哲理，面淺底深

你可以當都市漫畫來看

你可以當諷刺詩來讀

而我還嗅到一股卡夫卡的氣味

建議——

我是個「樂生」的人

讀到一篇又一篇又一篇有關「死」的文字

身心冰冷了

有點喘不過氣來

但願這位尙未見面的文友

寫微型小說時

多一點溫熱多幾分姿彩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七日

永恆主題的書寫 ——死亡變奏曲

東瑞

自劉以鬯先生被迫離開《香港文學》以後，迄今，香港已沒有一份權威性華文文學雜誌；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報紙副刊的文藝氣息式微，各種文社紛立，不同的小報，刊物冒土。一時之間，香港的文學進入各路「英雄」逐鹿「中原」的年代。為稿費而寫作的作者或惜墨如金或銷聲匿跡；不為稿費，純為興趣的文學傻子則依然照寫如故，狂熱的姿態依舊。雖然我們明白文學從來是少數人的事業，但亦不知這是可喜還是悲哀。當然，我們也很清楚，文學本需自救，關鍵在於自己的一顆文學心是否已死。放棄無異於自斃，再奢談或控訴商業社會對文學的壓迫也屬枉然！年前，內地一間大學的文藝刊物就在封面上印上了「文學養不活我們，我們要養活文學！」兩行大字，極大震撼我的心靈。我才猛省搞文學原來確實需要赫格力斯推動巨石

上山的膽識！

就在這種萬馬齊瘠，迷霧重重和海平線曙光初露交混難辨的新形勢下，令人欽佩的是還有陳贊一這一類型的寫作人，一顆對文學奉獻的虔誠之心不為時局的動盪所影響，外頭那怕鬧得天翻地覆，他繼微型小說集《一點道理》之後，又出版了這一本《死亡死亡》。

至少，我極少看到這集子中的微型小說在哪份報刊上發表；他必是寫好就先往抽屜裡送，作品寂寞，人也寂寞！然作家如果能與功利心絕緣，必能把時間和精力更多地放諸作品的精細、深刻構思上。贊一兄確是這樣一位文學韌勁夠足，頗為堅忍的實力派作家。

欣賞贊一兄的微型小說並非今日始，遠在編賞、出版《香港作家小小說選》時，就讀到他好幾篇精采的微型小說，喜不自勝；後來，他又出了《一點道理》，獲益將它列進書單中推薦給學校的文學愛好者。如今，贊一並不滿足於「慣性」創作，為自己設置了文學難題，出版了這一本《死亡死亡》，幾十篇微型的内容和題材都圍繞著「生」和「死」的主題。如讓幾十位作家寫「死亡」的題目，面貌不同自不待言，贊一卻是由自己一個人寫幾十篇不同的「死

亡」故事！這真是太難為他了！這種以生死為主題的微型小說集，真是一次創作上的歷險，一方面容易讓整體小說陷入「單調」的境地，另一方面，駕馭得好的話，卻既可突破別人，也可以突破自己，在創作上做一次提昇和飛躍。

暫時，我還無法琢磨得到本書每一篇微型的內涵的底蘊；不少篇章我已經感覺到一些微妙之處，但一時又無法準確把握；我感覺得每一篇都蘊藏著作者要說的話，可是在手法上卻是欲語還休，粗心大意的話，旨意就從指縫間悄悄溜走；有時，一種深刻的哲理在讀的時候如電光火石一閃，欲待捕捉，已然無蹤。我不可能逐篇將我理解的意思一一寫出來，水平及篇幅都不允許，何況，有爭議或領悟不同，正體現微型這種魅力文體的箇中三味。也許，我把這本集子的特徵和感覺最深的幾篇略加提及，對讀者更有參考作用吧！

其一，本集具有很強的實驗意味。將生與死的主題集於一書固已非常罕見，其中不少具體篇章就為「微型小說」的定義出了難題，嚴重地說，提出了挑戰。其中，〈成長〉以紀年方式寫兩百年來甲、乙、丙、丁四脈的生死興衰，其中涉及土葬、火葬、天葬、海葬以及彼此的延續和盤根

錯節的複雜關係；〈史〉用類「族譜」的簡要方式列出了歷史是怎麼延續的，其中用了不少數學符號。這種把人生真相濃縮成類似簡要的數學公式，將複雜豐富的意念富有條理地濃縮為紀年、大事記形式的技法，實在是為靜靜的微型這種文體的湖面投擲下不大不小的兩顆炸彈。相信那些急於為微型小說下定義，急於替微型小說趕快形成一套完整理論的評家們都會感到大傷腦筋。因此，無論贊一的實驗得失如何，他為微型小說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料，他的開拓是有益的。

其二，以結構取勝，從結構的重複和變奏來表達深刻的題旨。集子中的〈無餘〉和〈服侍〉堪稱其中的典型。〈無餘〉即「無魚」的諧音。小說的內容敘述水族箱內五條石斑和七條石斑的命運。其中五條的命運類似且重複，無論是很有活力的、扮死的、詐病的、欲逃命的、逃命而死去的，皆都在不同的情況下難逃一死。假設以上是其中一天的情景，那麼作者又用了另一天將上述情景重複，甚至連文字也一模一樣，所不同的是這另一天放入水族箱的是七條，比前一天多了兩條。這兩條的命運沒有交代，只是寫了牠們的對白。其中一條問另一條：「你也是很害怕，

所以不停游來游去嗎？」另一條回答：「不是，我只想在我還可以游來游去時游來游去。」這兩條如何死法我們不知道，也許重複那五條中的任何兩種形式，也許自相殘殺而死，我們只知結局是死。因為小說末句「凌晨五時，四海小廚的水族箱內只有水，沒有魚。」已暗示該日「無餘」。類似的自然界生存狀態，代代循環不息，加入了人類的殺戮和其他人為因素，可以無數次重複下去。生命短促而無奈，石斑用了種種方式力求生存，但生存是不容易的，無論使用了多少小聰明，逃不出人類的口腹。相似的結構在〈服侍〉中又用了一次。不過，主人公不是石斑，而換了玉珍婆婆與顧庭公公這一對老夫妻。小說分為玉珍婆婆照顧顧庭公公直至她癱瘓、顧庭公公照顧玉珍婆婆直至她自殺以及顧庭公公孤單度殘生三大部分。服侍的情節寫得具體甚至近乎瑣碎，將日常三餐重複、不厭其煩來寫，最末，更突出了老公公對玉珍老伴遺照和骨灰瓶的愛惜和恭敬。讀得我們感到心酸。天下間那些無兒無女的老夫婦，相濡以沫，深刻的愛情已全然上升為對對方生命的無言無怨的關懷。

其三，本集數十篇小說，有的僅幾百字，寫的都是「死

亡」故事，真是一次藝術的「死亡面面觀」，一些讀者可能讀來心情會不那麼愉快，甚至感到過分沉重。其實這也不過是潛意識的逃避心理而已，自開天闢地而有生命以來，生命就成為文學家、哲學家專研究和描寫的主要課題，死亡相隨著生存，與愛情一樣，也變成了永恆的主題。本集中，贊一甚至借用古籍，用舊瓶裝新酒，化腐朽為神奇，作為探討死亡課題的一部分。當然，在不少篇章中，作品充滿了宗教性，體現了作者某種宗教情懷。不過，這需要列為專題去剖析和研究，已非本文所能勝任。我只想說的是，贊一對「生存」和「死亡」的思索是廣闊、細緻而深刻的，藉「死亡」題材見證人情冷暖、人性善惡、社會風情等等，其中不少蘊含了人生的哲理和偶然性。隨便列舉，就能看出他的創作思索，涉及多層面和多角度。〈死不瞑目〉述及死的孤寂，〈遺產〉描寫財產重於親情的「現代人」的觀念；〈宗教大全〉以行善闡釋宗教的最重要本義；〈送〉探討孝道和死亡的關係；〈遺物〉揭示人類內心深處的慾念；〈另一種生存〉以很簡短的方式討論「雖死猶生」和「雖生猶死」的關係，道出精神長存比肉體苟活更重要，驀然令人聯想起「臭皮囊」、「行屍走肉」這類鞭撻

「人渣」的詞兒；〈橫〉三篇油然叫人想到生死的無奈和偶然。令人驚訝、感動的是作者探討死亡的課題，除了人類這「萬物之靈」，也涉及大自然界的微小動物石斑、壁虎、蟑螂、鳥兒、螞蟻等等。如〈無餘〉〈橫〉〈吃飯〉〈一步〉〈剝皮〉等等。這些小動物小昆蟲也許只是小說題材的借用，但無不體現作者對世間任何微弱生命的人道關懷；唯有擁抱生命、珍惜生命、關懷人類生存意義的創作者，才能這樣廣泛地俯拾有關題材，去細加描繪和探討。

微型小說這種文體由來已久，發展到今天，已呈現多姿多采的局面，唯我認為每種有潛力的文體都不宜過早以理論匡死它的發展。既然還在發展，那麼就該多創作，多實驗，讓作品去豐富它的理論。我對「是不是微型」毫無興趣，卻對有創意的實驗持開放態度，有爭論都不妨。為此，我很欣賞贊一的實驗和誠意，他這一本《死亡死亡》，用「死亡變奏曲」來書寫一個永恆主題，其志可佩，其情可嘉，其所耗費的心力必不會是白花的吧！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

微型小說的新視野：略談陳贊一《死亡死亡》

林浩光

一

生死的問題，是人類的終極關懷。一切偉大的宗教及哲學，都對生死問題提供不同的解答，為人生指出了存在的意義及生命的歸宿之處。

陳贊一先生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及感受，也來得特別敏銳。《死亡死亡》這本微型小說集，可以說是陳先生對這個嚴肅問題所作的深沉思考的結晶品。

在閱讀《死亡死亡》之前，我也細讀了贊一兄早前所刊印的另一本微型小說集《一點道理》，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探討生與死的問題。最有印象的是〈剝皮〉與〈一生〉。前者寫出了小販殘酷地把野雀剝皮，為的是養活自己和女兒，野雀的「死」與小販的「生」形成了荒謬的關係。而

在〈一生〉之中，駕電梯的老伯臨死前的腦電波竟反映出了孤獨寂寞、枯燥乏味的一生，究竟老伯的生存有甚麼意義及價值呢？他的死亡，是否暗示一種解脫呢？兩篇小說篇幅雖短，但卻發人深省，觸發讀者從另一個角度去對生和死作出反思。

二

相對於《一道道理》，《死亡死亡》是更有計劃地圍繞生死的主題，以不同的題材、角度及表現手法，對生命的終極意義作出深邃的思考，用微型小說這種短小精悍的文體來探討人生意義及抒發存在的感受，是一個十分具有創意的嘗試，也為微型小說這種文體注入了深沉的思想力度，為微型小說拓展了寫作藝術的領域。

贊一兄喜歡運用對比手法，顯示出生死並非無可掌握，反而隨人的意志強弱，而有所變化。〈心跳〉中，秀霞及怡歡都懷孕有了 BB，也不幸地面臨小產的威脅，結果怡歡憑著對腹中 BB 的鼓勵，順利把 BB 生下來；但秀霞的 BB 卻保不住，秀霞最後說：「我的情況跟你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你的 BB 有心跳，而我的沒有。」其實，真正不同的是，

怡歡對 BB 的鼓勵提升了他的生存意志，這才是戰勝死亡的最大動力。由此可見，生命應該由自己去掌握，只要有頑強的鬥志，就不會輕易向死亡屈服了。

但死亡有時會突如其來，令人防不勝防，顯得十分無奈。〈靜〉寫到愛楚出於一片好意，送給沒有兒女的倚蓮一對鳥兒，好讓她的家多點聲音和生氣。可是，後來倚蓮懷孕了……這本來是一件喜事，但 BB 竟然感受了從鳥兒而來的病毒，結果她流產了。愛楚好心做了壞事，本來倚蓮家中將有新生命誕生的喜氣，竟然換來了一片死寂，人生有時就是這樣荒誕，死亡這個強大的敵人好像在無形之中玩弄著人類。

把〈心跳〉和〈靜〉結合來看，可以反映出人與死亡的角色，意志固然可以戰勝死亡，但當死亡在人不在意的時候偷襲，也會令人無端喪失了生命，那麼，究竟我們應該以甚麼態度來面對這場角力呢？〈順服〉試圖從宗教角度作出解答。在教會舉辦的感恩會上，甲、乙會友分享體驗時，都說自己的太太作小產，最後甲 BB 平安出生，而乙的則流產了。奇怪的是，兩人都感謝上主，因為他們對神都順服。贊一兄從基督教的立場指出只要對上帝的安排心

悅誠服，不表示懷疑，便能使心靈有所依歸，超越生死，達致心境平靜。

除了宗教，人類的愛也是克服死亡的另一種力量。〈鼓盤而歌之一〉借莊子的故事另立新意，小說中的韋瀚章對太太的悼念，表達了幸福不在乎生存與否，而在於愛情的永遠長存。唯有如此，才能突破有限的生命，感動一代一代的人類。這篇作品化用古典，穿插詞與新詩，充滿抒情味道，值得細讀。

三

贊一兄也嘗試探究微型小說的多樣化的寫作技法，〈成長〉與〈史〉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前者以「編年史」方式，寫出生命成長的歷程，甲死後靈魂上了天堂，肉身腐化滋養了一顆果樹的種子；乙的母親把果子用來擠果汁給半歲大的乙喝。乙死後，骨灰滋養了瓜籽，結出瓜來，給丙吃了……這許多事實，表明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新生命的開始，因為逝去的生命可以滋養新的生命；而生存卻是通過吸取其前人生命作為成長的泉源，這樣看來，生與死便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了，也令人從另一個角度重新

審視生死……死，可以帶來個體精神生命的升華，也可以帶來其他生命的生存與成長；生命不斷在消逝，也不斷地延續，這就是人類成長的宏觀歷程！

〈史〉把人類的歷史「公式化」，藝術處理手法別樹一幟，作者把一系列人類生育及死亡的事件，得出了歷史就是生命不斷死亡的公式，他以有限的篇幅，總結出歷史的規律，這種宏觀的視野是值得肯定的。當然，人類歷史記載了文化發展的歷程，把歷史歸納為人類的不斷的生與死，相對於〈成長〉來說，是否概括得較為悲觀一點？這點留待讀者去思考好了。

除了以上數篇之外，〈無餘〉也令我印象深刻，這篇小說類似寓言故事，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分別寫五條及七條石斑的命運，情節及文字絕大部分相同，令人聯想起劉以鬯的名篇〈打錯了〉。前後兩部分的魚都逃不過死亡的命運，最後等待死亡的兩條魚，一條很害怕地游來游去，另一條則看透了生死的規律，「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也在游來游去。最後，水族箱中只有水，沒有魚。像〈史〉一樣，作者借另一個題材去思考生死的問題：無論逞強也好、示弱也好、逃避好也、害怕也好、淡然處之也好，

最後都逃不過死亡的巨掌。「只有水，沒有魚」的意象，呼應題目〈無餘〉，也高度概括了生命的殘酷本相，這又是作者對人生所發出的另一聲悲嘆了！

《死亡死亡》以微型小說的形式去探究生命的義蘊，內容嚴肅，富於啟發性。就生命的現象而言，死亡是無可逃避的事實，這是令人深感無奈的；但是，作者又以宗教立場提供了解脫的方法，藉著愛、關懷與頑強的鬥志，我們仍可以使有限的生命長存，或戰勝命運，把厄運視為磨練。贊一兄以質樸的文字，冷靜的筆觸，深遠的視野，嘗試採用寓言、編年體、重疊手法以及結合典故與詩詞，豐富了微型小說的表現手法，這種藝術追尋的誠意，是十分值得我們尊敬的。文學貴乎創新及作多元化的嘗試，相信贊一兄的《死亡死亡》可以為微型小說的愛好者帶來新的視野，也為微型小說這種文體提供養料，使它可以不斷地成長。

回歸永恆

——讀贊一之《死亡死亡》

阿兆

圍繞一個主題來鋪排數十篇微型小說，可以說是一個創舉。死亡這個主題那麼動人心魄，每一個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想叩開這個神秘的大門，瞧瞧內裡的風光。死亡是生命的終極？社會學家、哲學家、文藝家，特別是宗教家都為人們最終的回歸花了不少心思，套一句熟語便是對人「終極的關懷」。小說集名為「死亡死亡」，「死亡」死亡了，便是否定的否定，從基督教的角度便是回歸主得到永生。第一篇〈死神〉可以說是前言，也可以說是全書的總綱，似乎死神主宰人的生命，然而死神也免不了死亡，上帝才是終極的主宰。拙文不打算探討宗教信仰問題，惟有含混一點，把至善至美歸於「永恆」。

凡是有生命的事物都是有始有終的，即有誕生和死亡。從生到死是一個過程，不論這個過程如何演化，是短是長，具體的生命都不免死亡。作者用〈史〉來高度概括生命的過程。「史」對於社會（人生的總和）才有其人文意義，其

他生物的歷史是人所賦予的，或者說，是從屬於人的。但是，創造萬事萬物的主宰是無始無終的，是「永恆」的存在，因此也沒有「史」。生生不息是這「永恆」的存在的一個特點，〈成長〉指出，無論土葬、火葬、天葬或海葬，構成生命的元素並沒有死亡，只是演化成萬事萬物中的一些因子，這有點「物質不滅」的味道。〈另一種生存〉以莊子為例指出精神對有限生命的超越，講得實在一點便是人類文化超越個體的人或某階段的人類社會，只有隨著人類的死亡才會死亡；如果講得玄虛一點，死後靈魂是否存在呢？集子中有好幾篇都涉及這個問題，生者對死去的人心存畏懼或者依戀懷念，也許這也是生命終結後的另一種存在形式吧？兩者都可套用一句成語：「精神不死」。

死，有自然死亡，多數是軀體受到病菌的侵害而導至生命的終結，中國人所謂壽終正寢也包括臥病在床而去世的情況，無疾而終是罕有的；有死於非命，如自殺他殺。〈吃飯〉中的螞蟻因要搬運一顆飯粒，被翠玉無意踩死了。〈橫（三）〉裡的哲學教授殺了一條壁虎，壁虎死前微弱的「吱」的一聲，卻震撼了教授的心靈：「生命真是脆弱！」相信九一一世貿中心遇襲事件震撼了地球無數人的心靈，

瞬間，數千生命在眾目睽睽下被焚燒被埋葬了，唉，「人啊！人啊！」有多少壯美的青春就此中斷。〈中斷〉裡的超傑正當事業將要大展鴻圖時，生命便中斷了，「生命真是脆弱！」胎死腹中還是百年歸老，死於非命還是罹患惡疾，死非其時還是大限已到，含恨而終還是安然辭世，如何死是偶然的，最終一死是必然的，究竟誰主宰一切？《死亡死亡》中似無若有，作者是有答案的，讀者能感悟到嗎？能接受嗎？但無論如何，我接收到一個強烈的訊息，便是「珍惜生命」。

生命對於人祇有一次，「我」來到人世間是一項多麼奇妙的安排，如何活得精彩有意思？不一定要轟轟烈烈，大多數的人都是平平凡凡地過一生的，如〈一生〉中駕電梯的老伯，如〈薑醋〉中的葉老太，如〈故事集〉裡一生鞠躬盡瘁為家庭獻身的母親，甚至如〈病〉裡死於非命的周思孝的父親，他們共通的地方是忠於職守，愛人及於物，為有情世間增添了一點溫暖與色彩，也是說以他們的生命呈現了「永恆」之善美，為「永恆」作了見證。死前之孤寂因為缺乏愛，如〈沉〉中的何老伯；死而有愧是因為傷害了摯愛，如〈信〉裡的樂行；〈再來一次〉的何金發一

生在錢眼裡打滾，得了錢財，失了愛，到醒覺時已晚了，生命怎會再來一次呢？他們共通的地方就是忽略了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愛。快樂和幸福便是在互愛中獲得的，推而廣之，仁愛、博愛及慈悲，都是幸福之源，是人性之光。

當人們為了宗教信仰而互相廝殺時，我既傷感又不解。可能信仰受到政治污染吧？也許人只能在製造自身的災難中才能去除自我之惡？《死亡死亡》為我們展現了宗教家的博大情懷。〈宗教大全〉千言萬語歸根一字——愛，子仁解菲傭之困厄就是踐履了博愛精神。〈思念〉中的趙牧師對發自自然情感的人倫之愛不認為與信仰矛盾：「當你真正地深愛過，你就會明白。」這對於固執於末枝末節的信徒是一服清涼劑。〈喪服〉、〈掃墓〉、〈信與不信〉都表達同一態度，要尊重不同信仰的人的選擇。〈佈道會〉除正面肯定宗教家普渡眾生的襟懷外，也反諷那些教條主義者的淺陋。在香港，各大宗教都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作為國際都會，是否可以為世界起一個典範作用呢？彼岸並不虛無縹緲，愛就是渡船，載我們回家去。

《死亡死亡》是贊一兄第二本微型小說。微型小說的一個特色是短小精悍，含蓄雋永。約二百字的〈死神〉是

頗得這一方面的神韻，因為愈短小愈要考究功力，此篇人物、情節以至場景俱備，結局也出人意表，連死神也會死亡，至於其宗教的寓意，讀者是否接受則是另一回事。〈史〉若單獨成篇，因留白過多，讀者較難瞭解底蘊，置集子中與他篇相互映襯，讀者較易領略其旨趣。〈史〉在文友間曾引起爭論，人物符號化，情節弱化，缺乏場景，的確離開了小說的本體特點；微型小說是一種嶄新的尚在發展的文體，詩化、散文化、雜文化、寓言化小說等等所在多見，都是作家創新精神的體現，規範過多會使創新難以開展；但是，既然稱為「小說」，則應具有小說的特點，其中，情節是小說的靈魂，人物的形像和品格主要通過情節呈現，場景（包括背境）對情節起輔助的作用。

〈鼓盆歌〉之一與之二頗有趣味性。前者莊子的豁達與韋瀚章的依戀有同一性，都是表達對忘妻的深情；後者之莊先生非如莊子對生命有透切的感悟，而是從功利出發來看待夫妻的關係，妻子是謀私利的工具，失了固然痛心，當想到將會有更好的工具代替時便快樂起來，不禁對著亡妻唱歌。之一把兩個故事組合成一個故事，一散文一韻文，結局突顯獨身何老伯的淒清，何老伯的故事盡在不言中。

之二也是兩個故事的組合，莊先生的故事可說是故事新編的手法，對輕薄之徒的嘲諷也盡在不言中。與組合體近似的是多結局的選擇，短篇小說、尤其是微型小說，在這一手法方面是頗有用武之地，〈再活一次〉運用這一技巧卻又有創新，結局只有一個（這與全書的主題「死亡」統一），但在結局前有三個選擇，不同的選擇有不同的意趣。沒有結局或開放式結局又是另一番景象，本人頗欣賞〈中斷〉這一篇，九一一事件使多少精彩的生命中斷，又有多少使人悲痛的故事呢！

在佈局謀篇方面，〈信〉、〈一生〉和〈淘汰〉是特別出色的。劉以鬯先生曾說過，一篇精彩的小說，會讓讀者閱後再重看一遍，我想主要是追尋作者佈局的訣竅。讀者在結局時有新的發現，或者結局的突轉帶來讀者的驚訝，想想原來是事情發展的必然或合理的可能結局，作者已經在早前的敘事中佈下了伏線，例如歐亨利的〈二十年後〉，使讀者在歎服作者的匠心獨運而獲得閱讀的愉悅，這就是一篇十分成功的微型小說。〈信〉原來是一個負心的丈夫死前的懺悔，讀到最後，才知這封以妻子口吻原諒死去的丈夫的信其實是丈夫虛擬的，情思深沉感人。讀者對〈一

生>的意旨可能有不同的演繹，其重覆的文字先給人深刻的印象，細讀下有其節奏感，我不知腦電波的圖像是怎樣的，這篇文章的節奏與我所看過的心電圖類似。〈淘汰〉運用了對比法，不同際遇的兩個人在面對死亡時對「淘汰」的看法產生了逆轉，令人感到生活無不充滿幽默感，造物主是公平的。

一位作者的小說集不可能每一篇都那麼成功，即使世界級的名家也是如此。《死亡死亡》總體來說有較強的可讀性，以上曾談及的篇章多數是個人較為欣賞的作品，從中獲得啟發，有所得益。贊一與群英分派給我的功課，總算硬著頭皮完成了，感謝兩位給我一個學習的機會，使我對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

我思死死生生

——讀《死亡死亡》後感

李淑文

死亡是每一個人的「必然」。而中國人是一個「樂生」的民族，認為生是「好」的，死是「不好」的；生是吉利的，死是不祥的、污穢的；所謂「螻蟻尚且貪生」，「死王不如生鼠」。在節日、新年的大日子裏，更要避免提「死」字。「死亡」——這一人人需面對的事實，中國人多採取一種迴避的態度：盡量不要提起「她」、想起「她」、談及「她」。這次很難得讀到《死亡死亡》這一輯作品，每則短小精悍的文字中，傳遞著與死亡有關的信息，叫終日在紅塵中打滾，為生活忙碌奔跑的現代人駐足下來，思想一下這個人人都要面對的問題。當我們思考到有關「死亡」問題時，範圍已牽涉很廣：如生命由誰掌管？如何面對死亡？死後去向如何？死者與生者的關係等等。讀畢《死亡死亡》後，自然會引起對以上種種問題的種種思考，現就幾方面是特別深刻的，與大家分享。

死生之謎

「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需一個土饅頭」，誠如作者在〈淘汰〉、〈故事集〉、〈長生〉中指出一項事實：沒有人能逃避死亡，長生只是一種傳說。不論你的一生是成功、失敗；你的故事是複雜、簡單，終不免被時間老人的淘汰，有一天要面對死亡。「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這不但是青春少艾林黛玉的悲哀，也是千古以來人類的悲哀。人人都有一死，這是永恆不變的定律。

步向死亡，特別覺得生命的短暫。中國文學作品中就充滿人生短暫的悲歎。在集中多則故事更突顯生命的脆弱、不可把握，死亡的突然其來。在〈吃飯〉、〈中斷〉、〈橫〉、〈毀〉數則故事中，帶來的震撼是死亡的突然來到，令你措手不及。一個滿以為前程無量的青年，死亡的來到，就像一個動人的故事的突然中斷，教人哀傷。當人努力為自己積蓄財富，作為兒子的餘蔭，結局是出人意表的：他把家財為兒子辦喪事。螞蟻付出堅忍、努力，為明日積累糧食，沒有想到死亡就在眼前。同樣，終日營營役役的何金發，希望有「金」又「發」。最終不但失去妻兒，竟不覺死

神腳步的迫近。（〈再來一次〉）這是牠（人）的愚蠢，還是生命的無可把握？不禁使人想起聖經的一個比喻：「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自己心裏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一切的糧食和財物。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路加福音十二：16-20）

那麼，究竟誰來掌管生死呢？同樣是小產，有人能保住BB的生命，有些卻「胎死腹中」。醫生無能為力，BB真的能保守自己嗎？（〈小產〉、〈心跳〉）中國人常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知識分子相信冥冥中有主宰；在民間信仰中，更相信人的壽數有定，所謂「大限」已屆，誰也不能扭轉乾坤。作者提出「上帝」、「死神」自以為可以掌管人的生死，正在躊躇滿志的時候，想不到死神也被一度強光撞倒在馬路上。這度強光是來自上帝，死神也被「上帝」擊殺。這位「上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上帝」？是中國傳統古籍中的上帝？還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是喜

怒無常的？是公義的？這些故事並非神學論著，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作者交待清楚罷！人面對上帝，可能只有順服（〈順服〉）。

生死詰問

面對死亡，很自然會引起一連串對死後問題的尋索：隨著肉身消亡，靈魂是否存在？還是人死如燈滅？如果靈魂存在的話，他會往那裏去？死後世界的生活是怎樣的？那裏是福樂無盡的天堂，還是黑暗受苦的地獄？還是到另一個「世界」，開始另一段的「生活」？關於死後世界的種種，不同的宗教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作者在本集中關於死後世界的描述不太多，作為基督徒，他更沒有宣揚基督教的死後世界觀。在〈成長〉一篇中，一方面寫出了靈魂的存在，死亡不過是一個肉身的流轉過程，既不是佛教的輪迴，也不是基督教的肉身基督再來時的身體復活。〈成長〉一則中，內容描述甲、乙、丙、丁的靈魂都上了天堂。甲死後的肉身，就在萬物流轉中「構成」了乙、丙、丁、戊身體的部份。死亡是肉身回歸宇宙的過程。這樣看來，倒像莊子所說的生死不過是一個流轉的過程，因而可以破除

死生的執著，而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地步。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但也可以倒轉過來說：「未知死，焉知生」；因為死亡觀和死後世界觀往往影響我們對生存的態度。

在〈另一種生存〉中肯定了精神上的永存不朽。人雖死，但他可以永遠活在人的心裡、永遠被人紀念，這是很傳統的儒家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謂之「三不朽」。但作者在另一些篇章中，卻再提出生存的目的和意義的詰問。在〈史〉、〈一生〉、〈成長〉數則中作者用了相近的寫作技巧——不斷的重複手法，寫出了人生的單調、乏味，令人印象深刻，這是很成功的表達手法。人生荒謬無聊，萬事令人煩厭，這是否作者所要表達的信息呢？聖經中傳道書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以上提及的幾則故事，正好是傳道書信息的具體展現。面對虛空的人生，傳道書的智慧是指出一種人生态度：把握現在，活在今天，享受勞

碌的成果；在〈無餘〉篇中，也可以隱約看到這信息。

面對死亡

面對死亡，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態度。對一些無妻無兒、甚至連朋友也沒有，疾病纏身的人來說，「生」也許是沉重的。對某些人來說，「死亡」可能是放下沉重的「包袱」（見〈沉〉、〈張教授之死〉、〈包袱〉等）。雖然如此，但多少人真的能從容地面對死亡，安然而去？對大多數人來說，「死」與「生」始終是「異路」。死者要向生者訣別，要向這世界說永遠的再見，要放下所擁有的一切，要放下未完成的夢想，要放下一切恩怨情仇。雖然每天有不可計其數的人死亡，因此死亡算不了甚麼。但作者告訴我們，對死者和認識死者的人來說，「死亡」的確是「一件大事」（〈算不了甚麼〉）。作者在很多則的故事中，細心刻劃人面對死亡大事時的種種心情。

在〈再活一次〉中，換腎者預知死亡的日子日漸迫近，在無奈和惶恐、絕望中等待死亡的來臨，這是否一種心靈折磨呢？

突然而來的死亡，在毫無準備之下要對這世界說再見，

又是何等的殘忍。車禍中受傷，在死亡邊沿的何可仁是害怕死、不想死。那時，在他腦中閃現了他三歲兒子、母親、太太、工廠的員工……，他摯愛的人的臉容。

在〈死不瞑目〉中，作者更刻意寫出不論兒女長大成人，或兒女幼小，或無兒無女同樣令人死不瞑目。那麼，究竟有多少人在面對死亡時真的能說「死而無憾」呢？

死者已矣，生者長悽惻。死生之間，還可以掀動起千絲萬縷的感情。集中很多則故事描寫生者對死者交錯複雜的感情。〈噩夢〉中的周三妹一方面惱恨亡夫至死也不來找她，另一方面又內疚自己沒有讓兒子及早去找他而躑成大錯，又充滿恐懼，怕死者來報復。（在〈信〉中，也有相近的內容）。

在中國人的孝道觀影響下，父親去世，常引起兒女內疚之情。「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病〉中的周思孝（這個名字也很有意思）因病未能參加父親的喪禮，未能完成父親的期望，又未能實現對父親的諾言，覺得自己不孝和內疚，以致病情日益嚴重。

而在集中最深刻的莫過於寫生者對死者的思念之情。不論是青年喪偶的哀痛，與晚年喪偶的孤寂，曾經深愛過

的，這份情都很難放得下。以古典詩詞方式表達的〈鼓盆歌〉三首道盡了對亡妻的思念（在〈鼓盆歌〉之二中作者又對生死之情提供另一角度的思考）。〈服侍〉、〈思念〉、〈睡覺〉等數則描寫晚年喪偶的孤寂；少年夫妻老來伴，原來所服侍，有所牽掛是幸福的；妻子死後所留下的只有思念和孤寂。篇章中充份表現作者對晚年喪偶者寄以深切的同情和無奈。

喪葬反思

最後一提的是：集中另一類故事——與喪葬祭祀禮儀有關的，同樣引起筆者不少反思。

中國人多重視死後的墳地。三婆因為怕火葬，省下了買電熱水爐的錢，去買一塊墳地。可憐三婆因燒熱水洗澡，一不小心而葬身火海（〈火葬〉）。一般喪禮中少不了唸經，但真的可以超度死者往極樂世界嗎？可憐極樂世界在什麼地方、怎樣去也沒有人真正曉得？（〈往〉）不禁令人對「人云亦云」者感到可哀。但作者對這些人有時又會寄以同情，因為某些行爲也是求心之所安吧！（〈信與不信〉）

在〈又不是死了爸爸〉中小玲媽媽對四叔冷酷無情。

四叔死後，又要在喪禮中死守一定的儀式規矩，豈不是虛偽和可笑？顯然，發自內心的真情比死守外在的儀式更重要。黃子海父親死了，沒有披麻帶孝，只穿基督教黑色喪服。他時刻守在靈堂陪伴母親，不是比披麻帶孝，卻在靈堂打牌的親人更孝順嗎？（〈喪服〉）但一般人評論的標準，卻重視外在的儀文，因此，作者作為基督徒，特別關心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相遇時，在喪葬禮儀中所引起的衝突。

基督徒與祭祖這問題，自明代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至今日，仍是一個引起眾多討論的問題。其中有關的如：基督徒是否可以向亡魂燒香跪拜、祭祀祖先？供奉祖先是否等同於拜偶像？作者深切體會基督徒內心的矛盾衝突：蔡孝賢因為體恤母親辛勞，處處協助她拜祭先人，另一方面又怕被教會中人視為拜偶像，犯了大罪。相信像蔡孝賢處境的還有不少呢！（〈掃墓〉）

在〈思念〉中，作者更對一些死守教條的律法主義基督徒加以鍼砭。李先生自以為把握真理，指責周念慈家中放置父親的大相是拜偶像；但令他疑惑的是連他的老師趙牧師家中也用百合花供奉師母的遺照。趙牧師說：「當你真正深愛過，你就會明白。」李先生就是那些律法主義者，

未曾用「心」去看人間。對你所愛、所思念的人，自然會用某種方式去表達，最簡單莫如一束鮮花，如果視為拜偶像，又是另一極端，甚至冷酷無情了！

看過有關的故事，不禁會問：喪葬禮儀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結語

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感歎人生短暫、人生虛幻的可說比比皆是，但以「死亡」為主題的作品卻實不多。在古代志怪小說中，或可窺見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玄想，而非全面去思索有關「死亡」的種種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死亡死亡》實在是難得之作，因為她填補了這一片空白。

作者雖然是基督徒，但卻不囿於基督教信仰的觀點與角度。在集中更清晰反映了中國人有關死亡禮儀習俗，禁忌和心理。作者往往提出多角度的觀點，讓讀者去思考。

從文學角度看，作者文筆簡鍊，語言淺近，體裁短小精悍而言之有物；每篇恰到好處。而故事內容取材於現實生活，讀起來甚感親切，但結局又往往出人意，引人深思，是一輯可讀性甚高的作品。

這是我讀畢本書後的結語：思考死亡，教人活得更有智慧。(完)

心靈悸動¹

司徒修蘭

陳先生的短篇小說寫實，發人深省。

爲什麼用寫實的手法？

我猜想其原因也許是：人不識死。人不識死，因爲未死過。然而見到身旁不斷有人死，如投石湖中，泛起漣漪，一圈一圈地在心湖中盪漾，慢慢地對死亡有所知覺，直至死亡臨到自己身上，那對死的意識才告具體實在。

對我來說，死亡不是頭腦的知識，而是一種經驗性的認識。過去「生」的歷程中正提供了一個過程讓我學習認識「死」是什麼：唸中學時讀了一本小說《雁狩嶺》，男主角信夫的祖母和父親皆突然中風而死，他感到死亡就像被人從身後重擊了一記悶棍而倒下，我年幼的心靈也留下了微細的「背後被襲」的敲擊聲。

¹ 原序並無標題，標題是編者加上的。

唸大學時，有一位女同學在校園的車禍中突然喪生，我望著信夾中寫有她名字的信件，想到她遠方的友人仍未知她芳魂已逝，從此陰陽相隔，音訊難續，我不禁發出幽幽的輕嘆。

在我當中學教師時，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傳來一位知己好友的死訊——另一位中學教師，在上課時突然心臟病發，我未及見他最後一面，他死前一天還在我家新買的梳化上「彈下彈下」地玩……那種生死之交英年早逝的震撼，令我感到彷彿自己部份生命的夭折，哀慟不已。

去年，午夜時份，被電話鈴聲喚醒，說道父親突然中風、昏迷、入院，又是另一番震撼，在趕赴醫院途中，車子如在風上飛，心兒也隨風飄，憂懼中，只切切地禱告：「求神賜父親『第二次機會』，存留他的生命，讓他可以多一次機會聽福音。」感謝神！祂垂聽禱告！

今年，一個晚上，接到一位姊妹的電話，她在地鐵車廂內突然呼吸困難，心跳加速，她要求我不斷和她談話，以保持清醒。在心靈顫慄中，與她談了一小時，她經歷與人和好，重新將心歸向神，這是在驚覺接近死亡邊緣的意想不到的祝福吧！

近日，一位醫生告訴我：「你有中風的可能。」我笑一笑，快輪到我了……我想我需要預備一下。

陳先生的小說，有一份現實感，他以獨到的觀察力，白描人面對死亡的生活處境和心境，精鍊、細緻、實在。無論兒童、青年、中年、晚年，人隨時會死，尤其中年喪偶的哀痛、晚年瀕死的失落、死者家人的種種傷感，讀之令人心弦震動，鼻酸目泣，思潮起伏、希望這份真實感助你從別人的故事引發共鳴，牽動你回顧自身的故事，也許當你回溯你對死亡的認識過程中，可以凝聚一點對死的醒悟。

即或不然，陳先生的小說發人深省，你若一篇一篇的讀下去，也可對死亡由不知不覺到有點知覺，由感觸到開悟。我怕電話鈴聲，因那串鈴聲猶如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中，死神隨時闖入生命的異樣音符。死亡令人無法預測和控制，是人的大限，在人生不同階段皆可「殺」入，叫人生的樂章戛然而止。因此談死，怎不令人心靈悸動？

陳先生的小說不單挑動讀者的心弦，也啓迪讀者對死亡的反思。小說中的人物在死亡的波濤中掙扎，而讀者則隔岸觀潮，心靈微動之餘，仍有心靈空間作出反思，在死

亡的浪潮未漫過己身之前，作一些思想預備。

這是一本談死的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因死亡而帶來心靈的震盪，種種的心態和行爲反應正反映他們是怎樣的人，以怎樣的價值觀面對生，也以怎樣的價值觀面對死。讀者不妨藉此照照鏡子，也許發現原來自己對死亡抱有很多成見（既定看法），那些對死的種種前設是從家庭、社會、文化中不知不覺薰陶而得，未經驗證和反省，這本小說正好幫助我們較全面、客觀地了解一下死亡的真相，反省一下自己的死亡觀。

這本小說值得欣賞的特點有三：

- (一) 以幽默的筆觸揭示人的愚昧：不知何處及如何，卻以爲可靠己力到極樂世界。(30/7/2000) 壁虎之死，是因教授可大便，而不容壁虎大便。(3/7/1993)
- (二) 以悲憫的心懷看待眾生的死亡：眾生皆有生命，生生相扣，鳥兒令婦人小產而被殺，令人感到無奈。弱智兒死了，叫可憐的母親放下包袱。(14/8/2000)
- (三) 以超越的眼光破解對死的執著：換腎可令人有再生之感，但腎仍會衰竭，難免一死。(20/8/2000)「死」是不倒翁，人搖不倒這不倒翁，惟有神叫人不死。

(23/8/2000)

盧雲在〈從幻想到祈禱〉一書中，指出人心存幻想：「以為自己不會死」，當幻想被打破，人才會祈禱。這正呼應聖經中的記載：當塞特知道自己是代替被殺的兄長亞伯，（亞伯死了，自己代替亞伯，自己也會死的，）那時人開始求告神的名。（創 4:25-26）

在我寫這篇序的一個晚上，接到一個電話，說道一位老人家病危，恐怕不能捱過那個晚上。我向生命之主禱告，用聖經中的一句話：「願他（原文是一個人的名字：流便）存活，不至死亡。」（申 33:6）我不斷重覆這話，淚如雨下，我感應天心亦然：神願人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我求神憐憫，賜他永生。三小時後，電話傳來喜訊：這位老人家的情況穩定下來，並且信了耶穌。

但願這本談死的小說也為你帶來生的喜訊！

窺看死亡之面貌²

黃仲麒

死亡，這名字，的確叫人不安。

有些人不安，是因為他發覺生命虛耗在其他的事上，從沒有珍惜身邊的人；有些人不安，是因為死後不知去那裡；有些人不安，是因為無論如何盡力，死亡會突然的來臨，無力抗拒；有些人不安，是因為生前未能盡孝，父母死了，終日愧疚。有些人不安，是因為對死者未能忘情，生活缺乏動力；有些人不安，是因為看見其他人對死亡的反應，很可怖而不安。

有些人的反應是：那人死了，如何掙回多些遺產，毫不重視對方之死。有些人的反應是：對方在生時很好人，但死後變鬼，會回來騷擾人，用各種方法斷絕與他的關係。有些人的反應：看重死者的喪禮排場，卻對身旁的生人呼

²原序並無標題，標題是編者所加的。

呼喝喝，毫無尊重。有些人的反應；縱然知道有死亡，卻無視之，依然我行我素。

你說，死亡怎不教人不安呢？

閱畢這本關於死亡的書，看見眾多人物對死亡不同的回應和態度。這正好叫我們反思，人如何面對死亡，才能安然、無懼呢？

一日，死亡臨到你身邊至愛的人，自己如何面對，才可安然呢？往後自己或家人怎樣過活，才可安然？

一日，死亡臨到自己時，自己如何面對，才可安然呢？又如何叫家人安然，接受自己的死亡呢？

這部書啓發我們在這方面的思索，書中的人物或多或少也給予我們一些啓迪、亮光。朋友，當這亮光閃耀之時，請緊緊地捕捉它，它會引導你深入窺看死亡的面貌，洞悉它的力量，但別驚懼，往後它會為你修正生命的羅盤，揭示生命活下去的真正方向。有人說：「未知死，焉知生。」確實有他的真知灼見於其中。

死亡與不朽

洪萱懷

生與死是人生的必經階段，也是可見的普遍現象。每天都有嬰孩呱呱落地，也有人撒手塵寰。有人出生在平凡的家庭，有人含著金鎖匙出生；有人壽終正寢，安然離世；有人病魔纏身，掙扎至死。生與死早已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必然定律，也是人擺脫不了的魔障。這本小說集直指人心，在生死之間悟出了「道」，指涉出更深的底蘊，予人當頭棒喝。當人相信並感覺到人生的無常和有限，而以這有限的生命去承受從生到死的無限的痛苦和磨鍊，就開始了對人生未知的探究，尋求靈魂的歸宿。基督教給了人們永生的答案，人們就藉著耶穌的典範來愛別人，甚至如基督那樣有力量去承擔人生的痛苦。可見，死亡並不只是一種對有限生命的哀悼，相反，是帶領人類走向終極思考之路的嚮導。無論是神學家、哲學家、文學家都不會放棄對人生存的意義和價值、痛苦和磨鍊、死亡的恐懼、生命誕生

的喜悅……這些對人生終極關懷問題的探究。這本微型小說集並不是傳教式的基督教文學，而是在字裡行間將帶領人們走向終極思考之路的嚮導，是以死亡來表達對愛的終極，打開生死「真道」大門的鎖匙。

生與死的對話

微型小說集的每一個單篇都有死亡的意識在裡面，而且「陰魂不散」地緊扣著——「死亡」這個主題。

開篇的第一個小說就是死神之死——掌握著人類死亡大權的死神之死。在〈再來一次〉中，何金發在第一次約見余牧師時，已是一個即將死亡的人，他徘徊於生和死之間，神給了他再生的機會。神創造了人，賜予了人白白的救恩，這個救恩不是人能夠用自己的善功所換回來的，更何況人自己漠視神的愛！這是一個由生到死的歷練。每個生命的誕生要洋溢著神的愛和祝福，在〈小產〉、〈靜〉和〈心跳〉中，不同的母親面對新生命的態度都有所不同。〈小產〉和〈心跳〉中的兩個母親都努力地要保住自己的骨肉。一個好不容易保住了，另一個卻失去了。那位失去孩子的母親並沒有怨天尤人，失去「心跳」的孩子在她的

心中仍然活著，在她的母愛中生存著。生命往往能在這種雖死猶生的狀態中繼續存在下去。生命是否須要有真實的個體才算存在呢？夭折的小孩沒有心跳，但卻永遠在母親的心中留下「心跳」。

文類與非文類(反文類)的對話

傳統的小說總是具備人物、故事情節、如何起承轉合……而在微型小說的世界裏，在小說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了自成一格的表現方式。微型小說的篇幅雖短，但文字間想像、思考的空間卻更廣闊。〈再來一次〉用了重覆敘述的手法，描寫人生往往因為極微的差異和選擇，而走上截然不同的生命道路。對比是微型小說常用的表現手法，而且在短幅中就能做出極強烈的對比效果，增強了文本的張力。〈淘汰〉中，何祥勝（長勝）和何家勝是兩個有極大差異的人，前者百戰百勝，後者百戰百輸，一個人生得意，一個屢被淘汰。無論成功也好，失敗也罷，誰又能敵過時間和死亡的召喚呢？無論是雄才偉略的秦始皇，還是田邊窮農人，也只是「一朝身死萬骨灰」。象徵在微型小說中是普遍運用的手法：〈再來一次〉中「何金發」的名字，

讓讀者一看就猜到是一個重金錢，想發達的人。〈張教授之死〉中戴智德的名字正如他在文中的形象一樣，大智大德，呼之欲出，還有不少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於篇幅所限，作者往往要在微小之處下工夫。在〈史〉這個單篇中，作者用一、二、三、五、十、百；1、2、3；I、II 來作為人物的代碼。這些數字符號充斥在短小的篇幅中，乍看還以為作者在和讀者開玩笑，其實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篇名是〈史〉，何謂歷史！？是記錄人類活動的軌跡，透過「現在」的眼睛去觀察過去，瞭解過去。但人的出生就注定要一步步趨向死亡，無論你活了百歲還是短命，無論你是善終還是橫死，相對於整個的歷史大洪流，一個人的一生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即使留下了後代，後代也只是一步步的邁向死亡，步向人類的滅亡。這種化繁為簡，無情節、無對話、甚至無人氣的、代碼似的語言結構正是隱喻出人生步向死亡的跨度。這種精簡，可謂精緻的語言結構，比累以千萬字的史詩式敘述來得更言有盡而意無窮。

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對話

小說集中，作者對死亡、生命關懷和探討的那份情感，

隱藏在字裏行間，你抓不到、嗅不到、看不見，但卻深深地感受到那股張力在慢慢的擴散，為之震懾。讀者會不由自主地跟隨著作者遨遊於小說的世界中，從作者的死亡敘述，產生一波波的戰慄；從作者的愛，引發讀者的愛；從作者表面的冷漠，發掘出背後的愛。雖然「作者已死，文本再現」的論調大行其道，但人們也相信好的作品，背後總有個出色的作者。因為作者個人魅力，而令讀者對作者所欲展現的思想產生鏗而不捨的追尋。又或者因為作者實在隱藏得太高明了，你以為早就擺脫了糾纏，其實正慢慢受到作者的感染而不自知呢。

文本和讀者的對話

文本和讀者兩個主體的抗爭和融合，只有生命力強的作品才能辦到。好的文本有它獨立存在的韌力，不會淪為文學評論者用來附和自己論點的補充材料，免除被人宰割的命運。當然，在閱讀的當中，讀者可以從文本中建構自己的理解空間。在這本小說集中，有的看到了滿佈的陰霾和死亡氣息，甚至產生無名的恐懼；有的看到了是文本中所洋溢的淡淡的愛，為之動容。這就是文本的魅力。《金瓶梅》

有的人只看了荒淫的性愛，有的人卻體會到對人性，對社會的悲憫之心，這正是文本的力量。好的作品讀者每次閱讀都可以隨意建構出不同的領會，透過不同的讀者，不同時間的閱讀，甚至只要有人讀，文本的生命就能得到無限的延續甚至得到再生。〈狂人日記〉至今仍受讀者歡迎，除了和作者是魯迅有關之外，小說本身的可讀性，才能使其不斷的再現在不同的讀者面前。

讀者自己和內心的對話

閱讀是一個檢視自己的好方法。每當看到一個文學作品，心中難免因為作品的文字魅力而產生波瀾，而這種波瀾甚至能發展出二元對立的思想。當你閱讀時，就有兩把聲音在你的肉體裏、腦海中穿梭爭鬥。有時只是意見不同的掙扎，有時卻是真與善、美與惡的靈性爭戰。在這本小說集裏，我也扎扎实实地和自己打了一場硬仗。〈剝皮〉中一對小販父女的影子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中。做小販的父親以私賣野雀為生，他將野雀生著剝皮宰殺，雙手染滿鮮血，很殘暴。如果我在場的話，一定會像小說中的那個姑娘一樣指責他的野蠻，為那些被宰殺的無辜小生命抱不平。

但是，一個雞尾包卻完全扭轉了我的想法。父親的殘暴，為的只是給女兒提供溫飽，但他始終沒有給女兒吃上一口，因為麵包和那微薄的錢全給「陀地」搶走了。加上警察、小販管理隊的壓迫……到底是誰在剝皮？我難道不也是在剝他的皮嗎！？我花了十個小時才把這不過中篇小說份量的小說集看完，閱讀當中往往為某一個單篇而長駐不前。我在當中不斷地自我反思，思考我的人生觀，我的信仰，怎樣才能說服自己由深沈的人性醜惡中，看到生命的盼望……

最後或者最前……

凡是對人生有所思考的，捧起這本小說集，一定會有所得著，對生命有更深層的反省。對我來說這本小說集彷彿除了是一本小說集外，還是一份很好的靈修閱本。因為我看到神的大愛……

愛是無可比的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4-7)

愛，就是那聯結了人與人，人與萬物，人與神的神聖約定，沒有它，為愛所駕馭的心靈就永遠不會安寧，永遠不會歇息。

讓我們敞開心扉，以生命感動生命，甚至以死亡感動生命！

死神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要這時候？」一個被汽車撞倒的年輕男子，躺在馬路上，臨終前問死神。

「不為什麼，因為我是死神。」死神微笑地對他說完之後，躊躇滿志地轉身離開。

突然，一度強光將死神撞倒在馬路上。

死神躺在馬路上，臨終前問上帝：「為什麼是我？為什麼要這時候？」

「不為什麼，因為我是上帝。」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又不是死了爸爸

八歲的小珍聽見有人敲門，於是就去開門。

她開了門，看見四叔站在門外，拿著一口破了一角的碗。

四叔將碗遞到小珍面前對她說：「小珍，我很辛苦，給我一些糖吧。」

小珍很想給四叔一些糖，但她記得母親吩咐過什麼東西都不要給四叔，於是她對四叔說：「你等我一等，我去問問媽媽。」小珍說完後就跑去菜田裏找媽媽。

小珍來到媽媽身邊，問媽媽：「媽媽，四叔來問我可不可以給他一些糖，我給他一些糖，好嗎？」

「當然不好啦，這些『道友』，千萬不要幫他們。」

「他說他很辛苦。」

「這些『道友』，活該受苦，早一點死了還好。」

小珍很無奈地回家，很無奈地對四叔說不能給他糖，

四叔很無奈地離開了。

幾個月後，四叔死了，他的家人在他的家裏守夜。

守夜那一夜，小珍的媽媽帶同小珍去守夜。

小珍進入四叔家時，看見四叔躺在廳中的床上，四嬸和堂姊玉蓮在四叔身邊哭個不停。

小珍想陪伴玉蓮，於是走到玉蓮身邊跪下來。小珍拍拍玉蓮的背，叫她不要傷心，但玉蓮依然不停地哭，小珍看見她哭得那麼傷心，自己也滴下幾點淚。

小珍跪了一會兒，覺得雙腳有點麻痺的感覺，於是就由跪在地上改爲坐在地上。

到了晚上十一時左右，平日九時就睡覺的小珍非常渴睡，慢慢就睡著了。

突然，小珍覺得身體被人搖動，睜眼一看，原來是媽媽搖醒她，小珍問媽媽說：「媽媽，爲什麼弄醒我？」

「不准睡。」

「爲什麼不准我睡？我很倦啊。」

「不准睡就是不准睡。」

小珍勉強睜開眼睛。過了幾分鐘，小珍又睡著了。

過了十多分鐘，小珍覺得自己被人猛力搖動，當她打

開眼簾時，小珍媽媽不快地對她說：「我叫你不要睡，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說話？」

「媽媽，我很想睡。」

「不准睡。」

「爲什麼不准我睡？」

「我們要守夜，守夜是要守到天明的。」

「爲什麼要守夜？」

「不守夜的話，會得罪死人，他的鬼魂就會來找麻煩，知道嗎？」

「知道。」

「不要睡，知道嗎？」

「知道。」

小珍的媽媽離開小珍身邊，走到冥鏹盆邊燒冥鏹。

小珍發覺玉蓮已經不再哭，她問玉蓮：「你倦不倦，要不要睡覺？」

玉蓮搖頭。

小珍很想睡，她用手指撐開自己的眼皮，但過了一會兒，手指很累，慢慢她又睡著了。

「啪」的一聲，小珍感到自己被人大力地打了一下大

腿，覺得很痛，她睜開眼睛，看見媽媽一臉怒容。

小珍很疲倦，又感到很委屈，於是就哭了起來。

「不准哭，又不是死了爸爸，再哭就打你一頓。」小珍的媽媽對小珍說。

小珍的哭聲漸細。

玉蓮的哭聲漸大。

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

再來一次

電話鈴聲響起。

余牧師接到幾年沒有聯絡過的舊同學何金發的電話之後，就離開教會。

余牧師來到何金發的出入口公司，那公司有千餘呎。余牧師由何金發的秘書帶領來到何金發的房間。

余牧師第一眼看見何金發，就發覺他消瘦了，而且滿面愁容，於是問他：「金發，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德信，我很難受，我剛才接到了一單二百萬的生意，但我一點開心也沒有，反而更難受。」

「爲什麼？」

「賺到錢，沒有命享，又有什麼意思？」

「爲什麼這樣說？」

「醫生說我的癌已經擴散，只有三個月命。」

余牧師點頭。

「德信，我才四十三歲，我真的不想死。」

「我明白。」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

「德信，最近我常想，如果讓我再活一次，我一定不會像從前那樣，營營役役地生活，我會用多一些時間陪伴兒女玩耍，我會每個星期請爸爸媽媽喝茶，我會做義工，甚至會研究哲學，可惜，」何金發說到這裏，喉頭哽咽，說不出話來。

「金發，讓我們一起祈禱吧，求上帝賜你平安和醫治你的病。」

*** *** ***

余牧師和何金發一起祈禱一星期後，何金發的部份腫瘤消失了，醫生也不能解釋爲什麼會這樣，唯有說是奇蹟。

何金發知道自己病情好轉，十分開心，他打電話將這件事告訴余牧師，余牧師邀請何金發星期天到他的教會崇拜，何金發答應了。

星期天早上，何金發接到大利洋行董事長的電話，說有一單二千萬的生意要跟他談，於是何金發去了談生意而沒有去崇拜。

生意談得很順利，單是那一單生意，何金發就賺了四百多萬，於是何金發更勤力工作，每天做十六七個小時。

由於何金發工作很忙，所以余牧師幾次邀請他到教會，他全都拒絕了。

*** *** ***

電話鈴聲響起。

余牧師接到多年沒有聯絡的何金發的電話之後，就離開教會。

余牧師來到何金發的出入口公司，那公司有三層，每層有萬餘呎。余牧師由何金發的接待員帶領來到何金發的秘書那裏，再由何金發的秘書帶領來到何金發的房間。

余牧師看見何金發滿面愁容，身體十分消瘦，於是他問：「金發，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醫生說我又得了癌病，而且癌腫瘤已擴散，大概只有三個月命。」

余牧師點頭。

「德信，我才五十七歲，我真的不想死。」

「我明白。」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

「德信，不知上帝會否給我再多活一次，我一定不會再那樣營營役役地生活。我會每個星期返教會，我會每天祈禱，我會捐錢做善事。」

余牧師和何金發一起祈禱之後，余牧師說：「金發，這個星期天，帶同世伯、伯母、阿嫂和你的兒女一起來教會吧。」

「我只能一個人來。」

「爲什麼？」

「爸媽已經去世了，翠荷已經跟我離了婚，並且帶同兒女移民去了美國了。」

*** *** ***

星期六那天，何金發的病情突然惡化，何金發住進醫院。星期天早上，何金發的病情急轉直下，余牧師主領崇拜之後，立刻趕到醫院。

何金發見到余牧師，就掉下淚來。

余牧師坐在何金發身旁。

何金發拚盡力，但聲音很微弱，余牧師要將耳朵貼近何金發的嘴才勉強聽到何金發說：「德信，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不會再那樣營營役——」何金發說到這裏，

氣就斷了。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日

小產

夜校的下課鐘聲響起了。

綺雯問寶誼：「你上兩個星期爲什麼請假？」

「我作小產。」

「不要緊的，我上年也試過小產。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多吃些補品，例如雞、燕窩等，如果沒有時間煮，就買些冰糖燕窩、蟲草雞精來吃，還要多睡一點，最緊要就是」寶誼未待綺雯說完就說：「我能夠保住B B，我真開心。」

「啊。」綺雯應了一聲，就沉默下來。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日

舊同學聚餐會上，秀霞問怡歡：「你最近怎樣？」

「上兩個月的十號，那天是星期六，我心血來潮，自己驗一驗孕，發覺自己有了BB，我將有了BB的事告訴我先生，我們都很快樂。我們一起為BB想了十來個名字，又籌算一下滿月宴吃些什麼，請什麼人。」

「星期六晚上，我去洗手間時，發覺下體流血，我大叫了一聲，丈夫立刻來敲門問發生什麼事。他立刻送了我到XX醫院的急症室，等了大半個小時才有醫生來看我，他對我們說我有可能是小產，要轉送我們至某某醫院。」

「等了大半個小時，我和先生一起乘救護車到某某醫院，我們等了很久才有醫生來，醫生說我要住院。」

「入院之後，等了幾小時，大概是深夜三時左右，才有婦科醫生來看我，她用超聲波替我檢查後對我說BB很細小，只有三四個星期大，有小產跡象，她說：『醫生和媽

媽都沒有什麼可做，唯有靠BB自己。』

「我將醫生的話告訴我先生，我先生沉默了一會兒，後來，他彎下腰對著我的腹部說：『BB，你要努力，要努力呀！』」

「第二天早上，醫生叫我出院，於是我先生帶我去看私家婦科醫生，那個醫生也說要靠BB自己，只給了我一些維他命丸。」

「星期三那天，我又出血了，於是我先生立刻帶我去看那個私家婦科醫生，醫生說她沒有什麼可以做。」

「之後，整整一個星期都沒有再出血，星期四早上，我先生和我去看那個婦科醫生，醫生用超聲波替我檢查後對我和我先生說：『BB已經有心跳，百份之九十會生存下來。』我和先生聽到她這句話都很開心。」

「離開了醫務所，乘計程車回家時，我先生又彎下腰對著我的腹部說：『BB，你真棒』我流下淚來。」

「聽到你剛才說的話，我很感動，我上個月也發現自己有了BB，我和先生都很快樂，因為我們等了幾年也沒有BB，我們已經想好了如果女的就叫麗群，男的就叫志堅，我也籌算彌月宴怎樣辦，我還開始替他織毛衣，過了

三天，我下體出血，去看醫生，醫生說我可能會小產，我臥床休息，希望保住B B，但星期五那天，我洗澡時，那個胎『流』了出來，其實，我的情況跟你好相似，所不同的，只是你的B B有心跳，而我的沒有。」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一日

噩夢

星期一那天，周三妹的兒子建業對她說：「媽，星期天我想我們和爸爸慶祝九十歲生日。」

周三妹沉默。

「媽，那個女人已經死了十幾年啦。」

周三妹沉默。

「媽，如果你不反對，我想去找爸爸，跟他說星期天替他擺壽宴，好嗎？」

「他這十幾年來也沒有主動找過我呀。」

「媽，算啦，我明天找爸爸好不好？」

周三妹搖頭。

「媽，你考慮一下，好嗎？」

這幾天，周三妹都很矛盾，很不安，晚上也睡不著。

星期四那天傍晚，周三妹還在猶疑好不好和她的丈夫慶祝生日，但由於太疲倦的緣故，坐在沙發上睡著了。

突然，電話鈴聲響起。周三妹在半睡半醒中拿起電話：
「喂。」

「喂，呀媽，」建業說到這裏就停住。

「什麼事？」

「呀媽，呀爸，呀爸去了。」

「你瞞著我去找他，你，你真不孝。」

「媽，呀爸去了。」

「他去了哪裏？是不是又去找女人？」

「媽，呀爸死了，我來到的時候，見他伏在地上，電視機還開著的。」

星期五凌晨，建業回到家裏，發現周三妹坐在廳中的沙發上，建業問周三妹：「媽，爲什麼不到床上休息一下。」

「建業，我剛才造了一個噩夢，夢見你打電話來說你爸爸死了，我很害怕呀。」

「媽，你不是做夢，是真的。」

「沒理由，他沒理由會死的。」

建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媽，你還是好好休息吧，要好好保重身體。」他說完就扶周三妹到床上。

建業回到廳中，坐在沙發上發獃。

周三妹躺在床上，她想：「他直到死也不來找我，真是豈有此理。」她覺得很憤怒，她想：「這種人真死得好。」她流下淚來，她不知道爲什麼會流下淚來，她覺得自己是不會爲這種人傷心的。想著想著，她突然想：「如果我早點叫建業去找他，他是否不會死，是否我害死了他？如果我叫建業早點找他，他一定不會死的，是我害死了他。不，不是我害死了他，是他應有此報，不，是我，是我害死了他……」

建業看見媽媽從房中走出來，便問：「媽，爲什麼不睡覺？」

「我很害怕，我害怕你爸爸的鬼魂來找我。」

「媽，不要胡思亂想了，我陪你吧。」建業說完就扶周三妹回睡房。

周三妹躺在床上，但沒有閉上眼睛，建業看見了便問：

「媽，你爲什麼不閉上眼睛睡覺？」

「我害怕夢見他。」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

靜

「你這兒真靜。」表姊愛楚對表妹倚蓮說。

「不但靜，而且太靜。白天重誼上班，剩我一個人在家時，就覺得冷清。」倚蓮說。

「生個孩子會令家裏熱鬧一點。」

「我也想生個孩子。可是嘗試了六年也生不到一男半女。真羨慕你，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那麼好福氣。」

愛楚不停地想怎樣才能令倚蓮那裏多點聲音和生氣，但想了很多天也想不到，直至有一天，愛楚經過一個賣雀鳥的店舖，才猛然想到可以送一對鳥兒給倚蓮，鳥兒有生氣，鳥聲又悅耳，而且打理雀鳥可以消磨時間，甚至可以當鳥兒是兒女般地愛，將母愛投放在鳥兒身上。於是她買了一對彩鳳送給倚蓮。

「倚蓮，爲什麼不見了那對彩鳳？是否飛走了？」愛楚問。

「不是。」

「病死了。」

「不是。」

「那爲什麼不見了？」

「被我打死了。」

愛楚聽到倚蓮說打死了那對彩鳳，心裏十分憤怒，心想：我那麼辛苦才想到送對彩鳳給你，給你代替孩子，添些生氣，你竟然那麼殘忍，打死牠們，活該你沒有孩子生。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倚蓮說：「上個月我到醫生處驗孕，醫生說我有了B B六個星期，但一個星期後，我流產了，醫生說我流產是因爲感染了從鳥兒而來的病毒。」

單位內一片寂靜。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

病

周思孝患了急性肺炎住進醫院已經三天了。

周思孝的母親在他兩歲那年去世。周思孝有兩位兄長，他爸爸父兼母職，教養他們三兄弟。

前兩年，周思孝的父親周庭祖退休了，在家裏全時間照顧他們三兄弟。

周思孝住進醫院，周庭祖每天都兩次拿湯和飯菜給周思孝。

這一天，周庭祖上午並沒有來探周思孝，周思孝覺得有點奇怪，不過他想：也許爸爸要煲些老火湯給我喝吧。然而，上午探病的時間也快過去了，還未見爸爸的蹤影，周思孝開始有點擔心，於是想下床打電話給父親，但他一坐起來就發覺渾身無力，並且頭暈。

正當周思孝勉力要下床之際，他的長兄周思慈來到。

「大哥，阿爸沒有什麼事吧，他今天沒有來。」

「阿孝，」周思慈掉下淚來，再說不下去。

「大哥，發生了什麼事，不是阿爸出了事吧！」

周思慈深呼吸一下，然後說：「阿孝，阿爸今天早上來探你的時候，在途中發生了交通意外。」

「他現在怎麼樣？」

「他，他去世了。」

兩兄弟一起哭了一會兒，探病時間完結了，周思慈對周思孝說：「阿孝，阿爸的後事，我和思親會辦的了，你放心，好好休息。」

周思慈離開之後，周思孝躺在床上，眼淚滴個不停，他記起前年答應爸爸帶他去歐洲旅行，但一直都沒有帶他去。他知道父親很希望家中有人可以大學畢業，但他兄弟三人都只是中學畢業，最後他準備報讀遙距大學的課程，但還未填好申請表。

周思孝覺得整個人都好像虛脫了，他覺得很無力、很疲倦，卻睡不著，往日的片段不停在他腦中浮動，他發熱，爸爸替他敷冰袋，旅行前夕，爸爸總弄他最愛吃的午餐肉三文治給他吃……。

第二天，周思孝對醫生說要出院，醫生說他的病情仍

然相當重，不適宜出院。晚上周思親來探周思孝，對他說：「阿爸的後事都辦得差不多，星期六守夜，星期天出殯，你放心好了。」

周思親離開後，周思孝在床上輾轉反側，他越想就越覺得自己不孝，越想就越覺得自己對不起父親，不單平日沒有為爸爸做些什麼事，連他死了，也一點事情都沒有為他做過。

周思孝整晚都睡不著，早上見到醫生時問醫生：「我們兄弟會在星期六為爸爸守夜，星期天他就出殯，我要出院去參加他的喪禮。」

「除非未來兩天你的病情有非常大的改善，不然的話，你還是留在醫院為佳。」

周思孝聽到醫生的話之後，就努力要自己睡，務求身體盡快康復。

到了星期五，周思孝的病情已有好轉，但醫生仍然認為他不適宜出院。周思孝的兩位兄長也要他留在醫院裏，他們認為身體要緊，在這種情況下，不參加喪禮，爸爸是不會怪他的。

周思孝終於都沒有出席他爸爸的喪禮。

一連三個晚上，他都睜大眼睛望著天花下淚，淚從他臉上流到枕上。

醫生發現他的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差。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

佈道會

教會辦公室的電話鈴聲響起，教會的執事何禮強拿起電話：「喂。」

「喂，可否請馬牧師聽電話？」謝孝儀問。

「馬牧師剛剛外出，你是誰？找他有什麼事？可否告訴我？」

「我是孝儀。」

「啊，原來是孝儀，我是何執事，找牧師有什麼事？」

「何執事，我的父親昨天過去了，我想找牧師替我父親主持基督教儀式的喪禮。」

「你父親好像還未信主，是嗎？」

「是。」

「未信主又怎能替他舉行基督教儀式的喪禮。」

「我是信徒，又是家中的獨女，我想父親的喪禮用基督教儀式。」

「我們教會自創會至今，從不會替非信徒舉行基督教儀式的喪禮，我想，教會在這方面幫不到你。」

*** *** ***

第二天，教會辦公室的電話鈴聲響起，馬牧師拿起電話：「喂。」

「喂。」

「孝儀呀。」

「是。」

「找我是否有事？」

「何執事有否跟你說過我的事？」

「沒有啊，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父親前天過去了，我想找你替父親主持基督教儀式的喪禮，我真是很想父親的喪禮能夠用基督教儀式舉行，但何執事說教會不會替未信主的人舉行基督教儀式的喪禮，牧師啊，我不知再可以為父親做什麼事，我很想他的喪禮用基督教儀式。」

*** *** ***

馬牧師在X X殯儀館，替謝孝儀的父親主持基督教儀式的喪禮之後的第二天，教會辦公室的電話鈴聲響起，馬

牧師拿起電話：「喂。」

「馬牧師，我是何執事。」

「何執事，你好。」

「你是否替孝儀的爸爸舉行基督教儀式的喪禮？你知不知道我們教會一直以來都不會替未信主的人舉行基督教儀式的喪禮？」

「知道。」

「那你爲什麼又去主持孝儀爸爸的喪禮。」

「我去舉行一個給孝儀父親未信主的親人的佈道會。」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順服

十二月三十一日，教會舉辦愛筵和感恩會。

席中，甲會友站在台上說：「三月的時候，我太太作小產，感謝主，我和我太太心裏都感到很平安，後來，感謝主，B B在十月出世。」

甲會友分享完畢之後，乙會友站在台上說：「十月的時候，我太太作小產，感謝主，我和我太太心裏都感到很平安，後來，我太太在十一月流產，感謝主，靠著祂的恩典，我們都很平靜，也很感謝很多弟兄姊妹對我們的關心。」

一個第一次來教會的男子聽完之後，搖搖頭地對帶他來教會的年老會友說：「你們真可笑，B B順利出生感謝上帝，B B流產也感謝上帝，這是什麼話，無論B B順利出生或流產都感謝上帝？」

「順服的話。」年老的會友答。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死不瞑目

剛做了兩個月醫院義工的林德仁，走到 201 號房，探訪一個患末期肺癌的年輕病人唐志偉。林德仁跟唐志偉談了一會兒，唐志偉對林德仁說：「我實在死不瞑目，我的女兒只有四歲。」

林德仁探訪完唐志偉之後，就到 202 號房探訪另一個患末期肺癌的年老病人何子孝，他們談了一會兒，何子孝告訴林德仁：「我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都已經結婚生子，我一共有五個男孫，三個女孫。」

「那就安樂了。」

「安樂？就是他們令我死不瞑目。」

「子女都長大了，爲什麼還這樣說？」

「我這麼辛苦才把他們撫養成人，他們卻不來探病，我怎死得瞑目！」

林德仁探訪完之後，就回到老人院。

林德仁坐上床上，拿著太太的遺照，心裏向太太傾訴：
倩美，我們無兒無女，如果我死了，誰人來拜祭你呢。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奶奶怎會變成有害的昆蟲？

昨天早上，剛滿五歲的承祖拿起拖鞋，一下打在地上走過的蟑螂身上。

承祖的爸爸念孝看見說：「承祖真棒，打蟑螂的技術越來越好，既打死了牠，又不會打到蟑螂的內臟也流出來。」

自從承祖學會拿東西，念孝就教他打蟑螂的技巧。

去年，承祖曾經問過念孝為什麼要將蟑螂打死，念孝回答說：「因為牠是有害的昆蟲。」自從那一次之後，承祖每次在家中看見蟑螂，都立刻將牠打死。有時候，在街上看見蟑螂，也會一腳將牠踩死。

昨天中午，念孝接到電話，他的妹妹告訴他：「媽媽剛剛被一輛貨車撞倒，現在在醫院急救。」

念孝趕到醫院時，他的媽媽已經去世了。

念孝流下淚來，他對著已經死去的媽媽說：「媽，為什麼你那麼快就去？媽，我已經盡快趕來，你原諒我啊。」

念孝問妹妹媽媽有什麼遺言，妹妹對他說：「她被貨車撞倒後，一直沒有清醒過。」

念孝回到家裏之後，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睡覺。

今天早上，承祖吃早餐時，看見一隻蟑螂從窗外飛了進來，伏在牆角。承祖看見，立刻拿起拖鞋，準備走到牆角將蟑螂打死。念孝見狀，立刻喝住承祖：「不准打。」

「為什麼不打，牠是有害的昆蟲。」

「牠不是有害的昆蟲，牠也許是你奶奶的魂魄變的，你奶奶要來看我們。」

「奶奶怎會變成有害的昆蟲？」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遺產

錢澤庭的父親去世了。錢澤庭打電話給他做殯儀服務的朋友：「世昌，我的爸爸剛去世，我想找你幫助。」

「澤庭，節哀順變吧，有什麼我可以幫得上忙的呢？」

「我想找你幫忙做喪葬事宜。」

「好。」

「不知全套服務要多少錢呢？」

「豐儉隨意的。有些經濟的，只需三四萬，有些二三十萬，有些甚至超過四五十萬的。」

「那就要三萬那一種吧。」

錢澤庭掛上電話後，心裏盤算：爸爸大概有八千萬遺產，他也許會給媽媽三五百萬，那我至少也有七千五百萬。拿到遺產後，我至少要換一個三千呎的單位，現在那個七百呎的單位，實在不舒適。我還要換輛勞斯萊斯，也許買一艘遊艇出海，小娟常說我比不上她的前度男朋友，常說

她的前度男朋友有遊艇而我沒有……

錢澤庭辦好父親身後事之後，就帶母親到黃律師的辦公室。

黃律師拿出錢澤庭父親的遺囑，說：「錢心高先生的遺產，經點算過，合計有一億四千七百六十二萬。」

錢澤庭聽見之後，心想：真估不到，原來爸爸有那麼多錢，比我預計的還多了六千多萬，真好。

黃律師對錢澤庭和他母親說：「兩位，我現在宣讀錢心高先生的遺囑：在我的遺產中，分二千萬給我的太太，又以澤庭付我殮葬費的一百倍分給他，其餘的，成立基金，作慈善用途。」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喪服

靈堂外擺放著紙鶴、紙屋、紙橋、紙車和紙飛機。

時已深夜，死者黃石的親戚朋友都已經回家，剩下他的家人守夜。

黃石的大兒子黃子泉、黃子泉的太太葉美絲、黃石的二兒子黃子河、黃石的女兒黃麗雲都穿麻帶孝，在靈堂的入口處打牌。

葉美絲打出一隻四萬後說：「子海是老爺的兒子，不穿麻帶孝，實在有點不妥。」

「實在太不孝了。」黃子泉說。

「說什麼基督徒不穿麻帶孝，都不知他的教教他什麼，連爸爸死也不准穿麻帶孝。」黃子河說。

「也不知親戚朋友在背後怎樣說。」黃麗雲說。

他們打了八圈牌之後，黃子泉說：「時間也差不多了，叫媽媽和我們一起燒那些紙屋紙車吧。」

他們看看靈堂四周，發覺不見了母親，於是入內堂找，看見穿著黑色基督教喪服的黃子海，伴著母親，坐在黃石屍體旁邊。

「媽媽，為什麼走進來？我們要去燒紙屋紙車了。」黃子泉說。

「外面靈堂比較冷，媽媽覺得有點冷，而且，我們想多陪阿爸一會兒。」黃子海說。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步

志威吃了兩口西餅，覺得有點口乾。

他放下西餅在飯桌上，然後到廚房弄了一杯熱咖啡。

當志威從廚房出來的時候，他看見一隻蟑螂在吃他的西餅，志威立刻將咖啡放回廚房，然後奔跑出來。

蟑螂看見志威在廚房奔跑出來，心知不妙，於是立刻拚命逃跑。

志威追著蟑螂，眼看牠快要逃到衣櫃下的縫隙去，於是盡力跨出大步，一腳踩下去，差幾吋才踩中蟑螂，志威再跨出另一步時，蟑螂已逃到縫隙中去。志威說：「真不夠運，差一步才踩死牠。」

縫隙中的蟑螂說：「真夠運，差一步就被他踩死。」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日

睡覺

李伯伯不想到街尾那間餐廳吃晚飯，儘管他覺得那間餐廳的東西是全區餐館中最好吃的。他不願在街上走，他不想見到人，他更不想坐在那餐廳中，回憶起與老伴一起在那裏吃東西的情況。從前，每個星期，他們總有一兩次到那餐廳吃東西。

李伯伯匆匆走到他樓下那一間從前他很少光顧的快餐店，用不足十分鐘的時間將那碟豬扒飯倒進口內，然後立刻回家。

回到家裏，扭開電視，看了幾分鐘，覺得那節目很悶，他轉了幾次台，都覺得節目很悶，他關掉電視，然後開收音機，電台正在播放情歌，他聽了幾句，覺得更失落，於是關掉了收音機。

他走進書房，拿出一本武俠小說，但看了幾分鐘也只看到書頁上的字，故事卻看不進腦裏去。從前他一看就看

一個晚上，有時甚至看到天亮，他太太常常深夜醒來，制止他再看下去。

李伯伯合上小說，走到客廳，客廳的地上，散落了一些什物，從前，李伯伯因為怕什物會絆到老伴，總會將地上的什物收拾好，但現在卻視若無睹。

李伯伯頹然坐在沙發上，他覺得整間房子都很冷清，他感到很寂寞，他覺得心內好像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無底洞。

李伯伯覺得很難受。

李伯伯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突然想到太太從前常說睡著了就不會不開心，於是他走進睡房。

他看見太太的枕頭，心裏更難過，他躺在床上，覺得很空虛。

李伯伯想起上星期太太臨終時對他說很對不起他，未能替他生下一男半女。

李伯伯想起這幾個月來，每天晚上從醫院回來，都覺得很疲倦，但心裏仍然記掛著在醫院的太太，有時候記掛到整夜都睡不著，他自言自語說：「從前真幸福啊，可以有所牽掛。」

想著想著，李伯伯突然記起躺在床上就是為了睡覺，

要睡覺就是要令自己不再難受，於是他叫自己不再思想，要睡覺。然而，雖然他前兩天整夜失眠，已經很疲累，但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了兩個多小時，也睡不著，於是他起床拿了兩粒安眠藥吃。不久，他就睡著了。

第二天起床，他覺得精神好了很多，不再那麼疲累，但他仍覺得很空虛、很寂寞、很難受，於是他想：睡著真好，不若我再睡。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日

思念

李先生從神學院畢業之後，就到上水基督教 x x 堂當傳道人。

李先生年青，有活力，負責教會的青年工作。

在職青年團契，有一位姊妹，名叫周念慈，她父親在上星期去世，前天下葬。

今天，李先生去探訪周念慈。

李先生到周念慈家，發覺廳中有一個半身櫃，櫃上放著一張很大的相片，相片放在一個鋁框相架內，相中人就是周念慈的父親。

李先生有點不快，他對周念慈說：「念慈，你知道嗎？我們的宗教是不容許拜偶像的，人死了，就什麼知覺也沒有，你知道嗎？」

「知道。」周念慈說。

「我想，你還是收起你爸爸那張大相好一點。」

周念慈將父親的相放進櫃內。

李先生跟周念慈談了一會兒就告辭，臨別的時候，對周念慈說：「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不要太難過，好好保重身體，我會為你祈禱的。」

李先生離開之後，周念慈將父親的相片放回櫃上，她對著相片說：「爸爸，我不會再讓李先生來探訪。」

李先生探訪完周念慈之後，就去探訪住在周念慈附近的趙牧師。

趙牧師在李先生唸神學時教他「教牧輔導」那一科，趙牧師沒有子女，三年前太太去世，兩年前退休。

李先生今天是第一次去探訪趙牧師，他按趙牧師的門鈴，趙牧師開門給他。

趙牧師請李先生坐下，自己到廚房拿汽水。

李先生看見趙牧師廳中的半身櫃上，放著一張很大的相片，相片放在一個木框相架內。相中人是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相片的前面，放了一個紫色的花瓶，花瓶中插著一枝百合花。

趙牧師拿了兩罐汽水出來，遞了一罐給李先生。李先生接過汽水之後問：「趙牧師，櫃上那相中人是否師母？」

「是。她生前很愛弄些家常小菜，她煮得很好吃，她又很愛插花，最喜歡的，就是百合花了。」

「所以，你就在她的相片前插百合花？」

「對。」

「可是她已經去世了，她看不見那些花的。」

「對呀。」

「那你爲什麼還在她相片前插著百合花？」

「當你真正地深愛過，你就會明白。」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七日

掃墓

蔡孝賢在床上輾轉反側。他很擔心。他很擔心掃墓時碰見非基督徒的親戚朋友，也很擔心遇到認識的基督徒。他擔心如果他不替母親燒冥鏹，要母親自己燒的話，被非基督徒的親戚朋友看見會說他不孝，甚至說他做了基督徒就不孝了。他又害怕如果替母親燒冥鏹時，被一些認識他的基督徒看見，會說他違反教會教導。

蔡孝賢加入教會差不多一年了，他知道教會教導他們不要向祖先上香和燒冥鏹，然而，他每天都將三支香插在父親神位前的香爐中。他上香給父親是因爲他不能勸服母親不上香給父親，而又不想腰骨和膝蓋都有毛病的母親踏上小板凳上上香。他曾經將父親神位內的相片放到矮櫃上，那樣，母親不用踏上小板凳就能上香，但母親堅持先人的神位要放得高一點。

蔡孝賢因爲怕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上香給祖先，所

以從不邀請弟兄姊妹到他的家裏來。牧師和師母曾兩次提出要去探訪他，都被他婉拒了。

明天是清明節，蔡孝賢要跟母親一起去掃墓。

天亮了，蔡孝賢起床，發覺母親比他起得更早。

乘巴士往墳場的途中，下起雨來。蔡孝賢很想雨一直下個不停，那樣，他就可以跟母親說因為下雨不能燒冥鏹。

下車的時候，天空還下著雨，蔡孝賢很高興地撐起雨傘，遮著他和他的母親。

他們走了幾步，天漸漸光亮，蔡孝賢的心卻漸漸沉下去。

當他們走到蔡孝賢父親的墓前，天空已經放晴，蔡孝賢的母親叫蔡孝賢點香和燒冥鏹。

蔡孝賢一邊燒冥鏹，一邊擔心他那些非基督徒的叔伯來到會嘲笑他：「基督徒也可以燒冥鏹的嗎？」他又擔心如果被教會的弟兄姊妹或一些認識的基督徒看見他燒冥鏹，會認為他犯了大罪。

過了不久，蔡孝賢的伯父來到，他看見蔡孝賢燒冥鏹，就對蔡孝賢的母親說：「二嫂，孝賢真孝順，肯幫助你燒冥鏹，我那兩個兒子，我多次叫他們來，他們都不肯來。」

過了十來分鐘，冥鏹也差不多全部燒完，就在這時候，蔡孝賢看見了一個教會的弟兄林耀明走到他父親墳前三行的一個墓碑前停下，蔡孝賢的心跳得很快，林耀明偶然抬頭，看見了蔡孝賢，就說：「孝賢，真巧，原來你也是來這裏掃墓。」

「是。」蔡孝賢說。

「耀明，快點拿些冥鏹出來燒吧。」耀明的母親對耀明說。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八日

鼓盆而歌之一

鼓盆歌

第一則

「莊子的太太，替莊子生下孩子，並且與莊子養大了孩子，後來莊子的太太死了，惠子前去弔喪，發覺莊子鼓盆而歌。惠子覺得莊子不但不哭，反而唱歌，實在有點過份。莊子解釋說他太太剛死時，他也有難過，但後來察悟到她未生之前，本無形氣，後又變成死了，與四季運行一樣。他覺得太太安睡在土地上而自己大哭，是不通的，所以停止了哭。（以上故事見《莊子·至樂》）」

第二則

「韋瀚章無兒無女，與太太協定如果雙方任何一個去世，就火葬，將骨灰撒在山上，後來，韋瀚章的太太死，他將太太火葬，但捨不得將她的骨灰撒在山上，於是將她的骨灰葬在山邊，並在旁邊種了一株槐樹。不久，他寫了一套聯篇歌詞《鼓盆歌》。《鼓盆歌》共分三首歌詞，第一首是在太太死後不久，他拿著太太遺照，看著看著，就流

下淚來，並寫下了〈鷓鴣天（遺照）〉。

一·〈鷓鴣天（遺照）〉

撒手無言去不還

空留一我在人間

哀愁喜樂憑誰說

冷煖飢寒祇自憐

思宛轉

淚闌干

幾回看罷又重看

曾知畫裡無尋處

猶欲含酸覓舊歡

有一夜，韋瀚章夢見太太回來探望他，家中一切依舊，他們默然相對，默然流淚。韋瀚章夢醒後，眼角仍有淚水，他寫下了〈紀夢〉。

二·〈紀夢〉

一樣的深沉院宇

一樣的寂寞粧臺

一樣的她

依稀猶在

一樣的我

祇如今新添了一段悲哀

一樣的含愁無語

一樣的熱淚盈腮

一樣的相看哽咽

一樣的欲訴情懷

一樣的怨恨人天永隔

一樣的痛惜舊歡難再

怎須與一夢

醒得恁快

一樣的深沉院宇

一樣的寂寞粧臺

一樣的她

如今安在

一樣的我

空賦著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

太太死了一年，韋瀚章去拜祭太太，發覺那株黃槐已經長高了不少，他在黃槐旁徘徊良久，寫下了〈虞美人（週

年祭）〉

三·〈虞美人（週年祭）〉

槐花吐蕊青枝小

渾覺經年了

黃泉碧落兩茫茫

空待清明過後望重陽

天堂似否人間苦

有恨憑誰訴

亂雲斜雨又黃昏

且向荒山一問未招魂」

沒有太太子女的何老伯看到這裏，就蓋上那本《鼓盆歌百則》。他摘下老花眼鏡，合上疲倦的眼睛，心想：他們真幸福啊。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

薑醋

葉老太早上七時半就已經從自己在觀塘的家來到大埔，她走到大埔墟市場，買了十斤頂級的薑，然後就去兒子志達的家。

志達是葉老太的獨子，與太太善思和四歲的兒子耀文住在大埔墟一座七層高的唐樓，志達住在頂樓。

葉老太挽著十斤重的薑，走到三樓的時候，已經覺得很疲累，她放下薑，在三樓的梯間休息了一會兒，然後，她拿著薑再次拾級而上，到了七樓，她氣喘得非常厲害。

葉老太開門，走進屋內，發覺屋內無人，她看看鐘，心想：八時多了，他們都上班和上學去了。

葉老太坐在沙發上休息了一會兒，就到廚房去刮薑，她拿起小刀，一下一下地將薑的皮刮去。

十二時半，葉老太覺得有點餓了，於是弄了一個即食麵吃，她一邊吃，一邊搥自己的腰。吃完即食麵後，她又

繼續刮薑。

下午三時半左右，她終於將十斤薑的皮都完全刮去。葉老太伸伸腰，她覺得有點暈眩。

葉老太並沒有理會自己有點暈眩，她拿起菜刀拍打那些薑，然後將薑煮熟。

葉老太煮熟了薑之後，就去買醋。

葉老太走在街上，她不知道哪裏有醋賣，剛巧，她遇到一個孕婦，於是她問那孕婦：「太太，請問你知不知道哪裏可以買到醋？」

「X X超級市場也許有醋賣。」

葉老太走進X X超級市場，問超級市場的經理有沒有添丁用的醋賣，那個經理說沒有。

葉老太問超級市場隔壁的家庭用品店的女售貨員：「小姐，請問你知不知道哪裏有添丁醋賣？」

「我怎會知道。」

葉老太再問一個在街上走過的婆婆，那婆婆也說不知道哪裏有添丁醋賣。葉老太想了一想，就決定去市場問賣薑那個小販，她相信那個小販一定知道哪裏有添丁醋賣。

賣薑的小販說：「懷仁街那裏有添丁醋賣。」

「哪裏是懷仁街？」

「在這裏向前走，轉左，過了馬路，再直走，過了交通燈，再走三個街口就到了。」

葉老太記不清楚小販的指示，但又不好意思再問，於是就走出市場。她一邊走一邊向路人問路。

葉老太走到懷仁街時，已是下午五時了，葉老太買了十斤添丁醋，就回去兒子的家。

葉老太經過一天的辛勞，覺得很疲累，她每上一層樓梯，都要歇一歇。

個半月後，善思誕下了一個女兒。

B B女滿月那天清晨，善思拿著薑醋到她的母親墓前，她坐在墓前，將一碗薑醋放在墓前的石台上。善思對著墓前母親的遺照說：「媽媽，我生了一個B B女，叫詩詩。奶奶對我很好，煮了薑醋給我吃，可是酸了一點。你在耀文出世時，煮給我吃的薑醋，是比較甜的。」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

吃飯

五歲的翠玉，在廚房捧著一碗飯向飯廳走去的時候，一粒飯從碗邊掉到地上，但翠玉並沒有察覺。

不久，有一隻黑色的螞蟻經過地上那粒飯的旁邊，牠立刻將那粒飯搬走。

螞蟻因為「抬」著那粒飯，所以走動得非常緩慢，並且時而偏左，時而偏右，不能成一直線地走。

好不容易，螞蟻大約向前走了兩呎，前面是一個電冰箱，螞蟻「抬」著那粒飯爬上電冰箱，爬不到半呎，螞蟻失足，跌在地上。螞蟻立刻再次「抬」著那粒飯爬上電冰箱。電冰箱的表面很滑，螞蟻向上爬得非常慢，那粒飯太重，有時候，牠被那粒飯墜得向左或右傾斜下去，有時甚至要繞一個圈子，才能回復向上爬。

螞蟻爬了很久，決定爬到電冰箱的頂部，電冰箱的頂部有一條向外凸出的邊，螞蟻要背向地面地搬動那粒飯，

搬不了幾步，那粒飯掉在地上。螞蟻立刻向下爬，爬了不久，就到了地上，牠立刻跑向那粒飯，正當牠跑到那粒飯旁邊，準備「抬」起那粒飯時，走進廚房添飯的翠玉，一腳將那隻黑色的螞蟻和那粒飯踩扁了，但翠玉並沒有察覺。

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

信與不信

深安的叔婆今年八十三歲，無兒無女，她與丈夫靠政府的援助金生活，上個月，她的丈夫在睡覺中去世。

深安和他的太太淑慧買了些水果和餅乾去探訪她。

「叔婆，最近身體好嗎？」深安問他的叔婆。

「都是些老毛病而已，不過，」深安的叔婆欲言又止。

「不過什麼？」深安問。

「不過心裏有些不安樂。」叔婆說。

「爲什麼不安樂？」深安問。

「阿祥死時，一句說話也沒有交帶，我真是很想找個問米婆叫阿祥上來，問問他有沒有什麼交帶。可是，我又沒有錢給問米婆。」叔婆說。

「要多少錢？」深安問。

「要一千元。」叔婆說。

深安聽到之後，就從錢包中拿出一千元給他的叔婆。

回家的時候，淑慧問深安：「你不是不信有鬼魂的嗎？」

「是，我不信。」

「那你爲什麼還要給錢叔婆去找問米婆？」

「因爲她信。」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宗教大全》

子仁將書桌上的錢箱內的錢倒在書桌上，他數一數，一共有五千二百元，他將五千元放進錢包，準備下班後去買那套他心儀已久的《宗教大全》。子仁將書桌上那二百元放回錢箱，然後就到廳中吃早餐。

電話鈴聲響了，子仁的菲傭麗莎去接電話，麗莎用菲律賓語跟電話另一端的人通話，子仁和他的太太詠詩都不知道麗莎說什麼。

麗莎跟對方大概談了幾分鐘，就掛上電話，然後，坐在沙發上飲泣。子仁問她：「麗莎，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丈夫昨夜突然心臟病發，死了，我又沒有錢回去，又沒有錢辦喪事。」麗莎說完，就大哭起來。

子仁遞給麗莎一片紙巾，對她說：「麗莎，保重身體，不要太難過，你還有很多事要辦的。我放你兩星期假，你回去替你丈夫辦喪事吧。」子仁說完之後，就從錢包拿出

五千元遞給麗莎說：「這裏有五千元，是送給你的，你拿去買飛機票和辦喪事吧！」

麗莎拿過五千元之後，連續說了三聲謝謝。

詠詩滿面不悅，向子仁使了一個眼色，叫他進睡房。

子仁和詠詩進入睡房後，詠詩關上睡房門，然後問子仁：「你知不知道她欺騙了我們？她在申請表上填未婚，她剛來那天，我們問她的婚姻情況時，她仍說未婚，原來她已經有丈夫了。如果不是她丈夫出了事，她還不知要騙我們多久。」

「她這樣做，也許是害怕被僱主知道她已婚，會不聘請她。」

「如果我早知道她結了婚，我就不會聘請她。你看，現在多麻煩。還未做滿兩個月，就要放假。」詠詩頓了一頓說：「你剛才對她說，放她兩星期假，那誰人來照顧BB？」

「我回去向上頭請兩個星期大假吧！」

「你不是想考升職試前才放大假，用那些時間來溫習嗎？」

「本來是的，但現在麗莎的丈夫死了，實在需要回去菲律賓啊。」

「當初就是因為我倆都要外出工作，沒有人照顧BB，我才去請菲傭的，想不到用不到兩個月，又要我們大費周章，早知如此，我就不請菲傭了。」

子仁沒有答腔。

過了一會兒，詠詩問子仁：「你那五千元，不是準備用來買那套《宗教大全》嗎？」

「是。」

「你不是很想買那套《宗教大全》嗎？你不是說過想看看不同的宗教有什麼共通點嗎？」

「是。」

「你知不知道請了傭人之後，我們每月只能儲蓄一千元左右？你知不知道你送了五千元給麗莎，我們要儲蓄多久，才能買到那套書？」

「知道，但我不用再買那套書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需要那套書。」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答案了。」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

火葬

三婆沒有結婚，在香港只有一個親人，就是她的姨甥志輝。

那天，志輝到三婆居住的木屋去探三婆。

「姨媽，最近身體好嗎？」志輝問三婆。

「八十多歲人，只是有些腳痛，都算不錯了。」

「有沒有看醫生？」

「老毛病，不用看。」三婆一邊說，一邊開水龍頭，將水放進大水煲中。

「讓我來幫你。」志輝將盛滿水的大水煲，拿到灶上。

「天氣冷，我準備早點洗澡。」三婆一邊說，一邊替火水爐點火。

「上次來，我給了你二千元，叫你買個電熱水爐，那就不用拿那個大水煲燒水，那個大水煲盛滿了水是很重的，你拿來拿去很辛苦的呀，萬一扭傷了就不好了。」

「你那些錢，我在上個月已經拿去鄉下買了一塊墳地了。」

「爲什麼要買墳地？」

「人總會死的，而且我八十多歲了，死，我不怕，最怕是死了要火葬。」

「爲什麼怕火葬？」

「我見過一次火葬，當火燒那條屍時，那條屍好像在顫抖，實在太恐怖了。」

志輝離開後，三婆將一個水桶放在廁所裏，然後盛了半桶水。

三婆走到廚房拿起大水煲，然後走到廁所，將熱水倒進水桶裏。

正當三婆洗澡的時候，一陣大風吹過，將三婆撿回來，放在廚房，準備洗澡完畢之後，拿到廢紙收集舖的報紙吹起。報紙落在火水爐上，很快就燒著了。

燒著了的報紙，燒著了放在殘破的木櫃旁的殘破洗碗布和抹廚房用的布。燒著的布燒著了木櫃。

今天，志輝將燒焦了的三婆安葬在她買下的墳地裏。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重要

那個女人一看就嚇了一跳，立刻轉身走開。

那個男人遠遠看見我，就繞道而行。

一整天了，所有人都遠遠地避開我。

咦，有一個人竟然走近我，終於有人走近我了，其實，人人都應該親近我嘛，人人都要愛我的同類，人我們為寶貝。

不對，他的眼神不對，他滿眼流露出厭惡的眼神，他竟開了一條強力水喉，向我射過來。

不好了，不好了，我要掉進街旁的坑渠了。

你竟將我射進這骯髒的坑渠，你是否瘋了！我們對你多麼重要，你知不知道？那輛小巴將小欣撞倒，我從小欣體內流了出來，小欣就死了。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日

往

小敏問母親：「媽媽，你們唱什麼歌？」

小敏的母親將食指放在嘴前，示意小敏不要作聲。

過了一會兒，小敏又問母親：「媽媽，你究竟和馬太、張太一起唱什麼歌？」

小敏的母親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不是在唱歌，我們是在唸經。」

「為什麼要唸經？」

「幫助朱老太死後去極樂世界。」

「媽媽，極樂世界是什麼？」

「是一處很美麗的地方，人在那裏活得很快樂的。」

「媽媽，極樂世界乘什麼車去的？」

「不用乘車去的。」

「那怎樣去？」

「我怎曉得？」

「那極樂世界在哪裏？」

「我怎曉得？」

小敏指著躺在病床上的朱老太問母親：「朱老太曉得嗎？」

「未死的人誰會曉得！你不要再問了，媽媽要唸經。」

過了十多分鐘，小敏對母親說：「媽媽，我想回家。」

「媽媽要唸經，不能帶你回家。」

「那我自己回家。」

「你曉得怎樣回家嗎？」

「不曉得。」

「不曉得又怎能回家。」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信

「樂行：

天堂雖然美麗，但你沒有我陪伴，你一定過得很悶，很寂寞了。

樂行，你一定是常常想起我們在翠芳家裏第一次相遇的情境。你一定是常常回味我們在海灘漫步的情況。

婚後，我們一起奮鬥，生活雖然窮、雖然辛苦，但我們生活得很快樂。不到五年，我們已開了第一間士多，又誕下小芬。我們真幸福啊。

樂行，我們在尖沙咀那間超級市場開幕的場面真盛大啊，我們一起剪綵，親友都又羨慕又妒忌我們。

可是，幾年後，親友都可憐我，因你竟然寧願分一半家產給我，也要與我離婚去跟我的堂妹一起。

樂行，天堂中的人雖然不會流淚，但你一定感到很痛苦，因為你傷害了與你同甘共苦大半生的人。你一定感到

很內疚、很內疚。

樂行，你不用內疚，不用難過，我相信你已經與她分開了，我知道你多麼想再與我一起生活，只是我沒有給你機會。

樂行，其實我已經原諒了你。 祝
你在天堂永遠快樂。

愛你的淑賢上
二月十四日」

三月二日，淑賢看完樂行叫護士交給她的信，伏在剛去世不久，而她一直不肯來探他病的樂行身上，哭個不停。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

無餘

凌晨五時，四海小廚的水族箱內只有水，沒有魚。

凌晨六時，運輸工人將五條石斑倒進水族箱內。

午飯的時候，有一個客人，經過水族箱，看見有一條石斑在水族箱中游來游去，游得很有活力，於是對一個伙計說：「這條石斑很生猛，替我蒸了這一條吧。」於是，那個伙計就撈起了那條石斑去蒸。

另一條石斑看見同伴游來游去就被殺，於是扮死，躺在水族箱底，希望逃過厄運。

有客人要蒸一條石斑，伙計走到水族箱旁，發覺有一條石斑躺在水族箱底，他怕魚死了賣不出去，於是立刻撈了這條石斑去蒸。

另一條魚看見一條同伴因游來游去而被殺，另一條因扮死而被殺，牠苦煞思量，終於決定詐病。牠由下午二時開始詐病，一直到傍晚六時，都沒有人要殺牠，牠覺得自

己選對了方法。

晚上八時，有一位客人點了清蒸石斑，伙計走到水族箱旁，看看那條詐病的石斑，在水族箱中動也不動，他生怕牠不能捱到明天，於是將牠撈去蒸。

另一條石斑看見游來游去的同伴要被殺，扮死的要被殺，詐病的也要被殺，於是牠決意要努力跳出水族箱，希望可以逃到別的地方去，但牠跳來跳去也跳不出去。

有客人要清蒸石斑，伙計走到水族箱，發覺那條石斑想跳出來，他生怕牠跳了出來也沒有人發覺，於是撈了牠去蒸。

最後一條石斑看見同伴逃走不了就被殺，於是拚命跳出水族箱，希望逃到別處，避過厄運。牠終於跳出水族箱，在沒有人發覺下死去了。

凌晨五時，四海小廚的水族箱內只有水，沒有魚。

凌晨六時，運輸工人將七條石斑倒進水族箱內。

午飯的時候，有一個客人，經過水族箱，看見有一條石斑在水族箱中游來游去，游得很有活力，於是對一個伙計說：「這條石斑很生猛，替我蒸了這一條吧。」於是，那個伙計就撈起了那條石斑去蒸。

另一條石斑看見同伴游來游去就被殺，於是扮死，躺在水族箱底，希望逃過厄運。

有客人要蒸一條石斑，伙計走到水族箱旁，發覺有一條石斑躺在水族箱底，他怕魚死了賣不出去，於是立刻撈了這條石斑去蒸。

另一條魚看見一條同伴因游來游去而被殺，另一條因扮死而被殺，牠苦煞思量，終於決定詐病。牠由下午二時開始詐病，一直到傍晚六時，都沒有人要殺牠，牠覺得自己選對了方法。

晚上八時，有一位客人點了清蒸石斑，伙計走到水族箱旁，看看那條詐病的石斑，在水族箱中動也不動，他生怕牠不能捱到明天，於是將牠撈了去蒸。

另一條石斑看見游來游去的同伴要被殺，扮死的要被殺，詐病的也要被殺，於是牠決意要努力跳出水族箱，希望可以逃到別的地方去，但牠跳來跳去也跳不出去。

有客人要清蒸石斑，伙計走到水族箱，發覺那條石斑想跳出來，他生怕牠跳了出來也沒有人發覺，於是撈了牠去蒸。

另一條石斑看見同伴逃走不了就被殺，於是拚命跳出水

族箱，希望逃到別處，避過厄運。牠終於跳出水族箱，在沒有人發覺下死去了。

水族箱內，剩下的兩條石斑都在水族箱中游來游去，其中一條問另一條：「你也是很害怕，所以不停游來游去嗎？」

另一條回答說：「不是，我只想在我還可以游來游去時游來游去。」

凌晨五時，四海小廚的水族箱內只有水，沒有魚。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日

鼓盆而歌之二 莊先生的妻子死了

《莊子·至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離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 *** ***

莊先生的太太死了，他的好朋友衛先生走到靈堂後面，準備瞻仰莊太太遺容，怎知看見莊先生在那裏唱歌。

衛先生問莊先生：「老莊，你是否學了你的祖先莊周，看透了生命，因而在唱歌。」

「不是。起初的時候，我也不知多麼傷心。我那三個子女沒有人照顧，家庭沒有人打理，我病了時沒有人服侍我，寂寞時沒有人陪伴我，我一邊想一邊哭，越哭越傷心。後來，突然有一個念頭在腦海中出現，就是我可以再娶一個太太，一個比我那死去的太太更年輕、更美麗、更能幹、更服從我、更景仰我的太太，她不單能夠幫我照顧子女、打理家庭、我病時服侍我、我寂寞時陪伴我，甚至可以陪我出席各種宴會，替我打理公司，助我擴充業務，我想著想著就唱起歌來了。」

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

服侍

玉珍婆婆與顧庭公公無兒無女，玉珍婆婆很喜歡做家務，很喜歡服侍顧庭公公。顧庭公公不喜歡做家務，很喜歡玉珍婆婆服侍他。

玉珍婆婆每天七時起床，梳洗完畢就到街口買報紙和到市場買菜，然後回到家裏弄早餐給顧庭公公和她自己吃，之後，她打掃廳和房。中午，她就弄午餐。

玉珍婆婆和顧庭公公吃完午餐後，玉珍婆婆就會洗碗碟，之後，她就會洗衣服和床單。

下午四時左右，玉珍婆婆會弄三文治和煮咖啡。玉珍婆婆不愛吃三文治和喝咖啡，但顧庭公公卻很喜歡吃三文治和喝咖啡。

清洗過盛載三文治和咖啡的碗碟之後，玉珍婆婆就開始清潔廚房，清潔完廚房之後，她就開始弄晚餐。

吃過晚餐後，玉珍婆婆清洗碗碟和爐具，清洗完畢之後，

就會替顧庭公公按摩一會兒。

玉珍婆婆打從顧庭公公退休之後，十多年來每天都是如此作息，直到那天，玉珍婆婆中風，下半身癱瘓為止。

自從玉珍婆婆下半身癱瘓之後，顧庭公公就每天七時起床，梳洗完就到市場買菜，他因為很忙碌，沒有時間看報紙，所以就沒有買報紙。

顧庭公公買菜回家之後，就弄早餐給玉珍婆婆和他自己吃，之後，他打掃廳和房。中午，就弄午餐。

顧庭公公和玉珍婆婆吃完午餐後，顧庭公公就會洗碗碟，之後，他就會洗衣服和床單。

下午四時左右，顧庭公公幫助玉珍婆婆洗澡。顧庭公公幫助玉珍婆婆洗澡之後，就開始弄晚餐。

吃過晚餐後，顧庭公公清洗碗碟和爐具，清潔之後，就會替玉珍婆婆按摩一會兒。

玉珍婆婆因為不能服侍顧庭公公，反要顧庭公公服侍她，覺得很難受。她覺得顧庭公公因為要照顧她，所以很辛苦，她發覺顧庭公公消瘦了。她不想顧庭公公辛苦，她不想成為顧庭公公的包袱，玉珍婆婆中風後五個月，在一個秋天的早上，她趁著顧庭公公到市場買菜時，自殺死了。

顧庭公公依舊七時起床，梳洗完畢之後，就到街口買報紙，然後到市場買菜。回到家裏，顧庭公公會用布清潔那放了玉珍婆婆遺照的相架和玉珍婆婆的骨灰瓶，之後，他就上香給玉珍婆婆。

顧庭公公很少吃早餐了。他上完香給玉珍婆婆之後，就躺在沙發上呆望著玉珍婆婆的遺照，偶然，他也會站到窗前，望著街上的行人，一個一個消失在街角盡處。

弄好午餐，顧庭公公又用布清潔那放了玉珍婆婆遺照的相架和玉珍婆婆的骨灰瓶，之後，他就上香給玉珍婆婆，上完香後，他就吃午餐。

吃過午餐後，顧庭公公將碗碟放進洗碗盆，然後就躺在沙發上望著玉珍婆婆的遺照。偶然，他會翻翻報紙，看看那些大標題。

下午四時左右，顧庭公公又用布清潔那放了玉珍婆婆遺照的相架和玉珍婆婆的骨灰瓶，之後，他就上香給玉珍婆婆。

弄好晚餐後，顧庭公公又用布清潔那放了玉珍婆婆遺照的相架和玉珍婆婆的骨灰瓶，之後，他就上香給玉珍婆婆，然後吃晚餐。

顧庭公公吃過晚餐後，就會清洗碗碟，清洗碗碟後，就會躺在沙發上呆望著玉珍婆婆的遺照，偶然，他會開電視。

顧庭公公每天都七時起床，他吃得越來越少，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

送

「媽媽曾經對我說過，如果她癱了，就會負累兒女，她說她寧願死，也不想癱，所以我認為不要送她去醫院。」淑蘭婆婆的大兒子在房門口對淑蘭婆婆的二兒子說。

「什麼負累不負累，為人子女的，當然要照顧父母，父親去世時，我們只是小孩子，沒有好好照顧過他，現在，就是要照顧母親十年、二十年，我也絕對沒有半句怨言的。」淑蘭婆婆的二兒子對淑蘭婆婆的大兒子說。

「就是母親真的癱了，要我照顧幾十年，我也願意，但我們要尊重她的意願。」

「螻蟻尚且偷生，多活一天總比少活一天好，我認為一定要送她進醫院。」

「多快樂一天當然比少快樂一天好，但是如果活著就要受苦，我寧願她壽命短一點，少受一天苦，而且媽媽已經九十一歲了。」

「很多人活過一百歲的，也許媽媽進了醫院，醫生可以完全治好她呢？」

「看她的樣子是中風，九十一歲的人中風，救活了也多半癱瘓，如果癱瘓了，不是活受罪嗎？要她活受罪，我良心怎過意得去，而且，送她去醫院要四個小時，山路這麼崎嶇，我怕她未去到醫院，就已經去了，所以我認為留她在家，讓她平靜地離去，也讓我們和三妹一起送她最後一程最爲上策。」

「什麼上策下策，俗語都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們做子女的，怎能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媽媽快要死而不去救！我不會這樣不孝的。」

「那你即是說我不孝。不尊重媽媽的意願，要媽媽受苦，才是不孝。」

「你們還吵什麼，媽媽斷氣了。」淑蘭婆婆的三女兒坐在淑蘭婆婆的床邊，對著站在房門口的兩位哥哥大嚷。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三日

遺物

「媽媽，爲什麼要丟掉姐姐的衣服？」唸中學一年級的小鈴問她的媽媽。

「她死了。」小鈴的媽媽將小鈴姐姐的衣服放進垃圾袋內。

「媽媽，可不可以留下一些不丟掉？」

「人也死了，還留下衣服做什麼？快些到她房中搬她的鞋出來。」

「媽媽，可不可以留下一兩套衣服，一兩對鞋給我當作紀念？姐姐對我很好的，又送衣服給我，又帶我去法國旅行。」小鈴一邊將她姐姐的鞋遞給她的媽媽，一邊說。

「不可以，快點拿她的帽和手袋出來。」

「爲什麼不可以，又不用佔很多地方？」小鈴將她姐姐的帽和手袋放到她的媽媽身邊後問。

「留下她的遺物是很危險的，她是因交通意外死的，

萬一她死得不甘心，不肯投胎，常常回來怎麼辦？」小鈴的媽媽頓一頓說：「將她的日常用品也拿來。待我一併將這些東西拿去念恩庵燒給她，希望她不要回來搞我們！」

小鈴將姑姐房內所有她能夠拿得動的東西都放在媽媽身旁，之後，她問：「媽媽，那姑姐房內的傢俬怎麼辦？是否也拿去燒？」

「我會請人搬去垃圾站的了。」

小鈴的媽媽將小鈴的姑姐的日常用品放進垃圾袋內的時候，發覺當中有一個首飾箱，她打開首飾箱，看見首飾箱內放著幾件首飾，就對小鈴說：「你看你這麼粗心大意，差點就將這條鑽石頸鏈和這隻鑽石戒子拿去丟掉了，你知不知道，單單這條頸鏈就值十多萬元了。」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

包袱

「美芳，有沒有什麼家務要我幫忙做的。」美芳的小學同學，現在住在美芳樓下的慧賢問。

「不用了，等智超熟睡一點，我會做的了。慧賢，真多謝你陪我去接智超回來。」

「老同學，老鄰居，還說這種話。有什麼需要幫忙，只管開口。」

「平日的事務，我一個人也應付得來的。但進出醫院，不知為什麼，我總想有人陪伴著我。」

「其實，為什麼智超會拚命扯那條線的？他不痛的嗎？」

「怎會不痛，不過不曉得他為什麼要拚命扯，醫生替他縫針，也要將他全身麻醉。其實，上次，他從滑梯跳下來，不慎被垃圾箱的角割傷了腳，只需局部麻醉的。」

「照顧一個弱智兼有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真不容易，

不然，你丈夫也許不會離開你。」

「我實在沒有精力又照顧智超，又關心到他。」

「你越來越瘦，越來越憔悴了。其實，有時候，你也要輕鬆一下，不然，你累跨了，就不能照顧智超。」

「我也知道，不過，要照顧智超實在很難抽出時間。」

「事在人為而已。」

大家沈默了一會，美芳去開電風扇。

「天氣越來越熱了。」美芳說。

「對呀，越來越熱了，你要小心看管智超，不要讓他裸著身子跑出走廊，左鄰右里越來越不滿了。」

「我會盡力看管他的了，爲了怕他跑出走廊，我總是鎖著鐵閘。」

智超熟睡了，美芳經不起慧賢的勸說，於是鎖好鐵閘，與美芳一起到理髮店理髮。

美芳與慧賢理髮完畢，回到所住的大廈，發現很多消防車停在大廈前面。

自從智超被燒死之後，這一個月來，美芳再沒有見慧賢了。

美芳唯一的親人，住在美國的姊姊常常打電話來勸美

芳要看開一點，說這一件事雖然是慘劇，但美芳終於可以放下這個包袱，重新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這一個月來，美芳常常失眠。睡不著的時候，她很多時會想起智超五歲那年，那個寒夜，智超發高燒，她打電話給剛與她離婚的前夫，叫他趕來一起送智超到急症室，但她的前夫不肯，於是她一個人抱著智超去急症室。

那夜，天氣冷，風很大，美芳用一張毛氈包著智超，抱在懷裏，彷彿抱著一個大包袱。

美芳抱著智超在冷風中一步步向前走，覺得智超越來越重。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六日

毀

謝牧師在快餐店遇到做裝飾工程判頭的中學同學何力傳。謝牧師坐到何力傳身邊，何力傳放下手中的報紙。

謝牧師看見何力傳剛剛看的，是股票版，於是問：「力傳，買了很多股票嗎？」

「不，剛剛想學人買買股票，其實，我並不是想炒股票，只不過最近做了幾單生意賺了十萬八萬，想買些股票保值而已。」

「力傳，耶穌曾經講過一個比喻，祂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自己心裏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裏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

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聖經（和合本）》路十二16下-21）

「老謝，每次遇到你總是要跟我講耶穌，你不厭的嗎？不若這一次替我想買那一隻股票既一定能夠保值，又可以升值的，好嗎？」

「力傳，積存那麼多世上的財物是沒有意義的，假如你今天晚上就去世了，積存那麼多財物又有什麼用？」

「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一定不會死，就是我死了，我還有一個兒子，他可以承繼我的財產。」

「你的兒子，好像已經讀小學了。」

「是啊，讀小學二年級了。」

「是時候多生一個，好給他作個伴呢！」

「照顧一個已經很花時間了，我那有那麼多時間去照顧多一個，況且，我的太太已經結紮了。」

半年後，謝牧師在街上碰見何力傳，謝牧師說：「力傳，最近好嘛，聽說這兩個月恆生指數不斷上升，你賺了不少，對嗎？」

「三個月前，我已經將所有股票放出了。」

「為什麼？」

「用來做我兒子的殮葬費。」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八日

遺囑

懷祖八歲那一年，母親去世，他父親沒有再娶，父兼母職，一手將懷祖帶大，懷祖是獨子，一直與父親同住。

懷祖九年前信了耶穌，七年前參加了一個靈修小組，這個小組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上課，學習靈修。

小組的導師訂定每年一月的聚會，為思考死亡日，他希望組員能夠早點思考死亡，那麼，當死亡來臨時，也就不致太過驚惶失措，而且希望組員透過思考死亡，對信仰有更深的認識，並珍惜在世的時光，運用在生的日子，做有意義的事……。

小組導師教導組員思考死亡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寫遺囑，遺囑上不單寫上財物的分配，還要寫上遺言。每年十二月上課時，組員就會將遺囑交給導師，導師將那些遺囑打好字，印在高映片上，然後投在布幕上，讓組員一起讀。

今天是思考死亡日，組員如同往年一樣，一起讀遺囑。

懷祖的遺囑很簡單：

「我的物業，銀行存款、股票全數交給我父何持先生。

各位靈修小組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件未了的心願，就是還未向父親傳福音，希望你們為我完成這個心願。」

靈修小組的組員，讀完這篇遺囑之後，大半數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出來，因為七年來懷祖都是這樣寫的，導師在五年前已經在發表感言的時間中，問懷祖：「如果你覺得向父親傳福音是那麼重要，為何不現在就去跟他講福音呢？」

「我的生意剛上軌道，工作很忙。」懷祖回答。

導師連續四年都那樣問，懷祖也是那樣回答。

四年前開始，已經有組員在讀完懷祖的遺囑之後忍不住笑，懷祖並不介意，也跟著一起笑。

今年，當大半數組員在笑的時候，懷祖並沒有笑。

坐在懷祖旁邊的志輝看見懷祖沒有跟大家一起笑，於是問：「你是否介意別人笑你的遺囑，如果是，我下次叫他們不要笑。」

「不用了。」懷祖說。

「我不會再這樣寫了。」

「為什麼？你介意他們笑？」

「不是。我的爸爸上星期去世了。」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八日

死後

醫院義工，二十餘歲的翠芳跟患了末期肝癌的五十餘歲的馬太說：「馬太，其實，人不需要怕死，人怎知死後不是過得比生前更好，更快樂呢？」

「人死後真的會比生前過得更好，更快樂嗎？」馬太回應。

「真的，好像《莊子》說從前有個女子，晉王剛迎娶她時，她非常傷心，哭得衣衫都濕了，後來到了晉王那裏，住得好、食得好，反而後悔當初為什麼要哭。《莊子》說人怎知死了的人，不後悔當初求生呢？」（《莊子·齊物論》）

馬太聽完翠芳講《莊子》的說話之後，歎了一口氣，頓了一頓說：「小妹妹，我二十多歲時，父母要我嫁給一個年紀比我大二十多歲，回鄉娶老婆的華僑商人，初時，我每天晚上都哭，後來，嫁到美國去，那裏什麼都比我家鄉先進，我的丈夫有十多間大餐館，他很疼我、遷就我、呵

護我，我要什麼，他都買給我，他要我吃最好的、穿最好的，我簡直覺得自己像灰姑娘嫁給了王子，覺得自己很幸福，也笑自己當初哭得死去活來。」

「那你對《莊子》的看法，一定體會得更真切了。」

「可惜好景不常，三年後，情況不同了，他搭上了另外一個女人，常常夜歸，後來更幾個月都不回家一次。過了大概十年，他生意失敗，所有餐館都倒閉，他破產了。自從他破產之後，我就愛上喝酒，後來更成為酒鬼。就是喝得太多酒，我才會有這個病，才會死。」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

再活一次

醫院義工何志生探訪換腎不久的謝延年。

「覺得怎樣？」何志生問謝延年。

「膀肱有些痛，但很快樂。」

何志生點頭。

「一個星期前，我快要死了。現在，可以隨便喝水，可以吃多一點肉，又睡得好，手術後，一天比一天有力，我好像換了一個新的身體，好像再活一次似的。」謝延年說。

「對呀，那種感覺真好，人生頓然充滿希望，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

「對呀，我這幾天就計劃出院以後做什麼，我要做多一點事情，追回從前失去的時間。」

何志生點頭。大家沈默了一會兒。

謝延年問何志生：「你好像很熟悉我們腎病病人的感

覺，是否你受訓時學的，還是其他病友對你講呢？」

「我受訓時學過，其他病友也對我說出他們的感覺，不過最重要的，就是我是個過來人。」

「什麼，你也換過腎？」

「對。」

「什麼時候換的？」

「九年前。」

「換了腎之後，你是否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

「對呀，我陪父母去美加、又與哥哥和弟弟去了西藏，學會了操作電腦，又在醫院做義工。」

「唔，真好。聽見了也令人開心。」

何志生微笑。

「你現在的身體情況怎樣？」謝延年問。

「我的腎已經衰退了一年。」

大家沈默了一會兒，謝延年問：「會否上大陸換腎或叫親人捐腎給你？」

「我已經換過一次了，應該將機會讓給那些沒有換過的人。」

（第一種小結）

*** *** ***

「我已經換了兩次腎，一個是爸爸的，一個是媽媽的，但我哥哥和弟弟都不肯捐給我，我沒有錢去大陸換腎，要排期輪候，以我的年紀，要等很久，恐怕我等不到了。」

（第二種小結）

*** *** ***

「我已經換了三次腎，一個是爸爸的，一個是媽媽的，一個是哥哥的，現在弟弟也要捐他的腎給我，不過，我不知道我的身體是否還能支持多一次手術？」

（第三種小結）

*** *** ***

謝延年來到何志生的墓前，說：「志生，每次覆診我都很惶恐，但不想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我的腎功能已經衰退，我年紀已經很大，又沒有親人，又沒有錢，志生，我很害怕。」

（結局）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成長

第一年甲出生。

第十年甲上學。

第二十年 甲娶妻。

第三十年 甲有一子一女。

第四十年 甲事業有初步成果。

第五十年 甲事業有成。

第六十年 甲常病。

第七十年 甲死。土葬。靈魂上了天堂。肉身腐化，滋養了一顆果樹種子。種子發芽，長葉。

第八十年 那顆被甲的肉身滋養的種子，長成了大樹，結出很多果子，其中一個果子，被乙的母親拿來擠出果汁給半歲大的乙喝。

第九十年 乙學女紅。

第一百年 乙出嫁。

第一百一十年 乙有一個兒子。

第一百二十年 乙努力教養兒子。

第一百三十年 乙照顧孫子。

第一百四十年 乙急病死。火葬。靈魂上了天堂。

骨灰撒在溪裏。溪水將骨灰帶到田邊。骨灰滋養了田邊的瓜籽，瓜籽長出瓜苗，後來，瓜苗長大了，結出很多瓜來，其中一個瓜被丙的母親拿來煮熟，給九個月大的丙吃。

第一百五十年 丙上學。

第一百六十年 丙病死。天葬。靈魂上了天堂。肉身被鳥吃，其中一隻吃了丙肉身的鳥被一個獵人射了下來，煮湯給快要產子的妻子喝。

一個月後，那個獵人的妻子產下丁。

第一百七十年 丁無心向學。

第一百八十年 丁娶妻。

第一百九十年 丁在船上死。海葬。靈魂上了天堂。

肉身被五條魚吃了。那五條魚中，有一條被戊的母親買了回家，煮熟了，給十個月大的戊吃。另一條被某子吃了。其餘三條給別的

魚吃了，吃了其餘三條魚的魚有些有下一代，牠們的下一代有些被貓吃了，吃了那些魚的貓有些產下下一代。

第二百年 戊上學。某子產下兒子某丑。

……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史

一生下長子二和次子三，活了一百年，病死。

二生下長子二1、次子二2、三子二3，活了九十年，病死。

三生長女三1、兒子三2，活了一百一十年，病死。

二1生下長子二1 I、次子二1 II，活了五十年，意外死。

二2沒有子女，活了八十年，病死。

二3活了五年，病死。

三1生了長女三1 I、兒子三1 II，活了四十年，自殺死。

三2生了一個兒子三2 I，活了一百年，病死。

……死。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不倒翁

傳說：

很久以前，泰山頂住了一個老翁。離老翁所住的茅屋不遠處，有一塊好像人般高的怪石，這塊怪石是圓錐形的，底部像半個圓球。

老翁聽別人說只要令怪石倒下不再站起來，人類就可以長生。

老翁天天都嘗試推倒那塊怪石。很多時，老翁都能夠將那怪石推倒在地上，但每一次倒在地上，那怪石都再次站起來，有時候，老翁不小心，被站起來的怪石撞到，倒在地上，但每次倒在地上，他都再站起來。

十多年後，有一次，老翁被倒下後再站起來的怪石撞得很傷，倒在地上，不能再起來。

老翁躺在他的棺木中。

老翁的兒子搬到泰山頂住，每天都去推那怪石，那怪

石每次倒下，都會再站起來，而每次不小心被怪石撞倒在地上，老翁的兒子都再站起來。

三十多年後，有一次，老翁的兒子被倒下後再站起來的怪石撞得很傷，倒在地上，不能再起來。

老翁的兒子躺在他的棺木中。

老翁的孫子搬到泰山頂住，每天都去推那怪石，那怪石每次倒下，都會再站起來，而每次不小心被怪石撞倒在地上，老翁的孫子都再站起來。

有一夜，上帝下凡，變成了一個青年人，拿著一把利斧，將怪石劈成兩半，怪石再站不起來。

第二天清早，老翁的孫子走到怪石旁，看見怪石分開了兩半，倒在地上，有一半的平面上刻著一個死字，另一半的平面上刻著一個神字。

*** *** ***

(後記)

報載：

五十多年前，泰山頂住了一個老翁，四處採集，希望採到一種令人長生的草藥。

老翁天天都嘗試吃採集回來的草，有時候，會中毒，

每次中毒老翁都能醫好自己，直至十多年後，有一天中了劇毒，幾分鐘後死亡。

老翁的兒子是個中醫，自從老翁死後，就搬到泰山頂住。他四出採集，希望採到一種能夠徹底治好各類癌症的草藥。

老翁的兒子天天都嘗試吃採集回來的草，有時候，會中毒，每次中毒，老翁的兒子都能醫好自己，直至三十多年後，有一次中了劇毒，幾分鐘後死亡。

老翁的孫子是個西醫，自從老翁的兒子死後，就搬到泰山頂住。他患了末期肝癌，每天都與癌病搏鬥。

在彌留之際，老翁的孫子看見一度光，那光很光亮，卻不刺眼，而且給人很溫暖的感覺……。

老翁的孫子醒過來，發覺渾身舒暢。他到醫院檢查，發現再沒有癌細胞。自此之後，老翁的孫子四出對人說：「人類可以永生。」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另一種生存

在大學的研究生宿舍裏，唸哲學的莊哲思對唸生物的洪活仁說：「我的祖先，莊周，真厲害，智慧真高。」

「我比他還厲害。」

「真的嗎？」

「當然，他是死的，我是生的。」

「真的嗎？一百年後，也許再沒有人認識你，沒有人肯花時間、精神去認識你，但一千年後，我肯定仍有很多人認識他，很多人願意付出大量時間、精神去認識他。」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日

沉

八十二歲的何老伯，覺得自己很悶悶不樂。

沒有結婚的何老伯，一個人住在一幢十分殘舊，五層高的唐樓頂層的一個單位裏。

倚窗外望，何老伯看見很多枯葉，被強風吹落地上，何老伯問自己：「爲什麼我不可以快樂點？」

天色越來越暗，下起雨來。

雨越下越大，何老伯看見雨水將枯葉沖走，何老伯問自己：「爲什麼我不可以快樂點？」

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翻開今天收到的校友通訊，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的他，看見一個一九四七年畢業，兩個一九五零年畢業的校友的死訊，心中好像放上了一塊很大很沉重的大石。

翻開電話簿，想打個電話找人傾訴一下，但發覺相熟的人都已去世，不大相熟的，他又不想找他們談心，於是，

合上電話簿，一顆心好像沉在漆黑死寂的深淵中。

拖著沉重的腳步，何老伯走到飯廳，將醫治糖尿病、心絞痛、血壓高、關節炎的藥丸，一顆一顆吞進肚裏。

放下水杯，何老伯問自己：「爲什麼我不可以快樂一點？」

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夢

今天是星期天，也是天后誕，黎顧民帶同太太和兩個女兒拜完天后之後，就獨個兒去X X餐廳。

黎顧民走進X X餐廳，看見張志發已經到了，於是坐到他身邊來。

「宏基還未到嗎？」黎顧民問張志發。

「當牧師星期天最忙，而且，還差十分鐘才是三時正。」

三時正，余宏基走進X X餐廳。

余宏基坐下之後，張志發就說：「你們還記得曉月嗎？」

「當然記得啦，想當年，我們三個人都追求她，但她卻喜歡耀庭。」黎顧民說。

「曉月怎樣？」余宏基問張志發。

「曉月上星期去世了。」張志發回答。

「是病死還是意外死？」黎顧民問張志發。

「是自殺死的。」張志發說。

「爲什麼自殺？」黎顧民問張志發。

「耀庭拋棄了她。」張志發答。

「你怎知道這件事的？」黎顧民問張志發。

「是他的爸爸通知我的。」張志發答。

「你跟她爸爸很熟的嗎？」黎顧民問張志發。

「我是她爸爸擁有的三間公司的法律顧問。」張志發答。

「曉月的喪禮什麼時候舉行？」余宏基問張志發。

「下星期五晚上八時。你們會否出席？」張志發問余宏基和黎顧民。

「會。」余宏基答。

「我未肯定。」黎顧民說。

「你那晚有要事要做嗎？」張志發問黎顧民。

「不是，不過她是自殺死的，」黎顧民欲言又止。

「自殺死又怎樣？」張志發問黎顧民。

「也許很猛的。」黎顧民說。

「什麼很猛，你怕她會找你下去陪她嗎？」張志發說。

黎顧民沒有回答。

「顧民，不用怕的，一切掌握在上帝手裏。」

「想起預科那兩年，我們一起讀書，一起追求曉月的日子，實在令人懷念。」張志發說。

這一夜，黎顧民夢見曉月來找他談天，他拒絕了她，但她仍然不肯離開，黎顧民驚醒了。

黎顧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直到天明。

這一夜，余宏基夢見在火車上遇到曉月，大家談得很開心。突然，余宏基聽見他那半歲大的兒子的哭聲，於是醒了。

余宏基替兒子換過尿布，餵他喝了六安士奶之後，就哄兒子睡覺。

余宏基的兒子睡著了之後，余宏基就祈禱，求上帝安慰曉月的家人，然後，余宏基上床睡覺，直到天明。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一日

附錄（以下各篇原載於《一點道理》）

剝皮

一個長髮的姑娘，經過街角，看見一個三十歲的男子在擺地攤，他的旁邊坐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

姑娘看看小販前的竹籠，裡面困著四隻色彩斑斕的野雀，每隻都有手掌般大，籠子的旁邊，放著一張紙皮，紙皮上面寫著：「化痰補精，滋陰壯陽。」

姑娘對著籠子，呆望了一會兒，然後就到超級市場買了一隻急凍雞。

回到街角，發現小販和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蹲在竹籠旁邊，他們身邊放著兩隻光滑的野雀，那兩隻野雀除了嘴角有些血絲和頸上沾有一些帶有血漬的小毛之外，全身都沒有一點皮毛，牠們躺在籠邊，偶爾雙腳抽搐幾下。

小販又在剝第三隻鳥兒的皮，只見鳥兒腹上的皮已

被剝得淨盡，但雙翼仍不斷地拍動，拍得羽毛也折斷了，吱吱的慘叫聲，刺進姑娘的心坎。

姑娘急步離去。

小販剝好了三隻鳥兒的皮之後，就將鳥兒放在膠袋中，那五十來歲的男子，給小販一張百元紙幣，兩張十元紙幣。

男子離去之後，小孩子不停地嚷：「爸爸，我肚子餓，爸爸，我肚子餓。」

小販唯有叫小孩看守著籠子，一個人到麵包店買了一個雞尾包。

回到女兒身邊，他將麵包放在女兒手上，女兒看見麵包，就甜甜地笑了起來。

突然，一陣「走鬼」的喊聲，自街口傳來，跟著有幾個小販管理隊員自遠處跑來。

賣野雀的小販立刻一手抱起女兒，一手拿起籠子狂奔，也許跑得太快，震盪太大，小女孩拿不牢麵包，麵包就掉到地上，她不停地哭叫。

麵包，滾到地上，被拚命奔逃的小販和拚命追趕的小販管理隊員踏得碎爛如泥。

小販躲進小巷，另外的小販和小販管理隊員都遠去了。小販從小巷再回到街角去。

小販用那帶有血漬的手，抹乾小女孩的眼淚說：「爸爸再買一個麵包給你。」

小女孩聽見之後，又再度淺起笑渦。

小販買了兩個雞尾包，一個給女兒，一個給自己。

正當他們吃麵包的時候，一個「陀地」前來，小販就從袋裡拿出一百元給他，「陀地」滿意地離去，離開前還對小販說：「好生意呀！老闆。」

小販一邊吃，一邊望著野雀在籠子內團團轉，一邊走，一邊吱吱，吱吱地叫著。

正當他看得出神之際，一個警察一手提起他，嚇得他正想放進嘴內的最後一口麵包也掉到地上。

姑娘指著小販，對站在身邊的警察說：「這個小販竟然生剝鳥兒的皮，非常殘酷，我希望你控告他。」

小販一手抱起小女孩就想逃，卻被警察一手揪著小女孩的衣服，小女孩大驚，「嗚嗚」、「嗚嗚」地哭將起來。

野雀也在籠子裡「吱吱」、「吱吱」地叫著。

一九九一年十月

一生

「電梯開門，幾個人進來，閉門。一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二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三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四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三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二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一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地下，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一樓，開門，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閉門。二樓，開門，幾個人出去……。」

「到出納處取薪水，交租、買米。過了一個月。到出納處取薪水，交租、買米。過了一個月。到出納處取薪水，交租、買米。過……。」

「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睡

覺。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睡覺。

鬧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

「淘米、燒飯、拿起飯碗、吃飯、放下空碗。淘米、燒飯、拿起飯碗、吃飯、放下空碗。淘米、燒飯、拿起飯碗……。」

「將貓飯給小花，小花生了孩子，將貓飯給小花和小花的孩子，小花死了，將貓飯給小花的孩子，小花的孩子生了孩子，將貓飯給小花的孩子和小花的孫子，小花的孩子死了，將貓飯給小花的孫子，小花的孫子生了孩子，將貓飯給小花的孫子和曾孫子，小花的孫子死了……。」

「醫生，那個駕電梯的老伯，連最後那丁點微弱的腦電波也停止了。」護士對醫生說。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張教授之死

「醫院那方面說是死於自然，你們怎樣看？」錢進財問。

冷倩凝呷了一口冰凍的檸檬茶，慢慢地說：「我看不是，我看是自殺。」

「自殺？」吳安問。

「對，自殺。」冷倩凝說。

「你為甚麼認為他是自殺？」錢進財問。

「一年前左右，我到張教授家裡，拿一些資料準備做論文。我大約晚上八時到他家裡，我按了門鈴很久，他才開門給我，手中拿著他太太的遺照，我問他拿著照片做甚麼？他說那天是他太太去世一週年紀念，他說那天早上，他拿著照片到西貢去掃墓。我走到屋內，他還拿著照片看，彷彿不知道我要到來拿資料似的。」冷倩凝說。

「後來怎樣？」戴智德問。

「他跟我講他和師母的故事。」冷倩凝說。

「他怎麼說？」吳安問。

「他說他跟太太結婚已經五十多年了，他們一起在槍林彈雨下逃難，一起捱窮，後來張教授在大專找到教席，生活總算過得去，然而，由於他們無兒無女，所以決定死後火葬，誰後死就將先死的骨灰撒落在山頭上。但他太太死了，他卻不忍將她的骨灰撒落山頭，於是他就將她的骨灰葬在 XX 山的一棵相思樹下。那天我去拿資料，剛好是他太太死了一週年，張教授拿著他太太的遺照，好像很傷心似的，我想，他一定是思妻情切，所以自殺。聽說他死前一天拒絕進食呢！」冷倩凝說。

「我也認為他是自殺，不過，不是因為思妻情切，而是生活艱難。」錢進財說。

「何以見得？」冷倩凝問。

「前兩個月，我到老人院探望他，想跟他商量可不可以跟他合伙做生意，因為我手頭的資金不夠，我想他有一筆退休金，可以用來投資在我的生意上，怎知……」錢進財說到這裡，呷了一口黑咖啡。

「怎知怎樣，快說下去囉。」吳安急不及待地說。

「怎知他說沒有錢。」

「為甚麼？」冷倩凝問。

「原來，他們無兒無女，心裡很希望有一個乾兒子，後來，在三年前，有一個親戚說願意將十三歲的兒子給他們夫婦做乾兒子，張教授夫婦當然很高興。上契之後兩個月，那個親戚說想做生意，希望張教授借錢給他，他保證一年內還清。張教授覺得親戚有需要，而且這個親戚更是自己乾兒子的父親，於是將大部份積蓄和退休金都借給那個親戚。怎知……」錢進財說到這裡，又拿起杯子，緩緩地呷了一口黑咖啡。

「為甚麼你老是愛賣關子的，快說囉。」吳安說。

「怎知那個親戚一去就沒有回頭，不知搬到那裡去，張教授怎樣找也找不到那個人和他的太太兒子。於是張教授只能靠那僅餘的積蓄生活。夫婦二人吃了一年，張師母死又用了一筆錢，剩下來就只有很少的錢，加上業主又加租，張教授只好搬進老人院，他對我說過，連老人院的費用也快交不出來，他很擔心，不知怎樣生活下去。所以，我想他是由於沒有錢生活而自殺。」錢進財

說。

「我看不是，我看他是由於孤單寂寞，無人可以讓他傾訴而自殺的。」吳安說。

「何以見得？」錢進財問。

「上個月，張教授打電話給我，他說一個人在老人院很悶，其他老人家又不明白他，因為那些老人家多數連字也不認識的。他很難跟他們談得深入，而他的朋友則大都死去了，他希望我可以去探訪他，因為我的研究範圍跟他的差不多。我跟他不是熟稔，他也找我去探望他，他一定是很孤單寂寞的了。」吳安說。

「那麼，你有沒有去探望他呢？」戴智德問吳安。

「沒有，我忙於做研究，那有時間去探訪他呢？」吳安說。

「倩凝，你見到張教授很難過時，有沒有安慰他？」戴智德問。

「我也不知道怎樣安慰他，而且，那天晚上我約了男朋友去看電影，我拿了資料就離開了。」冷倩凝回答說。

「那麼，進財，當你知他生活艱難時，你有沒有

送些錢給他？」戴智德問。

「你真會說笑，我就是不夠錢做生意才去找他商量，我怎會有多餘錢給他。」錢進財說。

「我知道張教授死於甚麼了。」戴智德說。

「死於甚麼？」吳安立刻問。

「他是被殺的。」戴智德說。

「被誰所殺？」吳安、錢進財、冷倩凝一齊問。

「你們。」戴智德頓了一頓說：「也許，我們。」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斷

「陌生人，你為甚麼喜歡聽另外一個陌生人的故事？」

「因為好奇。」

「一個青年的突然殞落，就好像一個故事突然中斷，使人聽來很不暢快，你不介意嗎？」

「我不介意，請你講吧！」

「好吧，那我就講吧：

「超傑是我的表弟，他出生的時候，可謂萬千寵愛在一身，他的爸爸是一個很富有的商人，一直都很希望生個兒子，可是他一連生了五個女兒，到第六個才生了超傑這兒子，所以他十分疼愛他。

「超傑自小就非常聰明，他由幼稚園至小學期間，從未試過考在頭三名之外，終於，中學的時候，他進了一所名校讀書。

「中一的時候，他一位要好的同學病了，他陪那位同學去政府診所排『街症』，他以前從不知道看醫生要那麼多時間，又要日曬雨淋，他看見很多老人家也在沒有遮蔽的情況下排幾小時隊，於是就立志將來要當個醫生。

「他中學的成績非常好，而且又是學校籃球隊的隊長，帶領校隊贏了三次校際籃球冠軍。他順利地進入了XX大學醫學院唸醫科。

「大學的時候，他認識了一位英文系的女同學，他們談起戀愛來，並且準備當超傑實習完畢就結婚。

「超傑的爸爸雖然對超傑不能承繼他的衣鉢覺得有點可惜，但覺得做醫生也不錯。他準備當超傑夠資格掛牌的時候，就立刻替他開一間千餘呎的診所。

「怎知，有一次……」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

淘汰

何祥勝小學六年級參加學校的陸運會，得了百米短跑的冠軍，還打破了學校百米短跑的紀錄。

中學的時候，何祥勝年年都在校際百米短跑中擊敗其他選手，得到冠軍。

大學預科的時候，他一樣擊敗其他對手，進入大學唸工商管理。

大學的時候，他代表大學，參加亞洲大學運動會，又再一次擊敗其他對手。

出來社會做事，起初幾年，他在一間大公司任職，後來，就自己開始經營一所建築材料的出入口公司，經過十年時間，他的公司成爲全港最大的建築材料出入口公司。

跟著，他進軍地產界，經過了十年，他的公司成爲本地最大的地產公司。

臨終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我一生都比別人跑得快，這一次，卻跑不過時間老人了。」

何祥勝的堂弟何家勝跟他同年出生，小他兩個月。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跟何祥勝一起參加陸運會，可惜在準決賽中被淘汰出局。

中學的時候，何家勝年年都想參加校際陸運會，卻每一次都在自己唸書的中學的選拔賽中被淘汰出局。

大學預科的時候，他被別人擊敗，只能到社會上工作。

在社會中，他起初十年都是做文員，後來何祥勝開了公司，他就到何祥勝的公司工作。

何祥勝開地產公司的時候，何家勝也開了一所地產代理公司，可是在銀行加息和加首期的情況中，因爲不夠資本長期支撐下去，被其他大的地產代理公司淘汰出局。

臨終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我這一次被時間老人淘汰出局之後，就不會再被別人淘汰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故事集

XX 帶著剛讀中學的兒子到太太的墳前拜祭，兒子看著墓碑上寫著「一生鞠躬盡瘁，為丈夫和兒子獻上生命。」的兩行字，問父親：「爸爸，為甚麼母親墓碑上會寫著這兩行字？」

「這是你母親一生的故事。」

「是否每個墓碑都會寫上死者一生的故事呢？」

「是。你可以四處看看別人一生的故事。」

孩子懷著好奇的心離開。

過了很久，孩子回到 XX 身邊，問：「爸爸，你說墓碑上寫著死者一生的故事，為甚麼我看了這麼多塊墓碑，碑上除了寫著死者的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就只有某某之墓幾個字和立碑人的名字呢？」

「對呀，這就是他們一生的故事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

路

夕陽的餘暉，替仲仁拉出一個長長的影子。仲仁在公園慢慢散步，繞了兩個圈之後，覺得很疲累，他搥搥腰，就坐在公園的長凳上。

仲仁覺得眼皮有點沉重，就閉目養神。突然，他聽見有人叫：「仲仁、仲仁。」

仲仁睜開眼睛，看見幾年沒有見面的老同學健行。

仲仁很驚喜地說：「健行，那麼巧在這裡遇見你。」

「是啊，我剛搬到附近居住，趁黃昏比較涼快，就到這裡走走，你也常到這裡來的嗎？」

「我打從退休開始就天天到這裡來走走，做點運動。」

「我也是想在這裡走走，做點運動，醫生說我要多做點運動。」

「你沒有甚麼大礙吧？」

「啊，人老了，總有些『機件』有點問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最大的希望就是吃得走得。」

「對呀。」

大家靜默了半分鐘，健行問仲仁：「仲仁，你記得嗎？小學的時候，我坐在你隔鄰，有一次作文課，老師叫我們作文，題目是『我們的希望』，當時你寫你希望做作家、畫家、作曲家，又想做飛機師、軍人等，寫滿了一張紙。」

「記得，那時你也寫著希望做官，做銀行經理，又希望有自己的百貨公司。」

「哈哈，你還記得。」

「不只記得這一篇，我還記得中學時老師又叫我們作同一條題目，當時我說要做藝術家、精通文學、音樂、美術，你說要做一個千萬富翁。」

「對呀，對呀，你真好記性。不過後來我升不上大學，只在爸爸的大排檔幫忙，不像你呢。」

「我又怎麼樣，在大學唸完中文系，一教就教了三十年書。」

「你沒有想過轉行嗎？」

「有，不過，我可以做些甚麼工作？難道真是做藝術家，抑或做飛機師或醫生！」

「這又是。好像我也想轉去銀行做，但以我的學歷，怎樣也做不到高職位，如果一世坐櫃檯，不如搞好自己的大排檔還上算呢！」

「對呀，自己生意，不用受上司氣，又有機會發展，說不定會發展為大酒樓啊。」

「哈哈，你以為寫小說嗎！大排檔由我爸爸開辦，到我接手，我再交給我的兒子打理，我的兒子接手至今已有了六年了，那大排檔依然是大排檔啊。」

仲仁笑了笑。

晚風，吹拂著他們銀白的頭髮。

「健行，退休之後，有沒有甚麼打算？」仲仁問。

「打算？」健行苦笑了一下說：「年青的時候就有很多打算，那時候總以為前面的路多麼寬廣，怎知越走越窄，根本就不到我去打算，就算有了計劃也是空想，難道我真有可能成為千萬富翁嗎？」

「對呀，好像我，我一選讀了中文，就不可能做醫生或作曲家了！」

大家沉默了一會，天色漸漸黑暗，仲仁說：「我要回家了，我的兒孫等我回去吃飯。」

「我也要回家吃飯。」

他們交換過電話號碼之後，就各自回家。

自從這次見面之後，健行走了公園很多次，都碰不見仲仁，於是打電話找仲仁，仲仁的兒子說仲仁中風，全身癱瘓，正在醫院養病。

健行到醫院去探望仲仁。

健行走到仲仁身邊，關懷地問：「仲仁，你覺得怎麼樣？」

「我只希望死得痛快！」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日

離別

劉老伯在孫兒面前翻開一本厚厚的相簿。

劉老伯指著相片裡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年說：「這是我中學時代的好朋友，後來要到美國升學。他初到美國時，大家兩三個月就寫信給對方，後來，只有一年一度的聖誕咭，再過幾年，大家就失去了聯絡。」

劉老伯翻開一頁，指著相片中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說：「你看看她，她就是我的初戀情人，相戀了幾年，發覺大家的性格實在不協調，於是分了手。」

劉老伯再翻過幾頁，指著相片中一個二十來歲的男人說：「我和小徐合作開了一所製衣廠，後來生意不好，我們將工廠結束。之後，我只見過他兩次，後來，聽別人說他在一宗交通意外中死去。」

劉老伯再翻幾頁，指著相片中的嬰兒說：「這個就是你的爸爸，他小時候胖得很可愛，我每天放工之後就立

刻趕回家跟他玩耍，可惜，他老是想移民，現在算起來，我已經有三年沒有見他了。」

劉老伯歎了一口氣，繼續說：「三年前他回來就是辦理你祖母的喪事。你祖母竟然一聲不響就離開了我……」劉老伯喉嚨硬咽，說不下去。

劉老伯合上相簿，走到太太的遺像前面，默然垂淚。

突然，劉老伯覺得胸口劇痛，他的孫兒立刻送他進醫院。

經過一輪搶救之後，醫生對劉老伯的孫兒說：「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劉老伯的孫兒靜靜地等待護士處理好劉老伯的屍首之後，就默默地離開。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

算不了甚麼

得喜茶樓跟平日一樣坐滿茶客。

何可仁在茶樓繞了大半圈，終於發現了一個空位。

他坐下來的時候，看見黃老伯，雖然大家都不認識，但大家天天都來喝茶，有幾次還同桌，於是何可仁坐下之後就跟他點點頭。

茶樓的伙計不用何可仁吩咐，就拿了一壺鐵觀音來。

何可仁呷了一口茶之後，就翻開報紙，看見一段報導一個建築地盆的升降機下墮，死了七個人的新聞。

何可仁跟黃伯答訕：「一個建築地盆一次就死了七個人。」

「七個人算不了甚麼！一次工廠火警，也死了近百人啦。」黃伯一邊說一邊吃馬拉糕。

「這又是呀，一百幾十人算得甚麼？非洲一年也不知餓死了多少人。」何可仁說完之後，揮手叫了一碟豬

腸粉。

「對呀，從前打日本的時候，打死的也不知多少啦。」

「對呀，地球上秒秒鐘都有人死啦，四十幾億人，死掉一兩億也算不了甚麼。」

黃伯點點頭說：「對呀，真算不了甚麼。」

何可仁吃完豬腸粉後，就結賬離開。

他在茶樓不遠處過馬路，突然一輛汽車「衝紅燈」，將何可仁撞過正著。

何可仁躺臥在血泊之中，他突然间覺得很害怕，他害怕自己會死，他不想死。

他腦中閃過他三歲兒子的笑臉，他答應過他的兒子今年會在麥當奴替他開生日會。

何可仁腦海中又閃過母親那雙顫抖的手，患了關節炎還編織毛衣給他。

他腦海中又閃過太太說今晚燒他最喜愛的蟹肉豇苗給他吃。

何可仁腦海中又閃出他那一間工廠的員工等著他打開廠門進去工作。

他腦海中閃過……

第二天早上，黃伯在得喜茶樓呷了一口龍井之後，翻開報紙，在報紙左下角看見一則很細小的新聞，新聞中報導一名男子叫何可仁，在一宗交通意外中身亡。

黃伯心想：「一個男子交通意外死亡，算得甚麼？天天都發生，竟然也登在報紙上，看來最近一定沒有甚麼新聞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

橫(一)

甲太太洗刷灶頭的時候，一條小壁虎橫過，甲太太立刻一刷打下。

小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灶頭上，斷掉的尾巴抽動了幾下。

甲太太看看手錶，發覺已經到了接女兒放學的時候，但她不想女兒看見壁虎屍體，想用膠袋包好壁虎屍體，掉進垃圾箱，怎知找了幾分鐘也找不到膠袋，於是她放棄繼續尋找，立刻趕去 xx 小學接她的女兒。

甲太太的女兒看見媽媽在對面馬路走來，她就橫過馬路，要跑到媽媽身邊。

一輛汽車煞掣不及，撞到甲太太的女兒。

小女孩呀的叫了一聲，躺在馬路上，斷掉了的一條腿抽動了幾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

橫(二)

甲先生開門的時候，看見一條大壁虎在門檻上，他一腳踩下。

大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門檻上，斷掉的尾巴抽動了幾下。

甲先生心想：你真不夠運。

甲先生走到街上，看見一個老伯被貨車撞到。

老伯「呀」的叫了一聲，躺在馬路上，斷掉了的一條腿抽動了幾下。

甲先生心想：你真不夠運。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橫(三)

一個哲學教授「大便」完畢之後，回到書房看見一條壁虎，在他剛寫好的論文上，撒了一粒黑色的糞便。

哲學教授又憤怒，又噁心，一掌就打在壁虎身上。

壁虎「吱」的叫了一聲，躺在論文上，斷掉了的尾巴抽動了幾下。

那「吱」的一聲雖然微弱，卻震撼哲學教授的心靈：「生命真是脆弱！」

「我本不想打死你，但你竟然在我的論文上大便！」

「你真可憐，不知爲什麼的就被人打死！」

「你真不應該大便，爲什麼你要大便？」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死亡死亡》編後記

曾群英

一九九三年四月當我和贊一得悉在我身上正孕育著屬於我們的小生命時，我們走到公園，以散步來沖淡對於「生」的那種既驚且奇的喜悅。「行行重行行」，我們默默地在公園的小路上來回地走，贊一忽然停下來，從口袋裏拿出一支筆，在紙巾上寫下了一首詩交給我，題目是：〈等待你，我兒〉

等待你

好像一個男孩子在橋上

等待他的愛人

等待你

等待你

一個從無到有的新生命

（摘自《先覺者》P.131）

六年之後，我再次懷孕，雖然我們已經經歷過初為人父母的驚喜和無措，但對於生還是相當喜悅的。可是，不到一天，象徵生命的血從我身上流出，我焦灼地把情況告訴贊一。他比我冷靜，他安慰我，叫我不害怕，然後他帶領我一起祈禱，在他的祈禱聲中，我漸漸平靜，跟著往後的十天，我先後進過兩間醫院，又到私家醫生處診治。幾番折騰，醫生終於告訴我們：「胎兒有心跳了，它的存活率高於九成。」我們懷著感恩的心回家。

回家後不久，贊一拿來了一篇微型小說：〈心跳〉，我讀過之後不禁流下淚來，生和死畢竟是一個極大的奧秘。贊一對我說：「我們要知道，不管孩子是生是死，都不是因為我們作了什麼。孩子有心跳，能活下來，我們要思想，更要感恩。」

這兩年來，他一直在微型小說的領域裏耕耘，他專心地寫死亡，他希望透過一篇篇的微型小說，描寫出人面對死亡的無奈、無能，也希望寫出人剛強勇敢的一面。生和死，原是一個千古不解之謎。贊一不畏艱苦，以他多年尋索所得的智慧，試圖解開這條在生死交纏中結下了千千結的繩子。

《死亡死亡》共收錄了贊一四十四篇新作及十三篇舊作，這十三篇作品曾被收錄在他的另一本微型小說專集《一點道理》內。曾收錄在《一點道理》內的十三篇作品以附錄形式放於書末。編者將這十三篇曾經出版的作品附於《死亡死亡》書後，原因是這十三篇作品也是以死亡為主題，讀者可對照閱讀。《死亡死亡》的編輯方法是順寫作時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是〈死神〉，最後的一篇是〈夢〉。

《死亡死亡》共邀得九位作者寫序。這九位作者來自五湖四海，海辛和林蔭兩位先生是在文壇馳騁數十年的文學前輩，東瑞先生不但是位出版家，而且是一位質量兼備的資深作者，林浩光和阿兆兩位先生都是資深的文藝及教育工作者，黃仲麒牧師是一位牧會經年的牧者，李淑文女士和司徒修蘭女士都是事奉與教學經驗豐富的神學院教師，洪萱懷小姐是一位大學生，也是一位初露頭角的文學新進。

在這九位作者中，有些是與我和贊一相識多年的主內朋友，也有一些是僅有一面之緣，甚或只是筆談的文友，與他們的相處，時間雖有長短，但藉著這次邀請作序，令我們深深感受到彼此的坦誠、熱情，和沒有隔閡，那種濃

情厚意，正體現了古來以文會友的那種微妙的友誼！那種友誼，超越了世俗的框框，我在這裏，謹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內容簡介

二零零零年，贊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微型小說專集《一點道理》，獲得文學界多位前輩的推介，而我寫的那篇〈編後記〉，也沾了一點光采。贊一的微型小說是否寫得好，不是我應該及有能力評價的，因為品評他作品高下之權，應該在讀者手上，我作為一個編者，只能盡我的能力，將從作品中理解到的，體會到的一些精神，與讀者分享。

死亡是一個可怕而有趣的問題，古往今來，願意一探死亡奧秘的人雖然不少，但也不算多。贊一在大學時代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他寫過很多有關死亡的作品，但以微型小說集的形式，還是他的新嘗試。

這本集子共有微型小說五十餘篇，其中四十多篇是從未刊行過的，它以多種角度來探討死亡的本質，也探討了人面對死亡的種種態度，更嘗試提出了面對死亡的出路及對古籍中古人面對死亡的論述提出了新的見解。

各序文作者對《死亡死亡》的內容、結構、特色及其

精采處已經給予了寶貴、精闢和中肯的意見，編者在這裏不想贅談，只想補充其中一些未被提過或只被點題介紹的篇章的內容要旨，及向讀者提供一些篇章的寫作背景。

〈又不是死了爸爸〉的寫作靈感來自編者的童年經驗，那時我住在將軍澳的一條小村裏，村風原本是非常樸素的，後來卻不幸有些人在城中誤入毒海，回到村子便遭人厭棄。〈又不是死了爸爸〉中小珍的四叔就是這樣的一名被人厭棄的「道友」（吸毒者）。小珍的媽媽在四叔生前不肯給予他任何幫忙，連給予一些糖也不可以（編者幼時也曾被千叮萬囑不要與道友交談半句，即使那些道友是親族叔伯），但在他死後，卻為他「守夜」。而且小珍的媽媽因小珍在守夜時多次睡著而打小珍，還在打小珍後對小珍說：「不准哭，又不是死了爸爸……」小珍的媽媽對守夜那麼認真，不是基於愛，而是基於形式，或者對死人的恐懼，稚齡的小珍雖然不知為何要守夜，她也不想守夜，她卻滿懷同情，希望堂姊不要因死了爸爸而那麼傷心，我們作為一個成人，在形式上盡了「本分」的同時，也應反思在愛裏是否貧乏。

同樣以喪禮為題材的還有〈喪服〉。〈喪服〉寫死者黃石的四個兒女在父親靈堂的表現。其中三個和他們的配偶，

都在父親的靈堂上打麻將，他們關注的是要按時燒紙車和紙屋等，只有小兒子子海陪伴著他們的母親，並關注到母親怕冷及希望陪死去了的父親的心情，然而，他因信仰基督教的緣故，沒有穿上傳統的麻服，便被兄嫂及姊姊等批評為不孝。形式本是內在的展現，贊一其實是一個非常重禮的人，他在公元二零零零年創辦了「基督教成聖堂」，我們這間教會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注重禮儀，凡是在崇拜中事奉（工作）的人都會穿上禮袍。去年夏天，教會的冷氣還未安裝好，天氣卻很熱，我坐在他旁邊，看著他一臉都是汗（平時他是一個少汗的人），心裏有點不忍，便低聲對他說：「不如今天不要穿袍子吧！」他卻搖搖頭，不但堅持穿上禮袍講道，而且在整個崇拜中都穿著禮袍。崇拜結束，我問他：「很多教會都沒有在崇拜中穿袍子的習慣，為什麼你堅持要穿啊？」他對我說：「群英，你對我體貼，我是知道的！其實穿不穿袍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而是我們絕對不能把舒適感覺的追求，凌駕於對上帝的恭敬。」贊一重視禮儀，不但是禮儀的外在表現，更是禮儀的本質。他曾經在一次講座中提到「真正的禮儀是心靈的具體呈現。」

〈心跳〉、〈小產〉、〈靜〉和〈順服〉都是以小產為題

材，但重點不同。

〈心跳〉寫懷孕的過程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奇蹟，胎兒有心跳，並不因父母作了什麼努力，胎兒沒有心跳，也不是父母的過錯（這當然並不包括人工流產），生命的孕育壓根兒就是一項奇蹟。

〈小產〉中的兩個女人，原本為大家都有小產的經歷而「暢談甚歡」，當那個「過來人」正要把自己的經驗一一向那「後來者」傳授時，忽然聽到那「後來者」說：「我保住了 BB」，這彷彿是一盆冷水澆在正旺的火爐上，當時那「過來人」的心情變化相信是極其微妙的：由同病相憐，變成同病不相憐，自己由安慰者的身分變成了不幸者，對方「保住了 BB」，自己卻是一個「失敗」者，自己得不到的「好結局」，別人卻得到了。作為一個母親，筆者深深體會到那種不能言喻的創痛！

〈靜〉寫人的無可奈何，因為人並不預知，也不全知，所以人會無意中犯錯，甚至「好心做了壞事」。還記得很多年前，一個與我比鄰的同事因一時疏忽在簽到簿上簽錯了位置而被上司「召見」，她說那位上司要求她解釋為什麼在學期將完之際還會忘記自己的當值日，把名字簽到別處去，

並且要求那位同事從此不要再錯。當時那位同事感到很委屈，直接了當地答：「是的，我忘記了自己今天當值，這是我的錯！我錯了，我沒有可解釋的原因，不過，容我說一句，有人的地方就有錯誤，我只能說我會盡量做好，卻永遠不能保證下次不會再錯！」那位上司不接受她的話，覺得她知錯不改，但她那句「有人的地方就有錯誤」卻深深地震動了我的心，她說的不錯，人怎能保證自己不會錯呢？我們只能盡力做好，卻不能真的保證。我這樣說並不是為錯誤找藉口，只是人太渺小了，很無可奈何！

贊一是一個很能包容和體諒別人的人。有一次，我為他清理書房裏的魚缸，在注入清水時，剛巧有朋友來電，我在傾談之餘，忘記了關掉正在注水入魚缸的水喉，結果不但缸裏的魚「流」到地上死去了，而且浸濕了他收藏多年的線裝書，我非常抱歉，幾乎要哭了，他卻說：「不要介意吧，你也不是想這樣的，何況你是為我而做的嘛！」這兩年我們請了女傭，她也多次在清潔時打破贊一的深愛收藏，贊一總是說：「算了吧！」每次都阻止我去責備女傭。贊一能夠對人寬容，是因為他體會人的不完美，體會人的不完美會產生很多無心之失，如果我們不體會這點，人生

就會有很多的誤解和傷痛。

〈順服〉是從基督徒的角度寫凡事感恩。《聖經》裏有一則故事，講述一群猶太人以一個生來瞎眼的孩子，究竟是因為他父母犯了罪還是他自己犯了罪來刁難耶穌，耶穌對他們說：因為要榮耀上帝的名。生命有很多奧秘，是我們現在不理解的。贊一對苦難的體會是：「苦難使人體會自己的極限，也體會到對神的需要。在不安、不快、貧窮、疼痛、生離死別等令人變得無能無助的事上，人便真正知道需要神，並且感謝神的恩典。」《攻克自我，頁 107》所以，順服並不是盲目的服從，而是對生命深刻體察後的結論。

父母在堂，子女盡孝，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但基於種種理由，我們常常未能盡孝，以致父母離世之後，留下深深的遺憾。〈遺囑〉寫的就是一個品性純良的基督徒孝子，在父親健在時，沒有向他傳福音（這是基督徒以為最大的孝），以致父親離世，徒具傷感。

〈病〉寫另一個孝子（周思孝）的遺憾。他不能報父親的養育劬勞，父親卻因克盡父職照顧他而致於死，他的內疚，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的家人卻未曾體會這一點，

還因為愛的緣故而無意中剝奪了他為父親盡最後的孝的權利。至親死亡，帶給人的震撼和奇妙的感情變化，相信並不是未曾經歷過的人可以想像的，正如〈奶奶怎會變成有害的昆蟲？〉中的念孝，他內心感情的微妙變化，又豈是可以用理性思維來理解的呢！因此，我們要當心，在阻止那些死去至親者做一些我們認為是「無謂」或不必要的事情時，是否已經體察對方的心靈，以免造成他們永遠的遺憾。

能夠在父母在堂時克盡孝道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執筆寫這篇後記時，婆婆從九龍來大埔看望兩個孫子，我們一同到酒家吃午飯，贊一為母親叫來了滿桌的特色小點，婆婆心有所感地對我們說：「我昨天和姨媽去逛公司，看到一條心儀的項鍊，便把它買了下來。回想我這一生，雖然並不大富大貴，但平心而論，比很多人都好多了：兒女的供養充足，要吃要穿的都有了，還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遊。上帝要我什麼時候死，我都沒有一點遺憾的了！」

贊一是一個孝順的兒子，他關心父母的身心靈，不但供養他們，每天致電問候，還盡力完成父母未完的夢：例

如他父親希望在家鄉有自己的房產，贊一為他在國內置業，又因為他的母親喜愛種花，他便為她購置一個有花園的單位。他的父母喜歡旅遊，他便為他們搜尋旅遊的好去處等。他父親患有糖尿病，贊一每次逛書店時，總不忘留意有關治療糖尿病的書籍。他自從信奉基督以來，十年如一日地為他的父母禱告，希望他們終有一天接受福音，結果他的雙親在這幾年先後歸信基督。他也為我的父母禱告，每當我憂愁父母的健康時，他總提醒我，要為他們多禱告。最近他在神學院講授「中國道德哲學」的課，講到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時，就勉勵學生要多關注父母，多抽時間聆聽父母的心底話，他還在教會中講授《孝經》，教導會友要孝順父母。

〈毀〉寫的是另一種人對生存和死亡的態度。主人翁何力傳是一個裝修判頭，他努力工作，也努力保住所賺的金錢。當謝牧師向他講述財主建倉的故事時，他立即拒絕被謝牧師「點化」，並且很有自信地說：「我今天晚上一定不會死，就是我死了，我還有一個兒子，他可以承繼我的財產。」不錯，他沒有在當晚死去，但他的兒子不久卻死了，他固然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其實就連他兒子的生命，

也不是他能主宰的。

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有人說「未知死，焉知生。」大部分人都不知死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不例外。不過，打從我認識贊一，這十六年來，他就不斷思考死亡在人生的意義。他認為死亡是人生一件大事，一件重要的事，他認為人認識死亡有助人好好地生存。他不但思考死亡，也正面地面對死亡。每年新年，他都重寫自己的遺囑，寫告別信給我和兩個兒子，每年讀他的告別信，我總免不了要大哭一場，為的是他在信中的深情表白，也為默想失去他而極端悲痛。他的遺囑和信，使我有深刻的死亡體驗。我自問不是女強人，但這些年來他給我的訓練，使我剛強了不少！

贊一常常說希望自己長命百歲，與我再廝守六十年，但他也作好了隨時離開世界的準備。他不但自己正視死亡，也教導兒子面對死亡。我們的大兒子六歲時，一天，他的祖父帶他到虎豹別墅觀光，兒子回家後，面色有異。贊一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把從壁畫看到的地獄情況描述給我們聽，說他很害怕死亡。贊一就向他解釋死亡是什麼一回事，又向他講述基督教天堂的模樣，並告訴他上帝永遠陪

伴他。自此，兒子就不再害怕死亡了。贊一除了幫助孩子脫離對死亡的恐懼，也讓孩子知道倘若爸爸媽媽都死了，他可以怎樣生活（例如我們會將他和弟弟託付給誰，我們的保險金怎樣用等）、在人生路上應該怎樣走（例如人生目標、意義和信仰在人生的作用等）。

我們不能掌握我們的生命，我們也不能預知我們的未來，包括死後的世界。〈死後〉的翠芳，年紀輕，讀了《莊子》麗姬的故事，想說服馬太不要害怕死後世界，這當然是她一片苦心的說話，但在人生經驗豐富的馬太來說，死後卻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她不敢輕率地相信莊子對死後世界的假設，因為莊子也許是太樂觀了。

贊一認為未曾死過的人不會知道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生人對於死後世界的「了解」，其實只是一種信仰，是人相信死亡的世界是如此，但是否真是如此，則在生的人是不能證明的。雖然如此，贊一心底是渴望每個人都能夠死後進入天堂的。

〈死不瞑目〉、〈睡覺〉和〈服侍〉都是寫老年喪妻的悲哀。他們懷念亡妻，各有不同的表現，〈睡覺〉中的李伯伯感到極端沉悶，只能以睡覺來排遣愁悶，這三篇微型中

的老人，他們雖然只是社會上的平凡人，他們與老伴的愛情，也許不是「鐵達尼」式的傳奇和轟烈，但論至情至性的愛，一定不比年輕愛侶遜色。

《死亡死亡》中有「鼓盆而歌之一」和「鼓盆而歌之二」，都是寫喪偶的，其中「鼓盆而歌之一」的韋瀚章，是贊一的歌詞老師，也是中國現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詞人，他的作品，曾經風行全國，並屢獲殊榮。可惜他無兒無女，在太太死後，晚景寂寞，〈鼓盆歌〉中的兩首詞作，就是韋老師悼念亡妻的作品，贊一對這位老師十分懷念，對他的寂寞處境，更是無限同情。韋老師在世的時候，贊一常常帶我到他在北角的寓所探望他，陪他吃午飯，又用了很多時間替他整理他的歌詞全集，韋老師死後，贊一寫了很多篇悼念文章，表達他對韋老師的懷念，也藉此介紹韋老師的作品。雖然韋老師已經離世多年，贊一對他仍深深懷念，並在他的多個作品中，流露對這位老人的懷緬之情。其實，贊一對曾經教導他的師長都十分尊敬和關心，常常去探訪他們。

情深義重，固然是人間幸事，但畢竟人生有很多不幸和遺憾，這些不幸和遺憾，其中有些是人為的。〈噩夢〉中

的周三妹一方面不信丈夫已死，一方面惱恨丈夫至死不來向她認錯，她的內心，其實對已死的丈夫還有愛，但基於自尊，基於不信任，而不肯與他和好，以致面對他的死亡，顯得更遺憾和悲傷，甚至恐懼。

〈包袱〉和〈火葬〉是兩齣人生的悲劇。〈包袱〉寫一個弱智兼過度活躍症孩子的母親，獨力肩負撫養孩子的責任，她的朋友極力勸她鬆弛一下。一天，她在孩子熟睡後便與友人到理髮店理髮，結果竟然是孩子被燒死了。她的內心感情非常矛盾，她埋怨朋友「好心做壞事」，她也明白孩子的死對她是一種解脫；她諒解丈夫因她對他疏忽而離開她，卻又渴望得到對方的幫助。編者曾經在特殊學校任教，對於弱智兒童和過度活躍兒童都不陌生，他們的母親，常是承擔最大壓力和忍受最多苦楚的人，贊一這個微型，對這群不幸的母親，寄予了無限的同情。〈火葬〉寫一個獨身的婆婆，由於害怕死後火葬，把姨甥給她用來買電熱水爐的錢買了一塊墳地，結果，由於她沒有電熱水爐，在風高物燥下，她的房子失火了，她也在洗澡中被燒死。

贊一體會人生有很多命限，其中一個較大的命限就是死亡。〈沉〉寫的是一個老人面對儕輩的死亡時所牽出的愁

思和苦悶之情。他無可奈何地面對死亡的威脅，畢竟，他必須選擇繼續下「沉」地生活，或者活得快樂一點，像〈無餘〉中那尾在水族箱中游來游去的魚，珍惜在世的歲月。事實上不但是那位老人需要思考和選擇，我們也需要思考和選擇的，而贊一本人就選擇了做那尾珍惜在世歲月的魚。

〈重要〉寫血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沒有了血，人便會死，小欣就是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亡。血，象徵了生命，它對所有人都是重要的。血對我們是一視同仁的，我們對待自己的血和別人的血的態度卻有天淵之別了，我們只管自己身上繼續有血流動，哪管別人身上還有血液否？我們每天都看到或聽到別人的死訊，對於這些死訊，我們常以冷漠處之（就像〈算不了什麼〉的何可仁和黃伯），我們大概覺得這麼多人死，同情得了誰呢？然而，耶穌在拿因城偶然遇上一個寡婦為獨生的兒子送殯的時候，他心就生出憐憫，為寡婦行了一個極大的神蹟，使她死去的兒子復活。

（路七：11-17）耶穌行這個神蹟，只是基於對婦人的一念之慈！我們能為世界做的事固然很少，但若果我們冷漠不仁，如《聖經》所說：「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

（路七：31-32），即使世界的距離愈縮愈小，人與人的接觸日趨頻繁，世界都不會好的。所以，不要讓自己的心冷漠不仁。

主題思想

讀了《死亡死亡》這本書很多次，但總是零篇散段地讀，缺乏了對整本《死亡死亡》的宏觀認識，直至暑假來臨，我才有空展卷細讀。發覺它雖然以單一的死亡為題材，卻呈現出豐富而多姿的死亡觀。它以多角度去透視死亡在人生中帶來的震盪。它描述生，刻劃死；既流露歎息，蘊藏諷刺，也滿載悲情，飽含體諒……它要寫的主題雖然並不陌生，但它的深意卻教人不能一時間完全掌握，編者對微型小說的認識其實很皮毛，但透過對作品一次又一次的閱讀，希望能初步整理作品，從而幫助讀者理解作品的部分思想，至於更深入的發現和思考，則要留待讀者自己細味了。

編者對《死亡死亡》所傳達對死亡的信息的體會，共有以下七點：

一、不要恐懼死去的人

一般人都對死人存有忌諱和恐懼，如〈夢〉中的黎顧民，他害怕夢見曉月，原因是他害怕遇見死亡，〈遺物〉中玲玲的媽媽，把玲玲姐姐的遺物丟掉，其實也是一種對死人恐懼的表現。另外，〈噩夢〉中的周三妹，〈又不是死了爸爸〉的小珍媽媽，都是對死人充滿了莫名的恐懼。

很多人都怕鬼。有一次，我們的大兒子的同學說某處有鬼，那位同學很害怕，大兒子也因此感到很害怕，回家向爸爸傾訴，贊一就教導他信靠上帝，並講述上帝的大能和基督教如何看死去的人，之後，兒子再也不怕鬼了。贊一是一個敬虔的基督徒，他不怕鬼，因為他深信上帝比一切的鬼都大，上帝會保護他和一切信祂的人。

二·不要對別人的死亡冷漠，要及早面對自己的死亡

《死亡死亡》告訴我們，我們都以爲他人的死，與我們無干。在〈算不了什麼〉和〈重要〉兩篇微型中，可以看到人類對別人的死的冷漠，甚至厭惡。贊一是一個牧者，他就像一個牧羊人般關切著這個世界，他描寫人對別人的死冷漠，贊一自己卻不是如此，每當他從新聞中聽到別人的死訊，雖然並不認識死者，他都會爲死者及他／她的家屬祈禱，這是因爲他在乎人的死亡，他的心腸總是沸熱的。

可是，太多人對別人的死滿不在乎，對自己的死又避而不談。有些人明知自己可能很快會死，如〈再來一次〉的何金發，但也不肯放棄營役的生活，他們對生命很短視，以爲賺錢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因而忽略其他生趣，也不去及早處理自己的死亡。

人怕死，所以人往往不願意及早處理死亡的問題，不處理死亡，也就不思想生命意義。如〈毀〉中的何力傳，他相信自己不會死，至少不會立即死，所以他不願意思想信耶穌的問題，當然，他也不意識別人向他介紹信仰，也是一個處理生命和死亡的問題。他不信自己會（很快就）死，更不信自己的兒子也可以很快就死。

其實，贊一相信人的生命可以很頑強，然而，人卻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死。他不相信人的肉身可以長生，只相信人的心靈可以永生。雖然贊一體會死亡會隨時降臨，所以他早就預備了隨時死亡，不過，他的樂觀性格，卻令他常常體會到生生不息的力量和世間的生趣。每當我不自覺急步地在林村河邊走過時，他總會對我說：「我們不趕時間呀，你看這兒多美！」

三·生死只是一線之差，而且未盡可解

生死原差一線。〈一步〉中的蟑螂，差一步逃出了生天，相反地，對於那個吃餅的人，也只差一步就把它殺死。我們不知自己何時會死，也不知為何而死。〈橫〉一、二、三中所表現的，正是一種不知為何會死的悲歎。有時死亡的來臨，是那麼不可理解，筆者認識一位從不吸煙的女士，患上肺癌，她深深不忿，終日怨恨上天有眼無珠，竟然讓她患上這種她不應患上的惡疾，在整個療程中，她都懷著極大的抗拒和忿怒，最後她只有含恨而終。面對死亡，我們也許需要多一些接受和幽默感呢！難怪，贊一也以幽默的筆觸來寫〈一步〉和〈橫〉一、二、三呢。

四·預備死亡，減少遺憾

不及早面對或處理死亡，將會為人生帶來很多不幸和遺憾。〈病〉中的思孝，他很想以行動去表達他的孝思，但他沒有及早將意願付諸實行，於是他在父親死後徒有遺憾、不安和內疚；〈遺囑〉的懷祖也是一樣，他年年如是，寫同一張遺囑，表達他希望向父親傳福音的盼望，但他始終沒有這樣做，結果父親死了，他只有徒歎奈何。

人生有很多恩怨，為了種種原因，我們會不願意或者不能在生的時候與仇敵或「愛人」和解，以致當一方死亡

之後，便變成一個永不能解的結。這是死亡帶給人的另一種遺憾，但也顯示了生的一種價值取向：原諒和愛。

周三妹不肯原諒他的丈夫，她恨他至死不來認錯，她這種對丈夫的怨恨，令她一生痛苦。〈信〉中的樂行，「代」妻子寫信來告訴自己他的妻子已經原諒了他。事實上，他在死前仍得不到妻子的原諒，他很難過和遺憾，他的妻子沒有在他生時原諒他，雖然她仍愛他，但由於自尊、倔強的性格，他們的恩怨也因著死亡而永恆地不解了，他們的遺憾也永遠長存。

五·人因渺小而造成遺憾

人很渺小，不能預知和全知，所以人往往「好心作壞事」，〈靜〉中的愛楚，原是一番好意，怎知自己的好意，竟造成表妹倚蓮的極大遺憾和悲哀。人的渺小，導致死亡和不幸。〈火葬〉中的姨媽，因為害怕火葬而將姨甥給她買熱水爐的錢用來買墳地，結果因沒有熱水爐而釀成火災，最後被火燒焦。這些不幸的死亡，正正就是人的渺小造成的。

六·為生存而導至死亡

為生而死，是另一種無奈和悲歎。〈吃飯〉中的螞蟻，

就是爲一口飯而死亡的例子。牠善良、勤奮，只爲一口飯，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牠卻爲此而死了，而致牠於死的，卻是一個合情合理，毫無惡意的舉動！另外，〈剝皮〉中的小販，似乎很殘酷地剝鳥兒的皮，但他自己也是正在被殘酷的世界「剝皮」的人，也是爲一口飯而「死亡」的。

七·人樂生懼死，惟有上帝令人超越死亡

人懼怕死亡，是無可厚非的事情，渴望長生，也是人最普遍、最深沉的追求，所以希望〈再活一次〉，希望〈再來一次〉，希望「不倒」。但是人沒有「不倒」的能力，只有上帝可以令人不倒。〈死神〉中有三個主角：人、死神和上帝。人不能超越死神，也不能質疑死神，死神也不能超越上帝，更不能質疑上帝，當上帝幫助人的時候，人就可以超越死神。所以當人還有生氣的時候，要感恩（〈心跳〉）也要在有生之時，享受人生的快樂（〈無餘〉），人雖然要思考死亡，但不要活在死亡的陰影下（〈沉〉）。即使人要面臨死亡，也要感恩（〈順服〉），因爲人其實不能作什麼。

從這本集子的名稱《死亡死亡》以及〈死神〉、〈不倒翁〉等，可以知道贊一相信死亡是會死亡，人是可以永

生的，因爲上帝勝過死亡，上帝打敗死神，他叫人「不要害怕死亡」，因爲「基督已經戰勝死亡。」（《高唱頌歌》，頁 102）他還寫下了兩首有關死亡死亡的詩：〈死之死〉及〈死亡，你終必死亡〉。

〈死之死〉：

死亡

好像一個黑夜的盜賊

偷偷地取去人的生命

死亡

好像一柄隱形的匕首

殺人於無形之中

死亡

好像一條無聲狗

未經警告就向人襲擊

死亡

好像一下旱天雷

在全無預兆之前就嚇人一跳

死亡

肆無忌憚的向每一個人施暴

然而
死亡
請收起你對人類的嘲笑
終有一天
那一個黑夜的盜賊
那一柄隱形的匕首
那一條無聲狗
那一下旱天雷
都會以你為目標
（《清淨的心》，頁 32-33）
<死亡，你終必死亡>
死亡
當人永生的時候
就是你死亡的時刻
死亡
你終必死亡
死亡
你只是時間的過客
終有一天

你會走進自己建造的墳墓
死亡
你至多可以在時間的洪流中
把人囚禁片刻
當你死亡的時候
人就會衝出你的籠牢
並且超越時間
（《清淨的心》，頁 35）

從哲學的角度，死亡是謎，從社會現象的角度，死亡是錯綜複雜的，牽涉很多倫理道德問題。這本《死亡死亡》，探討了很多倫理道德問題。如孝與不孝，救與不救，幸與不幸等。

贊一雖然接受了十年嚴格的神學訓練，但他畢竟是一個熱愛中國文學，唸中文出身的人，他熟悉中國經典，他的思想，很多是來自中國經典的。他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人，非常了解和體會中國人的特性，所以他的小說有很多是「更新」中國經典的，如<莊先生的妻子死了>、<死後>、<另一種生存>等，而他的小說更有多篇呈現中國人的特性。

中國文學中，先秦以前的文學對於生死有比較率直的描寫，如詩經中對萬壽無疆的祝頌；先秦以後的文學，則受儒家重生輕死的觀念影響，對生死問題，表現比較理性和逃避。中國文學傳統上對死亡的描寫，多側重於對它的無可奈何。對於這個人生現實，千古文士都是在不能超越的感慨下，以淒怨之音來抒發憂懼之情，陶淵明〈雜詩〉（其三）：「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¹便是其中的表表者。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士大夫和文人對於不能超越死亡的另一態度是：「未知生，焉知死」。把對死亡的憂懼，轉化為追求「捨生取義」，以義理之說或者以莊子對死後世界一廂情願式的樂觀來壓抑對死亡的思考。贊一經歷了漫長的信仰探索旅程，落葉歸根，最後他選擇了基督教。他很早就意識死亡對他的生命的威脅，他明白死是人能力的嘲笑。他說：「生存是一連串的可能，死亡是不再可能。」（《靈糧慧語》，頁 21。）每個人都樂生懼死，贊一當然也不例外，信仰幫助他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他說：「平靜是水，恐懼是火。」（《靈糧慧語》，頁 81。）又說：「上帝掌管一切，包括我們的生命，所以不

¹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5），頁 202。

要害怕。」（《靈糧慧語》，頁 81。）

贊一超越了傳統中國文人對死亡的嗟怨與逃避之情，直視人生的真相，直指人心的渴求，甚至提出宗教上的解決和出路。

他察覺世上很多人對死亡漠不關心，即使關心，也多是從負面、恐懼和悲哀的角度去思考，《死亡死亡》雖然全書均以死亡為題材，但貫穿它的並不是一個死寂的信息，而是穿越幽暗，迎向光明的信念。即使〈無餘〉中的魚最後都難逃一死，但那條趁著生時盡量游來游去的魚，不也是一種臨死而自尊自樂的態度嗎？不過，如果沒有上帝，這種自尊自樂便沒有保證了。贊一是一個基督信徒，他靠著上帝超越「老少賢愚，同是要死，一樣的終結。」（《靈糧慧語》，頁 19。）的宿命去「認識死亡」（《靈糧慧語》，頁 20。）並且希望透過死亡「助人認識生命，助人更珍惜生命和更懂得運用此生。」（《靈糧慧語》，頁 20。）他喜歡讀〈聖經·傳道書〉，傳道者說：「人活多年，就當快樂多年；然而也當想到黑暗的日子。因為這日子必多，所要來的都是虛空。」（〈聖經·傳道書〉十一：8）又說：「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說，我毫無喜樂的

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聖經·傳道書〉十二：1）都曾深深打動贊一的心靈。

他常常勉勵他的親人（包括編者）、朋友、學生和讀者「以死亡為知己，不以死亡為伴侶。」（《靈糧慧語》，頁 20。）又說「如果死亡是人生的終結的話，人生是一次必敗的戰爭，無論我們在戰爭中勝過多少場仗。如果死亡是人類永生的開始的話，人生是一次必勝的戰爭，無論我們在戰爭中敗過多少場仗。」（《會沙二集》，頁 106。）我們在〈淘汰〉和很多其他贊一的作品中都可以具體體現他這種思想。

死亡是一個人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能夠如此深入地思考同一課題，挖掘死亡的不同面貌，剖析死亡的真相，並以文學（微型小說）的寫作手法表現，是非常早有的。而以整本微型小說集去討論同一主題，也是非常少有。

特色與技巧

顏元叔曾經說過：「大體而言，中國的傳統純文學大都

缺乏理智基礎與哲學深度。」²夏志清回應顏氏的說話：「傳統詩文家缺乏理智基礎與哲學深度，因為他們不是完全委身於真理與公義追求的知識份子。」³中國傳統文學，側重情的描寫，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中國傳統文人十分典型的寫作風格。贊一的作品，尤其是微型小說，超越了這種純以情與感為始為終的寫作風格，他是夏志清所說的「完全委身於真理與公義追求的知識份子。」這本微型小說集繼承了他一向以嚴肅的態度寫作的精神。就如他寫《一點道理》一樣，是以生命來灌注作品的，因此我不以「娛樂性」來評論這些作品，雖然他某些作品也富於「娛樂性」，而且相當幽默。嚴肅、認真、開放和體諒是他寫作所秉持的態度，也是他的作品的一貫特色。

贊一的作品雖然超越了以情與感為始為終的寫作風格，但並不意味他的作品冷酷無情。相反，他的作品充滿了對人的慈愛和憐憫，他關心他筆下的那些人（贊一筆下所寫的，多是小人物，無人紀念，也無人提起的小人物），他同情他筆下的那些人（就是反派人物，他也關心和憐憫）。由於他的作品充滿了愛，充滿了智慧，至使他的作品情無

² 夏志清著：《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1977）頁 232。

³ 同上。

窮、理無窮，以至餘味無窮。

贊一的微型小說，以小見大，常有令人驚異的結局；文字簡約、精鍊（字數多在千字以下，有些甚至只有二三百字），剪裁精鍊獨到，從廣闊的人類活動中提煉出最有深意，最動人的片斷來。以上所述贊一的作品特點，諸位序文作者也有提及，在此不再詳述。筆者卻希望補充一下，贊一微型小說的命題和人物命名，都是很有深意的。江曾培認為標題是作品的「眉眼」，⁴〈不倒翁〉、〈無餘〉、〈信〉、〈重要〉……等，都是透過標題來標示作品的深意，有些命名更是雙關語，如〈不倒翁〉是一種不倒的實物，也是指人不移的信念；〈信〉是一封信的信，亦是信任的信；〈無餘〉是沒有剩餘，也是沒有魚的意思，而人物的命名，諸如何金發、周思孝、子仁、何力傳、戴智德、冷倩凝……等等，都是語帶相關，饒有深意。

其次，贊一的作品，宗教性甚強。編者這裡指的宗教性，與宗教色彩有別。宗教性是指直視人生深處及對終極的關懷。除了宗教性甚強之外，在《死亡死亡》中呈現了一個多姿多彩的宗教世界，例如在人物上有基督教的上帝、

牧師（〈再來一次〉的余牧師、〈佈道會〉中的馬牧師，〈思念〉中的趙牧師及〈毀〉中的謝牧師等）、傳道人、執事和信徒等；宗教活動如屬於基督教的佈道會、愛筵、感恩會、喪禮、靈修小組等，屬於民間宗教的問米、燒冥鏹、祭祖、回魂，佛教的往生等。在主題上，有生命的主權問題的探討（如〈死神〉）；信與愛的平衡，原則與體諒、感恩與順服等。在《死亡死亡》中，靈魂說也呼之欲出，如〈奶奶怎會變成有害的昆蟲？〉、〈遺物〉、〈成長〉等。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批評五四時期的小說寫得淺露，他認為「這不僅是心理描寫細緻不細緻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小說家在描繪一個人間現象時，沒有提供了比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瞭解。」⁵而這種道德意味的瞭解，是需要「正視人生」，及帶有一種「宗教感」的。他所說的宗教感，也就是編者所說的宗教性。夏志清對這種「宗教感」的詮釋是：「……人生之謎到頭來還是一個謎，僅憑人的力量與智慧，謎底是猜不破的。」⁶他又說：「我多年讀書的結論是：中國文學傳統裏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

⁴ 江曾培著：《微型小說的特性與技巧》，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75。

⁵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8，頁12。

⁶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8，頁12-13。

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⁷

有人認為微型小說不能因為作品小而流於淺薄、平庸。要在方寸之地包容得大千世界。⁸贊一這本小集子，合共不足五萬字，但他對死亡的多角度和深度探討，是前人未有提供過的。透過這些微型作品，他對人面對死亡的反應有深刻的描述，對死亡本身也作出了思考。這些作品不但是寫死的故事，對人類面對死亡的態度、情況，在死亡下的人性流露等，都有深沉的反省。這些反省不僅是哲學的思考層面，其實已進入了宗教的思維領域。贊一的《死亡死亡》，其中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他的宗教性。他的作品富於宗教性，這與他的信仰和學習歷程有很深的關係。

贊一是一個對人的感受的洞察力很強的人，他早期的作品〈橙與桔〉，就是以女性的角度去看信與不信（基督）的人是否適合結為夫婦的問題，對那些適婚而仍未有追求者的姊妹的心態刻劃細緻，現在他在《死亡死亡》中的〈小產〉，對女性的某種特殊的心理，也有相當的體會和透徹的描寫。另外，贊一的微型小說的「人物」是多元化的：作為小說的主角不僅是人，還有動物、血、上帝、死神，

⁷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8，頁14。

⁸ 江曾培編著：《微型小說的特性與技巧》（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8。

甚至是寂寞（《一點道理》）、生和史等原是抽象的概念，這個特色，東瑞先生也在他的序文中討論過，所以，當我們讀〈史〉這篇微型時，不妨跳出傳統以人為主角的框框，嘗試以「歷史」為主角，「史」所經歷的遭遇：各種形式的死，是小說的情節；「史」在「歷史」中輾轉遇到很多人，他們絕大部分都是面貌模糊的，作者因而以符號來標示他們的姓名，而發生在「史」身上的故事，就是死亡的故事。其實〈史〉這種寫作手法，贊一已經不是第一次運用了，在《一點道理》中的〈寂寞〉，也曾用過這種寫作技巧。〈史〉全文不足二百字，而且是一篇看來沒有情節，沒有人物性格的小說，但我對之卻情有獨鍾，希望把這篇微型推介給大家，原因是它非常獨特而有深意。

魯迅說，在文藝創作中，「選材要嚴，開掘要深。」⁹〈史〉就是一篇選材甚嚴而掘得深的作品，它以人類千千萬萬年的生命延續為材，這是活生生的，從人類洪荒伊始，直至今日都存在的生活寫照。江曾培在《微型小說的特性與技巧》一書中說：「所謂開掘要深，就是……通過集中、概括、提煉，使之典型化，使之內涵更深……」。¹⁰〈史〉把人類

⁹ 江曾培編著：《微型小說的特性與技巧》（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11。

¹⁰ 江曾培編著：《微型小說的特性與技巧》（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11。

的歷史集中概括和提煉成一篇文章不足三百字的微型，它所突出的重點是「生」——生命延續，和「死」——所有人的最終結局。試看看：一病死；二病死；三病死；二1意外死；二2病死；二3病死；三1自殺死；三2病死，他們無論活了多少年，生養了多少孩子，最後的歸宿都是死。作品是這樣結局的：「……死。」

作品中所有人物都沒有名字，只有編號（或者說，編號已經是他們的名字了）。為什麼不給他們起個名呢？自古以來，有多少的人名被人認識與紀念呢？他們在歷史上有名與無名有何分別呢？

這個微型以「史」為題，清楚地點明了作品的主題，內蘊，是名副其實的作品眉眼。江曾培認為：「好的微型小說的標題，以『最低綱領』來說，應該簡明、貼切，能高度概括作品的內容……做到含蓄、雋永，像微型小說這一文體本身所要求的那樣，有『言不盡』之功，以引發讀者的聯想與創造。」¹¹

其實，在寫作技巧上的運用，很多位序言的作者已經分析過了，編者實在不敢，也不宜在這裏班門弄斧。

¹¹ 江曾培編著：《微型小說的特性與技巧》，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頁77。

總結

死和生往往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我們只能在生存與死亡之間，那短暫的時間裏，盡自己可盡的努力，然後泰然、悠然、安然地面對死亡的來臨。雖然贊一對人生、死亡的本相有如此深刻的體會，他卻沒有成爲一個頹廢的虛無主義者，原因是他相信死亡的最後主宰不是死神，而是上帝。

贊一一方面繼承中華民族的思想，一方面對宗教有深刻的體會，他選擇死亡這一個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和宗教很關心的課題作爲討論對象，而且寫得不錯，《死亡死亡》可以說得上是一本很優秀的中國宗教文學作品，整本微型小說集只討論同一主題，是一個微型小說的一種新嘗試，突破了微型小說因字數短小而不能多方面和較深入探討某一問題的局限（雖然他的每一個小故事，也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並且表達了一個有深度而完整的信息）。

贊一的小說呈現人生真相，深刻地呈現人性，探討人類終極關懷的課題等，這使他的小說可以超越時空，不受時間、空間，國籍、民族、性別等的限制。

綜觀贊一小說之所以有深度，是他的小說刻劃人性，呈現人生真相，表達人心靈深處的實況，討論人類的終極

關懷，而他的小說之所以有廣度，是因為他筆下的人物很多都有代表性、普遍性，是典型人物。

贊一從來沒有將自己歸入任何流派，也沒有仿效任何作家，如果一定要將他定位，我會稱他為「新寫實主義」的作家，而他所寫的實，不是現實環境之實，而是人性之實、人生真相之實、人的心靈實境之實。然而，他的實，並不是抽空而寫的，是從社會和日常生活中提煉和發掘出來的。他少寫巧合、奇遇，因為他認為人生真實很少巧合和奇遇。他以一個片斷，反映人生真諦，在「一粒沙裏見世界」，使人看完又看，令人反省深思不已，真是言有盡而智無窮，令讀者書已盡而思無窮，言有盡而愛無窮，畫有盡而感無窮。

陳贊一著作出版年表（一九八九至二零零二年）

出版年份	書名	類別	備註
1989	亦師亦友	小品	友禾出版。合集，入廣播人叢書。作者在1989年主持突破機構「亦師亦友」節目，該節目在商業電台播放。
1992	無聲的頌歌	聖詩歌詞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61首聖詩歌詞，其中26首已譜成歌曲，包括：「愛什麼」（陳志強曲）、「我有耶穌」（陳捍曲）、「初秋」（陳捍曲）、「真友誼」（吳振祥曲）、「深秋裏的痛悔」（陳捍曲）、「主不會忘記我」（胡德清曲）、「神未曾應許」（黃佑新曲）、「求主憐憫」（胡德清曲）、「讚美耶穌」（羅炳良曲）、「離了我，你不能作什麼！」（梅廣文曲）、「本應」（陳捍曲）、「在寧靜中與你同在」（黎汝州曲）、「當我們知道」（梅廣文曲）、「活躍」（黃健明曲）及「安魂禱曲」（黃健明曲，這是一首大型作品，共八首歌，後被製成錄音帶發行）、「一雙禱告的手」（邱玉鳳曲）、「降生」（陳捍曲）、「山頂獨禱」（陳捍曲）及「復活升天」（陳捍曲）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
1992	華人聖頌	會眾聖詩集	福音證主出版。合集。收錄自唐代至現代華人原創聖詩作品集，連樂譜。
1993	小丑	短篇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其中一篇小說〈小丑〉已被改編成話劇演出。
1993	情牽集	新詩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71首新詩作品，其中14首已譜成藝術歌曲，包括：「相思樹」（吳秀清曲）、「偶遇」（許翔威曲）、「空巷」（梅廣文曲）、「雁」（吳振祥曲）、「不會」（陳志強曲）、「一列車」（梅廣文曲）、「當星星如雨的晚上」（李黎安曲）、「尋你」（陳捍曲）、「清風與明月」（黃健明曲）、「如果你願意」（黃健明曲）、「把眼淚留給星星」（陳志強曲）、「痴情」（陳捍曲）、「多少個秋」（莫健兒曲）及「靈犀」（梅廣文曲）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部份作品曾在電台廣播。
1993	水點與汪洋	靈修方法	加略山房出版。
1993	禮與枯	基督教短篇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1994	大唱頌歌	聖詩歌詞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51首聖詩歌詞，其中17首已譜成歌曲，包括：「深主愛」（胡德清）、「讚美之聲永不停」（胡德清曲）、「十字架的默想」（黎本正曲，這是一首大型作品，共四首歌。）、「何處找安寧」（陳志強曲）、「耶穌是主」（胡德清曲）、「朝拜君王歌」（梅廣文曲）、「永恆的對望」（黃健明曲）、「夜半鐘聲」（黎汝州曲）、「馬槽的啓示」（蕭樹勝曲，這是一首組曲，共三首歌。）、「堂慶歌一：堂慶感恩歌」（林國璋；黃健明分別作曲）、「按牧歌」（林國璋曲）、「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梅廣文曲，這是一組大型作品「呼召組曲」的其中一首）、「主的手」（梅廣文曲）、「永恆的愛」（梅廣文曲）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

1994	大自然的默想	靈修散文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部份文章被選在電台節目中朗讀。
1994	跟隨祂行	合唱曲集	香港音樂專科學校出版。集內收錄了作者多首聖詩作品，由胡德偉作曲。
1995	人生的尋索	聖經故事	加略山房出版。
1995	香港作家小說選	微型小說	獲益出版。合集。
1995	香港散文欣賞	散文	獲益出版。合集。
1996	清淨的心	新詩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 55 首新詩，其中「清淨的心」(葉純之曲)(葉純之曲)已譜成藝術歌曲，並已公開演出。
1996	路途上	短篇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1996	父親·母親	散文	獲益出版。合集。
1997	先覺者	新詩	加略山房出版。
1997	會沙一集	禱語	加略山房出版。
1997	高唱頌歌	聖詩歌詞	加略山房出版。本詩集共收 71 首聖詩歌詞，其中 24 首已被譜成歌曲，包括：「肩擔使命」(黃健明曲)、「客西馬尼」(滿江紅古調，填詞作品)、「一生所求」(填詞作品)、「再歌我們友誼」(填詞作品)、「黑暗中的明燈」(黃健明曲)、「我中華民族需要耶穌」(蕭樹勝曲，這是一首組曲，共有三首歌曲)、「如今我主向你呼召」(胡德偉曲)、「何烈山上熊熊烈火」(胡德偉曲)、「為我民族」(林國璋曲)、「我們奮進」(黎本正曲)、「耶穌基督——人類的希望」(張樂聖曲，這是一首組曲，共分四部分)、「沙石變珍珠」(張樂聖曲，這是一首以朗誦形式為主的歌曲)、「主必不離棄我」(胡德偉曲)、「讚美你」(胡德偉曲)、「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梅廣文曲)、「神創造的世界真奇妙」(邱玉鳳、胡德偉分別作曲)、「我們讚美耶和華」(黃健明曲)、「讚美你」(黃健明曲)、「感謝讚美祂」(黃健明曲)、「何時」(黃健明曲)、「嬰孩奉獻歌」(黃健明曲)、「堂慶歌二：獻堂歌」(黃健明曲)等，以上作品已全部公開演出。
1997	耶穌領我	合唱曲集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收錄了陳贊一大型聖詩作品：「馬槽的啓示」，由蕭樹勝作曲。
1997	神創造的世界真奇妙	合唱曲集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收錄的歌曲，全部由陳贊一作詞，胡德偉作曲。
1998	主的手	合唱曲集	加略山房出版。集內收錄的歌曲，全部由陳贊一作詞，梅廣文作曲。
1998	簡易靈修法	靈修方法	加略山房出版。
1998	會沙二集	禱語	加略山房出版。
1998	攻克自我	靈修體驗	加略山房出版。
1998	整全的靈修	靈修方法	加略山房出版。
1999	靈糧慧語	禱語	加略山房出版。
2000	靈修小品	靈修體驗	加略山房出版。

2000	一點道理	微型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2000	天糧	靈修體驗	合集 (18/10-22/10)。浸信會出版社出版。
2001	世紀頌讚	會眾聖詩集	浸信會出版社出版。合集。收集古今中外聖樂精品，連樂譜。
2002	我怎樣寫作	散文	獲益出版。合集。
2002	死亡死亡	微型小說	加略山房出版。

* 陳贊一的歌詞創作未盡錄者尚多，如受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委託創作的「中華山水讚」(葉純之曲)(葉純之曲)、香港兒童合唱團委約創作的「香港四季」組曲(邱玉鳳曲)、及專為基督教成聖堂創作的多首填詞作品(暫收錄在內部使用的《成聖詩集》中)，因尚未結集出版或公開發行，此處從略。另陳贊一分別創辦兩份刊物：《景星》雙月刊及《學生與文學》，他在上列刊物發表的著作也未在此列出。其他投稿作品、講章及學術論文，亦不在表列中。

加略山房出版

陳贊一文學作品簡介

無聲的頌歌

一個熱切追求真理的生命，被神的大能和大愛深深地吸引著，從心底裡唱出一首又一首的詩歌，填上一章又一章的頌詞。詩集中雖未附有樂譜，但這些「無聲的頌歌」，必能引起每一個追求真理，珍惜生命的信徒的共鳴。

小丑

本書共收錄了作者共十三個小說，每篇都帶有一個嚴肅的主題。作者透過白描手法，以寫實而又超越現實的筆觸，刻劃了一些小人物在人世間不同層面的悲喜際遇。是一本為讀者提供極大思考空間，又處處流露著愛、同情、饒恕、努力向上和堅執理想等高尙情操的小說。

情牽集

陳贊一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真理的追求者，他的詩，顯現了他的獨特的心靈境界。本詩集收錄了他早年的數十首詩，詩中所流露的家國情、兒女情，都能牽動讀者的心懷。

橙與桔

作為一個與時代緊密接觸，與世俗日夕為伍的基督徒，如何能夠出污泥而不染，時刻見證真理，與主同行，事奉不斷？本書共收錄多個基督教短篇小說，描述信徒的掙扎及教會的問題，提出先知的洞見，也流露著牧者的關切情懷，是基督教文學園地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大唱頌歌

繼《無聲的頌歌》之後，陳贊一先生的聖詩創作，又再次結集出版。《大唱頌歌》中收錄了多首大型組曲、教會節期歌曲及適合信徒藉以靈修的作品。本詩集中有一半以上作品，已被譜成樂曲，供信徒及詩班大聲頌唱。

大自然的默想

大自然是一個寶藏，它隱藏了無數的生命奧秘。透過作者敏銳的心靈，簡潔的文筆，讀者將會驚訝大自然帶給人類的智慧。本書既是一清新小品，也是輔助靈修的極佳材料。

清淨的心

一個出岫無心、清潔純淨的詩人，竟被摘塵世，他那被困塵網中的心靈，天天在等待著無限的境界，眺望著振翼翱翔的日子，在冷酷的歷史巨輪不斷輾動時，他高呼：「翻滾起螳螂的熱血」。他並不用筆來寫詩，他是用愛來寫詩的。他說：「愛就是詩的本質／為愛而犧牲自己／就是最完美的詩」。若有人問：「詩人啊！你『何不現在就化成歸鳥／飛返故林』？」他會回答說：「皆因人生裡有逃不掉的責任／眼淚中有抹不去的良心」。朋友，請你也來看看這一顆《清淨的心》，也許它會帶你到達一個「西風去不到的地方」。

路途上

有人說：「人生在世，只是一段寄居的、客旅的生活。」究竟在人生的「路途上」，我們是否各自成爲一個「獨行人」？有人說：「小說是人生的寫照。」其實，真實與小說，也許只差一線。作者透過對小說的營造，刻劃了人世間的種種喜樂、哀愁；透過浪漫的筆觸，寫成了幾許辛酸、幾許愛。本書每篇作品都是使讀者迴腸百轉，回味再三的短篇小說。

先覺者

「蝸牛要變跑手，蚯蚓想飛」。本來是一件多麼不可能和可笑的事情，但是在一個有著不死的盼望的「先覺者」而言，卻有著深刻的意義和可能。詩人透過騰飛的想像、敏銳的筆觸，向你訴說一個超拔的理想。

高唱頌歌

你可曾在鬧市中停過步，聽一首寧靜的小曲？你可曾在繁囂中抽一點空，觀賞造物奇妙？你可曾在落寞失意時，高唱感恩讚美之歌？《高唱頌歌》，就是一闖闖在鬧市中，為你，為我，為上帝而唱的歌。

一點道理

微型是一種對生命的美好感覺、對人性的精微洞察，向讀者寫出的簡潔藝術報告書；是對人生的深刻感悟，以極短的篇幅，詩意地表達出來。以此來審視贊一作品，可喜地發現他拿捏、把握得很準，素材細小而不瑣碎，能夠挖掘出其意蘊，乃因他下筆前思考得深，因此一旦成文，有一種極為廣闊的視野、博大的情懷，居高臨下地將其筆觸直指人性的善惡兩極，全景式地展現了人生的悲喜和真諦，將其感悟傳達給讀者。作者這方面的表現確實突出和過人，亦是本人最喜歡的部分。從藝術上來說，贊一有一把非常銳利的人生和人性的藝術解剖刀，導致了他作品的深刻性。這裡提「解剖刀」捨去了「冷」，取其銳利、深刻、準確、技藝純熟之義。

——東瑞

作者把發生在身邊的事物，信手拈來，用最淺白的文字，最少的字數，……就透徹地向讀者傳遞了生命是脆弱的，卻又是循環不息及永恆的道理，……這種以小見大、以淺度深的手法，是寫微型小說最必要，也是最難掌握的技巧。

林蔭

此微型小說非一般微型小說／精簡、尖銳、幽默、哲理，面淺底深／你可以當都市漫畫來看／你可以當諷刺詩來讀／而我還嗅到一股卡夫卡的氣味。

海辛

令人驚訝、感動的是作者探討死亡的課題，除了人類這「萬物之靈」，也涉及大自然的微小動物……這些小動物小昆蟲也許只是小說題材的借用，但無不體現作者對世間任何微弱生命的人道關懷；唯有擁抱生命、珍惜生命、關懷人類生存意義的創作者，才能這樣廣泛地俯拾有關題材，去細加描繪和探討。

東瑞

……費一兄的《死亡死亡》可以為微型小說的愛好者帶來新的視野，也為微型小說這種文體提供養料，使它可以不斷地成長。

林浩光

圍繞一個主題來鋪排數十篇微型小說，可以說是一個創舉。

阿兆

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以「死亡」為主題的作品卻實不多。在古代志怪小說中，或可窺見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玄想，而非全面去思索有關「死亡」的種種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死亡死亡》實在是難得之作，因為她填補了這一片空白。

李淑文

陳先生的小說，有一份現實感，他以獨到的觀察力，白描人面對死亡的生活處境和心境，精鍊、細緻、實在。……讀之令人心弦震動，鼻酸目眩，思潮起伏、希望這份真實感助你從別人的故事引發共鳴，牽動你回顧自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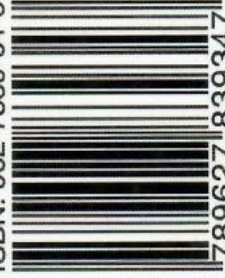
司徒修蘭

閱畢這本關於死亡的書，看見眾多人物對死亡不同的回應和態度。這正好叫我們反思，人如何面對死亡，才能安然、無懼呢？

黃仲麒

小說集中，作者對死亡、生命關懷和探討的那份情感，隱藏在字裡行間……讀者會不由自主地跟隨著作者遨遊於小說的世界中…… 洪董懷

ISBN: 962-7839-34-5



9 789627 839347